

細說 深涌

大自然、生態與人的版依



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

目錄

序 蔡惠民副主教	5
前言	6
深涌 Haven	8
第一章 由滄海變桑田 — 從歷史說起	
深涌的大自然瑰寶	10
深涌客家村之建立	16
天主教信仰的傳入	26
第二章 君自故鄉來 — 深涌的風土人情	
日常篇	40
節慶習俗篇	46
客家文化篇	53
口述歷史篇	62
第三章 好山好水好風光 — 豐足的大自然資源	
客家風水布局	72
深涌人文地景	74
深涌的生境多樣性	80
轉變中的深涌景觀	85
第四章 尺椽片瓦 — 融入大自然的建築	
建築特色	89
建築物料	91
村落裏的標誌性建築	93
三王來朝小堂	96

第五章 讓深涌觸動您 — 人與大自然的皈依

深涌的大自然	102
修煉正念	103
森林浴	105
情意自然	108
生態皈依	110
天人合一	112
與大自然相處	114

第六章 願景想像 — 構想深涌的未來

偏遠鄉郊裏的村落	118
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的保育機制	119
發展和保育的拉鋸	120
我們的願景	123

鳴謝	124
----------	-----

附錄

深涌地圖
如何去深涌？
我們可以為深涌做些甚麼？

序

再踏先賢路 永續傳教心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主席
蔡惠民副主教

一位關心「古道行」的朋友最近把我拉在一旁，善意的提點我：「神父，不要忘掉初心啊！」我有點摸不着頭腦。他補充說：「我發現『古道行』近年的活動很多都側重環保或生態，似乎遠離了昔日傳教士的足印！」這位朋友的觀察某方面是對的，但我們並沒有忘記初心。反之，「古道行」過去幾年的工作，讓我們有機會更深入反思教會今日的傳教使命。

隨着一座座小堂的復修完成，如何善用活化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在整理傳教士留下的足跡時，我們發現小堂早期不單是村民接觸信仰，舉行禮儀的地方，同時是為村民提供教育、醫療，甚至是文化、消閒的地方。今天我們如何活化這些小堂，延續她們的生命，讓她們不再只是一個地理空間，而是扎根於當地的活動中心，讓不同的持份者在這個平台上，互相服務，建立關係呢？誠如教宗方濟各在《堂區的牧靈皈依—為福傳使命和教會服務》訓令中強調，堂區不應被等同一座建築物，或一個組織，而是一個由不同團體組成的團體，是招呼旅途上口渴者飲水的聖所。因此堂區應該是以人為本，促進對話、團結和對他人開放的地方。

從復修聖堂建築物到復修以聖堂為中心的社區，「深涌 Haven：大自然、生態與人的皈依」計劃只是一個試點和起步。我們希望藉着復修三王來朝小堂，讓深涌這個美麗海灣的不同持份者，無論是村民、發展商、鄉郊保育部門或郊遊人士等，都可以在這平台上彼此合作互動，共建一個開放的社區，讓深涌豐富的自然及文化資源，能促進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大地之間的修和與合一。

前言

西貢半島景色優美怡人，是不少人郊遊度假必選之地。昔日米蘭外方傳教會曾在西貢多處傳教並建立十多間小聖堂。今日，這些小堂大多已空置或失修。天主教香港教區於 2018 年成立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致力於修復及活化這些小堂的工作，希望透過連結隱藏在西貢各村落裏的小堂，建造一條本地朝聖路。

本書所介紹的是其中一間小堂的所在地——深涌。天主教信仰於 1870 年代傳到深涌，三王來朝小堂於 1879 年建立，服務深涌村民七十七載後於 1956 年重建。但由於人口遷出，村落逐漸荒廢，小堂於 1990 年代停用。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於 2020 年 6 月初向環境保護署鄉郊保育資助計劃遞交一項名為「深涌 Haven：大自然、生態與人的皈依」的申請，同年 8 月成功獲得批

款資助。2020 年底正式開展「深涌 Haven」可行性研究計劃，目標以活化深涌三王來朝小堂，作為引發恢復大自然、生態與人的關係，及探索如何藉大自然作洗滌身心靈的港灣（Haven）；同時藉活化小堂以展示深涌豐富的自然與文化資源，吸引村民分享他們的故事及收集社會各界對鄉村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願景；此計劃亦希望為偏遠鄉村發展作重新定位的示範，啟發新一代回歸並探索村落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邀請了建築師及工程師作顧問，為復修並活化小堂提供技術性意見。另外，我們也與地理及資源學學者合作，探索並整合深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瑰寶。當中，我們也積極與村民建立良好關係，從他們的分享中更深入了解深涌，並收集他們對故鄉未來發展保育的願景。我們把部分研究結果輯錄成書，亦把口述歷史編寫成文字故事，希望這美麗村落的歷史不會隨時間而流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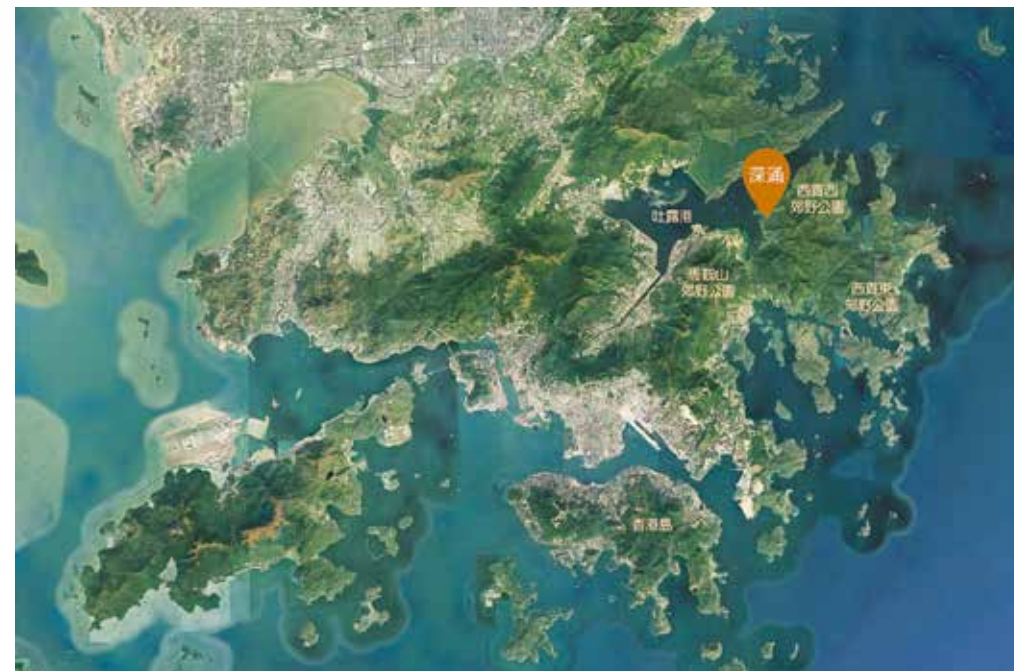


深涌 Haven

昔日客家人南遷，看準了深涌的大自然瑰寶，便定居下來建立村落。深涌建村至今已近三百年，村民與大自然共生，過着簡樸的農耕生活。雖然深涌位於西貢半島上，但因着地理位置面臨吐露港，深涌與大埔有着深厚的聯繫，行政區也屬於大埔區。當年村民會揚帆出海，把農作物賣到大埔墟，又從墟市買回日常用品。到六十年代才開始定期有渡輪來往深涌和大埔滘，理民府也為深涌建造了公眾碼頭。

隨着城市發展，政府在郊野公園興建引水道，許多村民都棄耕離鄉，要不搬到大埔在城市打工，要不越洋謀生。昔日的耕地都荒廢成野草地，曾經又被夷為草坪作高爾夫球場，但後來在反對聲音下擱置了。許多村屋都被植物纏繞，隱藏在樹林中，有些更已倒塌成頹垣敗瓦。村落荒廢破落，但深涌的地景仍然記載了村民從前依賴着大自然而生存的點滴。今天的深涌已人去樓空，偶有村民回來度假，經營小菜館或士多。看見深涌倒塌了的村屋，村民都深感惋惜，冀望終有復村的一天。

「深涌 Haven」不單只在地理上形容海灣被羣山環抱着，還帶有庇護港之意，而深涌也確實是從前漁民的避風港。靠山面海，溪流淙淙，為昔日的村民提供了護蔭和飽饌。深涌因着獨有的大草原，現今也成為了假日郊遊的熱點。適逢新冠疫情肆虐，香港人少了外遊的機會，反而多了四處發掘本地的郊遊好去處。讓緊張急速的都市靈魂，來到深涌放慢一呼一吸，感受微風在熾熱的陽光中吹過，聽雀鳥和蟲兒的交響樂。遼闊的空間令人心曠神怡，也讓人親近大自然。我們希望藉深涌這個美麗的「港灣」，讓人感受上天的創造，與大自然重修關係，也與自己內心和好。



基圖取自 Google Earth
Image © 2021 Terra Metrics
Image © 2021 Maxar Technologies
Data SIO, NOAA, U.S. Navy, NGA, GEBCO



第一章 由滄海變桑田—從歷史說起

深涌的大自然瑰寶

天然三面環山的「深涌」

西貢半島由多個山脈組成，海岸線彎曲，形成大大小小的海灣及離岸島嶼。山脈起伏連綿，拔地而起，半島上最高的石屋山更高逾 400 米。西貢半島大部分被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受到保護不被開發，美麗怡人的郊區成為香港的「後花園」。山明水秀，孕育着豐富的天然資源，也養活了零星的人口聚落。疍家漁民與客家農民，過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簡樸生活。

鄰近的一座高山，兩座山峯之間一條弧線，彷彿如馬鞍，又稱作企嶺。在企嶺下面向吐露港的一個小海灣，是一條河溪的入海處。溪流由石屋山、石芽頭等山匯聚，隨着山脈向下流，沙石在河口低地形成一個沖積平原——深涌。「深涌」就是形容這條深入內陸、灣篤深處的河涌，正正反映了這兒的地理特徵。



深涌的集水區範圍（數據取自：香港數碼地形模型（DTM），香港地政總署測繪處，2019；
基圖取自 ©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香港有不少地名用上了「涌」，如東涌和葵涌，表達了地理上的結構，泛指河涌流入大海鹹淡水交界之處。天然的河涌堆積沙石，分成多條交織的淺河道，形成沖積平原。在亞熱帶的河口之處常見有紅樹林品種，可是沖積地對深涌村民來說卻是貧瘠之地。後來為了保護耕地，村民築了海堤分隔鹹淡水，河涌常見的沖積地貌在深涌不復見。

深涌的東、南、北三面被羣山包圍，形成了一道環抱着海灣的天然屏障。海灣因此也特別風平浪靜，保護當地的農民和漁民，為風水角度上亦是「聚氣」之地。一條河水劃過平原，為僻靜的荒野帶來一點氣息，引來了各種爬蟲走獸、飛鳥魚類、還有後來擇地定居的客家人。



深涌的鳥瞰圖

史前深涌——岩石的印記

岩石按形成的方式分為三大類：火成岩、沉積岩和變質岩。要數說一直見證着深涌變遷的，莫過於是一億年前已形成的岩石。而深涌一帶的岩石主要為火成岩和沉積岩，除了深涌角一帶的沉積岩（砂岩及粉砂岩），和平原低地一帶較年輕屬第四紀的河流沉積（沖積物）及離岸沉積（泥與沙）外，其餘地方均是火成岩。



深涌地質（資料來源：Geological Map of Hong Kong (Web-based Edition - 2006),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CEDD、《深涌：人與環境考察》；基圖取自 ©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深涌的火成岩主要是上侏羅紀流紋岩。大約一億四千萬年前，香港地殼運動活躍，形成了多次大規模的火山爆發。流紋岩是一種火山噴出岩，呈灰色，含有大量長石、石英礦物。在岩石形成時，火山的噴出物快速冷卻凝固，加上流動熔岩面層與底層的冷卻速度不同，從而產生了普遍呈流層狀的流紋構造。



深涌岸邊的流紋岩清晰呈現流紋結構
（圖片來源：《深涌：人與環境考察》）

會說話的石頭——「香港菊石」

深涌角一帶的沉積岩屬於侏羅紀早期和較早的二疊紀晚期的赤門海峽組和大埔海組。當時香港部分地方處於水裏，因此這段時期的沉積岩中可以發現大量海洋生物化石。1920年，當時的政府檢疫及細菌學部門的首長 C. M. Heanley，同時是一位走遍香港的業餘地質學家，在赤門海峽一帶發現了菊石化石，經專家鑒定後確認是香港的獨有品種，並命名為「香港菊石」(*Hongkongites hongkongensis*)¹。其後在1980年，研究香港地層及化石的權威李作明教授在深涌角的沉積岩中發現了一些化石。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李作明教授等人展開了全面的香港境內化石調查，在深涌角發現了不少菊石、珊瑚、海百合及其他早侏羅紀時期不同動植物的化石²。因着這特別岩石、地理特徵和豐富的化石羣落，幫助了古地理和生物學家了解古代香港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生物，因此漁農自然護理署在1985年將深涌海岸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佔地26公頃³。



香港菊石
（圖片來源：Geolog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Newsletter⁴）

香港雖然面積細小，但因遠古時代的活躍地殼活動使得礦產種類相對頗多，一些礦產更曾經供商業開採。上世紀五十年代，五福石墨礦務公司曾獲採礦牌照，於深涌以北獲得一個面積40英畝的開採點⁵。石墨用途廣泛，可用於製造鉛筆筆芯、用作導電材料等，是十分重要的自然資源。雖然當年礦務公司只在當地進行了石墨勘探而並未進行正式開採，但仍然證明了深涌一帶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由深涌往榕樹澳方向走，途中經過一座小山丘，名叫黃地峒。山丘下臨海的石灘，散落着灰黑色的凝灰岩石，有些切割成鋒利的棱角礫石，有些像玻璃的光面閃亮。仔細觀看，不少岩石可發現人工打石的痕跡，形成有些像尖器、刮削器等工具。

凝灰岩質地堅硬，含硅（又稱矽），俗稱玻璃質，結構緻密，十分適合製造石器。石器的發現讓學者推測黃地峒一帶很可能早在石器時代已有人類聚居，利用天然石材製造生活工具。於是，香港考古學會與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組成考

古隊，於 2004 至 2005 年間發掘了五個探方，並推斷黃地峒是一個石器時代的打石器工場⁶。後來經過光學年代測定，考古團隊更斷定遺址屬於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惟這考證仍有待商榷。

古物古蹟辦事處與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合作，於 2008 年再次在黃地峒採集泥土樣品送交英國進行年代測定，可是結果至今仍未公布⁷。但無論遺址屬舊石器時代抑或新石器時代，黃地峒仍是香港最古老的考古遺址，在香港以至華南地區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文化和學術價值，也闡明了古人賴天然資源為生的故事。



黃地峒石灘可見狀似石器工具的石片。史前人類打造石器，錘擊石塊時會造成多條貝殼狀弧形的疤痕，稱為「片疤」。(圖片來源：《深涌：人與環境考察》)



黃地峒遺址第二號採石場石壁

¹ 蘇偉賢、鄧麗君、蕭偉立：《香港地質——四億年的旅程》（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2009），頁 73。

² 李作明、陳金華、何國雄：《香港古生物和地層——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 104, 121, 149, 156。

³ ATHERTON, M. J., 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Geolog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Newsletter*, Vol. 10, No. 1, (Hong Kong: Geolog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2), pp.17.

⁴ LEE, C.M., Lower Jurassic Fossil Assemblages at Sham Chu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eolog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Newsletter*, Vol. 2, No. 6, (Hong Kong: Geolog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1984), pp.5.

⁵ MELLOR, T.,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Group: Graphite Mining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etrieved from <https://industrialhistoryhk.org/graphite-mining-in-the-new-territories/>. 編按：40 英畝約等於 16.2 公頃。

⁶ 香港考古學會：《香港西貢黃地峒遺址 二零零五年度考古發掘工作報告》（香港：香港考古學會，2006）。

⁷ 蘇冠強：〈關於黃地峒屬於舊石器時代的正反兩面說法〉（香港：石頭說話中心，2009）。http://www.stonespeak.com.hk/Publication/Article_Wong_Tei_Tung/Article_Wong_Tei_Tung.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10 月 1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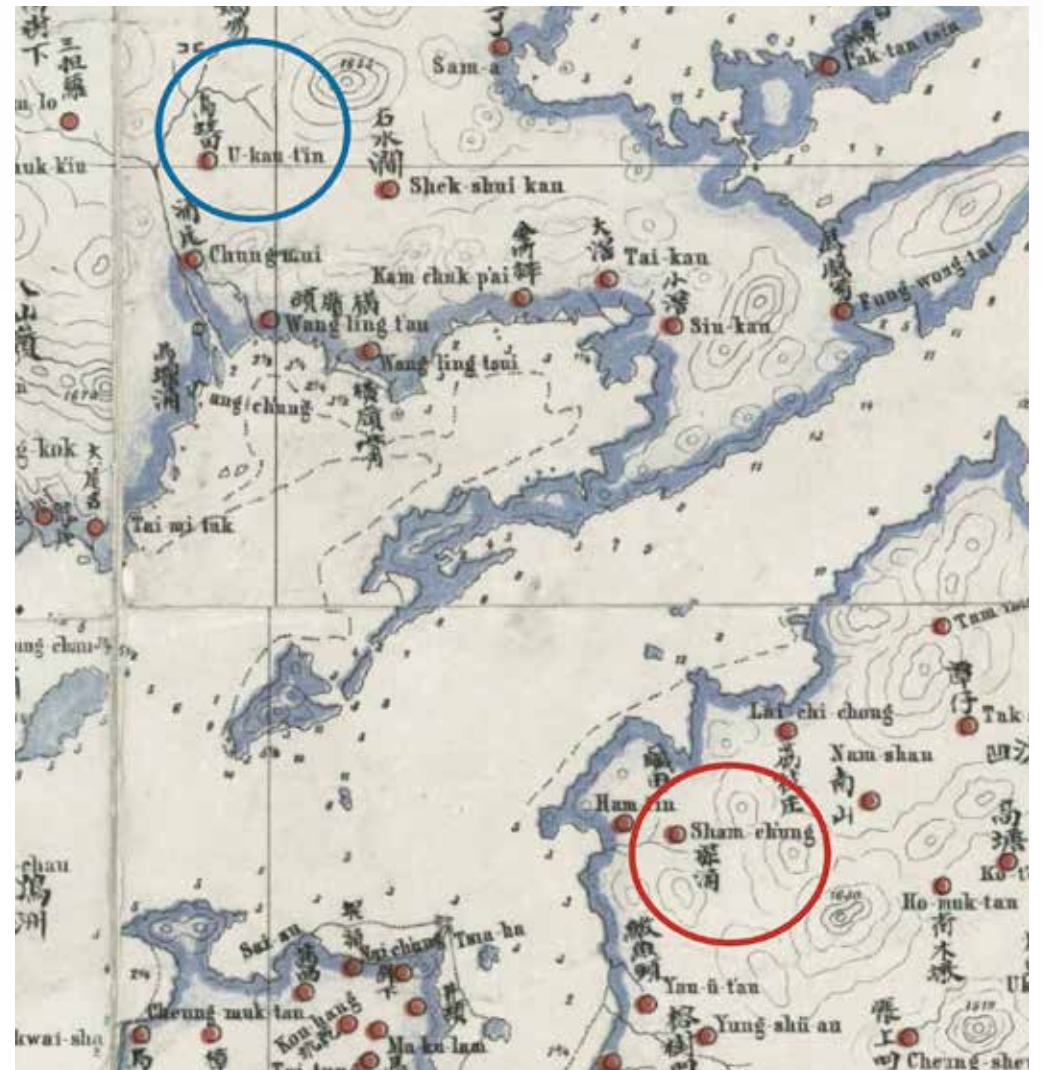
深涌客家村之建立

遷界令與客家人的遷入

香港及深圳在明清兩代，隸屬新安縣管轄¹。早在南宋末年香港便有一些因躲避戰亂及饑荒，多次輾轉南遷，最後遷至香港定居的人，他們中間有錦田鄧氏、新田文氏等。他們定居於元朗、上水等肥沃土地和平原²。

清初，明朝遺臣鄭成功退守台灣，繼續對抗清朝政府。清政府為了防備沿海居民與鄭成功有接觸或予以援助，因此於康熙元年（1662年）實行遷界令，令當時沿海居民必須撤離家園遷往內陸，當時新安縣內的全部村民均須內遷五十里。康熙八年（1669年）允許了部分展界，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鄭成功被打敗，清軍平定台灣後，遷界令才正式解除，村民得以回到家鄉。然而基於種種原因，有不少村民並未回歸故里生活。因此官府鼓勵江西、福建以及惠州、梅州的客家人入遷香港地區。客家人以務農為生，然而因為當時的肥沃土地和平原已經被佔有了，便到山嶺地區開墾貧瘠的土地務農³；另有一部分客家人以採石、燒灰、製磚及瓦為生。在遷界令以後搬遷至香港的客家人多數聚居在西貢、坑口、九龍、荃灣等。

《新安縣志》是清朝時期有關新安縣（即寶安縣，今天深圳及香港一帶）的地方志，是記載了香港開埠前歷史的重要文獻。現存的版本為清朝康熙年間編定的舊志和嘉慶年間編定的新志。新、舊版本的《新安縣志》中均收錄了新安縣中的村落名單，從中可以反映出客家人於康熙至嘉慶時期南遷香港的這一段移民潮。舊志中香港的村落共 225 條，其中只有 14 條客籍村落。但到了嘉慶年間的新志中，香港的村落數目躍升至 494 條，客籍村落共 194 條。從康熙至嘉慶這百年多間，香港的村落增加了一半，當中客籍村落從 14 條增加到 194 條，將近 13 倍的數量⁴。這數據充分顯示了客家人南遷規模巨大。



《新安縣全圖》中可見深涌（以紅色圈出），烏蛟騰（以藍色圈出）等村落（節錄）⁵。

意大利米蘭外傳教會的和神父（安西滿主教，又譯獲朗他尼，Rev. VOLONTERI, Simeone, 1831-1904）與華籍梁子馨神父（Rev. LEONG, Chi-Hing Andreas, 1837-1920）用四年時間走遍新安縣，最終繪製出此幅《新安縣全圖》，並於 1866 年出版。

深涌開村

深涌村民主要是李氏，另有黃氏。距今約 200 多年前清朝乾隆年間，李氏「子」字輩中有族人從烏蛟騰遷至深涌定居。深涌的黃氏則從嶂上而來，居住於石頭峴內。李氏和黃氏均以務農為生。

深涌內共有五個聚落，關於深涌村落名稱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根據深涌現村長李俊輝先生及李國安先生所言，李氏居深涌，開闢了灣肚、包籬仔、石頭峴、教堂圍及灣仔共五條圍；（二）根據梁煦華所撰《穿村：鄉郊歷史、傳聞與鄉情》，李氏「子」字輩中共有兄弟七人，其中三兄弟再分支到深涌建新村，分別是灣仔、包尼仔、石頭徑、聖教堂和對面村⁶。

雖然關於深涌開村歷史及村落名稱有多種說法，但基本上可以確認的是，深涌乃總稱，裏面共分為五條小村或圍，由烏蛟騰李氏於乾隆年間遷至深涌時開闢。本書內容將採納村長版本的五圍名稱。關於村落的具體分布可以參照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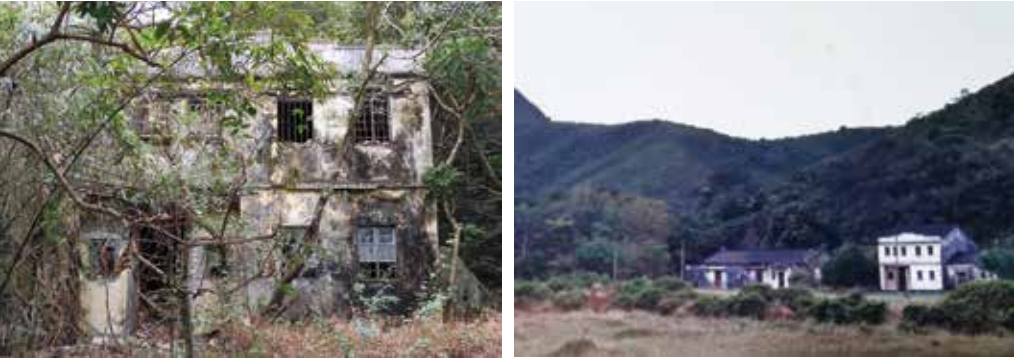
基圖取自：數碼地形圖，香港地政總署測繪處，2021。

深涌村長版本	梁煦華《穿村》版本
灣肚	灣仔
包籬仔	包尼仔
石頭峴	石頭徑
教堂圍	聖教堂
灣仔	對面村

深涌五圍名稱對照表

深涌五圍簡介

灣肚：灣肚有灣裏面之意⁷。此圍位置相對偏僻，位於深涌的西南面。根據村長憶述，五十年代時人口最為單薄。由於該處位於山邊，現時已被植被包圍着。



灣肚，攝於 2021 年（左）；約攝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右）。
（圖片來源：楊錦泉先生、李俊輝先生）

包籬仔：位於教堂圍旁邊。根據村長所言，包籬仔的意思應是「被石頭築起的小牆所包圍」。五十年代時人丁最為旺盛。曾經有一座房子用作「廳下」，供村民安置去世的親人以及舉行法事。和教堂圍一樣，現在大部分建築物都被植被覆蓋，而且大多數已經倒塌，只剩下頹垣敗瓦。



包籬仔，攝於 2021 年（左）；約攝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右）。
（圖片來源：李俊輝先生）

石頭峴：地點位於深涌的東面，地勢較高。按村長所言，此處出產不少石材，從前會聘請工人來打石，是村內修建房屋或其他建築的重要建材，故名石頭峴。查閱字典，「峴」⁸一字有陡峭的高山之意⁹。另外，黃氏亦居於此圍。電影《早熟》曾經借用此處村屋作拍攝用途。石頭峴的村屋現在有部分被隱藏在植被之中，惟在不遠處的山坡上，刻有「珍廬」二字的村屋和旁邊的村屋則未受影響，現在依然可以清晰看到六十年代的村屋風格。



石頭峴，攝於 2021 年（左）；約攝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右）。
（圖片來源：李俊輝先生）

教堂圍：此圍位於石芽頭山下，舊稱下圍。三王來朝小堂建於此處，村民都是教徒，因此村民改稱為教堂圍。現在的教堂圍大部分建築物都被植被覆蓋，遠望只能勉強看到小堂。教堂圍應該是新界客家村落裏，唯一以天主教教會命名的村落¹⁰。



教堂圍，攝於 2021 年（左）；約攝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右）。
（圖片來源：楊錦泉先生、李俊輝先生）

灣仔：位於教堂圍的對面，中間隔着大草地，此草地昔日為農地。灣仔是目前保存得比較好的一排村屋，現今偶有村民回來打理祖屋，並且開辦士多。與村民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時發現，由於教堂圍和灣仔在彼此的對面，因此兩邊的居民都會稱呼對方作「對面」，估計這就是梁熙華《穿村》一書中會稱呼灣仔作對面村的原因。



灣仔，攝於 2021 年（左）；約攝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右）。
（圖片來源：李俊輝先生）

深涌李氏每位開基祖都有自己的族譜，記載了後裔的名諱。漢人取名時為了區分輩分，逐漸衍生出行輩這種取名方式。一般字輩會用好意頭的字，並編成韻文以表達光宗耀祖、興旺發達之意，韻文讀起來順口且押韻，以便記誦。李俊輝村長說，男丁在娶妻時會由族中長輩根據男丁的輩分起大名。他是「奕」字輩，但由於在國外結婚，並無族中長輩起大名，故沒有根據行輩而起的大名，但他為兒子起名時則是根據字輩而起。

另外，由於每條圍的繁衍速度不一樣，因此有時候會出現年齡相若但輩分不一，或年齡差距大但屬同輩的情況發生。例如李俊輝村長與李國安村長同年出生，但李俊輝村長屬「奕」字輩，但李國安村長屬「昌」字輩，故李俊輝村長其實是李國安村長的「叔公」。

深涌李氏輩分排名順序跟隨烏蛟騰，從深涌開基下來為：子、仕、永、根、源、奕、世、昌、宏、業、維、恆、保、崇、文、紀、瑞、祥。以下是參考深涌李氏族譜和 1905 年新界土地集體官契 (Block Crown Lease) 的資料¹²，整理出的部分族人名諱：

子	子高、子勝、子昇、子龍、子振
仕	仕恭、仕喜、仕維
永	永發、永禮、永賢、永晃
根	根榮、根桐、根有
源	源輝、源瑾、源彪
奕	奕和、奕祥

村長提及深涌曾有超過 500 名村民居住，據報道 1956 年間深涌約有 250 名村民¹³。上世紀六十年代起，由於社會發展，農業式微，不少村民開始到市區工作甚至生活，亦有選擇到海外移民。移居市區的村民主要集中生活於大埔區，而移居海外的村民足跡則主要遍及英、美等地。

深涌黃氏的源流

有關黃氏的歷史資料欠缺，目前僅只知道深涌黃氏集中居住在石頭峴，山坡上的第二排村屋，共四戶。根據李俊輝和李國安村長所言，黃氏是從附近的嶂上搬遷至深涌。編者猜測黃氏從嶂上遷居深涌是因為嶂上地理位置偏僻，不便出入。

查閱 1905 年新界土地集體官契時，尋得數位黃氏族人名諱，分別是黃德裕、黃成有、黃成珍、黃成才¹⁴。2006 年城市規劃委員會有關深涌發展規劃的會議上，申述人中也有黃氏村民的參與。

根據村長和數位接受訪問的村民所言，黃氏搬入深涌後，與李氏共同生活，融入其中，大家不分你我，生活融洽。六十年代起，黃氏村民亦大多移居外國，有些留在香港，至今李氏和黃氏村民仍有保持聯繫。

¹ 「明萬曆元年（1573），東莞南部沿海設為新安縣，管轄今深圳及香港等地。」見阮志：《禁區：夾縫中的沙頭角》（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頁 51。

²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篇》（香港：中華書局，2019），頁 153-154。

³ 夏其龍：〈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載《香港客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155。

⁴ 葉德平、邱逸：《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17），頁 13-14。

⁵ 節錄自《新安縣全圖》（*Map of the San On District, Kwangtung Province*），圖片來源：澳洲國立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https://nla.gov.au/nla.obj-231220841/view>。（瀏覽日期：2021 年 9 月 6 日）

⁶ 梁熙華：《穿村：鄉郊歷史、傳聞與鄉情》（香港：天地圖書，2002），頁 146-147。

⁷ 根據香港客家語專家劉鎮發的研究，香港客語中「裏背」（di1 boi4）、「底肚」（di1 du3）、「內肚」（nui4 du3），即香港粵語「裏面」之意思。見劉鎮發：《香港原居民客家話——一個消失中的聲音》（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4），頁 167。

⁸ 峴字讀音：jin6，同「現」、「硯」、「彥」（香港中文大學《粵語審音配詞字庫》）；粵語 -yin6；客家話 -hien4；圍頭話 -ying6（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發音字典》）。

⁹ 峴字字義：山小而險（香港中文大學《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小而險峻的山嶺，《文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逶迤傍隈隩，苕遞陟陁峴。」（《台灣教育百科》）。

¹⁰ 阮志偉：〈揭示深涌與三王來朝小堂的歷史意義〉講座簡報（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2021）。

¹¹ 有關烏蛟騰李氏的源流及船灣六鄉因興建船灣淡水湖而遷移至大埔墟的歷史，見阮志：《禁區：夾縫中的沙頭角》（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頁 66-69、88-94；薛鳳旋、鄭智文：《新界鄉議局史——由租借地到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頁 357；《香港商報》：〈數客家村多人廣李劉二姓領風騷（一）〉，2017 年 08 月 24 日。

¹² Crown Lands &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Schedule of Crown Leases - District No.190*. Hong Kong: 1905.

¹³ 《公教報》：〈白主教蒞臨深涌村 主持祝聖新建教堂 並為公民學校舉行開幕〉，1956 年 6 月 1 日。

¹⁴ 同注 12。

天主教信仰的傳入

傳教士在香港的足跡

天主教會於 1841 年 4 月 22 日在香港成立宗座監牧區¹，以服務英軍中的愛爾蘭籍天主教徒和從澳門而來的葡籍商人；同時亦在灣仔、香港仔、淺灣（即荃灣）展開向本地居民的傳教工作。後在 1860 年香港監牧區的範圍擴展至幾乎整個新安縣（即寶安縣），當時香港教區被視為面向中國內陸傳教的一塊「踏腳石」。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即宗座外方傳教會前身）也將香港的傳教工作，擴展至仍在清朝管治下的新安縣地區，包括今天香港的西貢及大埔一帶地區。

傳教士於 1862 年從荃灣翻過大帽山來到大埔傳教，在碗窰、汀角等大埔村落傳教並設置傳教站。和神父（Rev. VOLONTERI, Simeone, 1831-1904）與柯神父（Rev. ORIGO Gaetano, 1835-1868）於 1865 年由大埔轉往西貢區展開傳教工作²。他們受到西貢墟市的長老歡迎，贈予一幅天后廟旁的土地³，及在 1866 年 3 月建成傳教站，也把傳教工作擴展至西貢鄉郊的村落。1874 年，香港監牧區晉升為代牧區⁴，傳教工作再一次擴展至全新安縣（即今日寶安）、歸善縣（即今日惠陽）、海豐縣⁵。當時西貢、大埔一帶的傳教站成為了傳教士往返香港與內地的中轉站和休息站。

西貢半島的村落中，鹽田梓、赤徑、大浪這些都是最早接觸天主教信仰的西貢鄉郊村落。鹽田梓（又稱鹽田仔）早在 1866 年便有村民受洗成教徒，及後在 1875 年全部村民都受洗，成為教友村；赤徑早在 1866 年已有神父在當地傳教，並在翌年建立聖家小堂；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始建於 1867 年，曾是西貢半島中教堂最大、教徒最多的堂區。傳教士的足跡遍布整個西貢半島，除了以上提及的地區，在深涌、蛋家灣、白沙澳、北潭涌、糧船灣、浪茄、西灣、黃毛應依然留有當年傳教士在當地服務時興建的天主教小堂。這些小堂原屬於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或西貢聖心堂堂區管轄，在 2018 年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成立後，教區將包括上述十間小堂撥歸「古道行」管理、復修並進行活化工作。



以下是部分早期在西貢地區進行傳教工作的神父⁶：



和神父（即安西滿主教，又譯獲朗他尼；Rev. VOLONTERI, Simeone, 1831-1904）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神父，於1860年抵港後先後在汀角、鹽田梓、赤徑、大浪等地傳教。他與梁子馨神父一邊傳教一邊遊走整個新安縣，花費四年時間繪製出《新安縣全圖》。這幅地圖以中英雙語記載了當時的村落地名、墟市及天主教堂的分布情形，並且是新安縣第一張實際測量得出的現代地圖，有助歷史學家了解十九世紀中期新安縣的發展概況。1869年被派往河南傳教並在1874年成為當地主教，1904年於當地去世，享壽七十三歲⁷。



柯神父（Rev. ORIGO Gaetano, 1835-1868）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神父，1861年來到香港加入和神父的傳教工作。他是第一位在西貢定居的傳教士，並在西貢墟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小堂，為西貢第一批教徒施洗，形成了一個基督徒團體。後來他移居淡水，但卻因患上肺結核而於1868年早逝⁸。



和主教（Bp. PIAZZOLI, Luigi, 1845-1904）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神父，1869年到香港後開展了傳教工作。他是最早到達深涌傳教的傳教士。和主教富有語言天賦，通曉六種歐洲語言及三種中國語言（廣東話、客家話、普通話），因此他亦曾被派遣到中國內地服務。他後來於1895年1月繼任為第二位香港代牧區代牧，5月被祝聖為主教。1904年和主教因病回到意大利，同年逝世，享年五十九歲⁹。2015年其遺體在意大利經火化後被運回香港，下葬至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中的地下墓穴¹⁰。



譚神父（Rev. TAM, Antonius, 1850-1875）¹¹出生於澳門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其親戚亦多有投身教會事務，如嘉諾撒第三會的譚瑪達肋納、譚若翰納和譚加大利納修女¹²，另有一名在初級神學院學習的兄弟¹³。18歲時加入香港的傳教區修道院，並於1875年6月晉鐸。可惜在半年後的11月與一位華人教徒和非教徒木匠乘坐小船離開汀角時遇上大風，除了教徒善水沒有遇溺，譚神父和非教徒木匠都因為不善水性而溺斃。臨終前，譚神父為該木匠施洗¹⁴，終年二十五歲。



梁子馨神父（Rev. LEONG, Chi-Hing, 1837-1920）廣東南海人，1850年加入香港傳教區修院。1862年晉鐸後曾先後在赤徑、新安縣、歸善城等傳教。梁神父除了拉丁語、廣東話，亦精通普通話、客家話、鶴佬話，其出色的語言天賦協助了和神父（即後來的安西滿主教）完成《新安縣全圖》，地圖上的中文地名估計也是出自其手。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末先後在惠州及西貢白沙澳工作。1912年前往羅馬，領受「宗座傳教士」的榮銜。1920年在香港逝世，享壽八十三歲¹⁵。

深涌的早期傳教工作

和神父（Rev. PIAZZOLI Luigi, 1845-1904）於 1870 年代初從大埔汀角的傳教站轉到深涌展開傳教工作。他除了向深涌村民傳授福音之外，亦提供他們的生活所需。高主教（Bp. RAIMONDI, Giovanni Timoleone, 1827-1894）於 1875 年乘坐「海星號」（Stella Maris）帆船¹⁶牧訪西貢村落，他在報告中提到，和神父鼓勵深涌村民修築一條大海堤，以防海水淹沒農田¹⁷。這條堤壩至今依然屹立在深涌，阻隔大地和海洋。如今我們參觀深涌時，沿着碼頭步行五分鐘左右便可以看到堤壩。另外，傳說深涌一帶曾經海寇為患，但因傳教士的到來及教堂的建立而不再聚集。



深涌的海堤，約攝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圖片來源：李俊輝先生）

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的紀錄，深涌在 1872 年有 30 位教徒¹⁸。此後，深涌的傳教工作進展順利，村民的天主教徒人數不斷上升。穆神父（Rev. BURGHIGNOLI Giuseppe, 1833-1892）的書信中亦曾提到過深涌的教友團體雖然細小但優良¹⁹。

早期傳教工作中，華籍修女也擔當了重要角色，協助了傳教士在偏遠村落中建立天主教社區。他們負責教導本地兒童和婦女，也在文化、語言等各方面擔當了華人和西方傳教士的橋樑。高主教於 1873 年曾牧訪深涌，他在信中寫到：「到達深涌

時，我們發現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派了幾位優秀的第三會修女²⁰到深涌，正在教導女孩和婦女。她們徒步或坐小船在不同村落之間工作。這些第三會修女現時合共只有六人，四名在香港工作，兩名在內地工作。」²¹據考究當中提及其中一位在深涌服務的修女，應是譚加大利納修女²²。

第一代的深涌三王來朝小堂建於 1879 年，小堂內同時設立供神父留宿的宿舍。傳統客家人崇文重教，重視對子孫，尤其是男丁的教育，因此傳教士在 1930 年代起亦在小堂內設立學校供村中小童學習，稱為「公民學校」。根據 1905 年新界土地集體官契的紀錄，當時已經顯示小堂所在位置的業權是屬於天主堂，即是屬於香港天主教會的土地²³。小堂成立初期屬於西貢堂區管理，直到 1931 年，大浪堂區成立，深涌小堂才成為大浪堂區管轄的小堂之一。

SCHEDULE OF CROWN LESSEES. (3)
DISTRICT No. 190.

Lot No.	Form of lease in years.	Area	Description of Lot	Name of Owner.		Address	Crown Rent.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Class	\$
1/0	40	03	Thushing flm. lot	李二松	Li Jit	深涌	3rd	06
1/5		01	Lot	李	Li	"	2nd	05
1/6		03	House, waste	李二松	Li Jit	"		1 00
1/14		01	House (1st)	天主堂	Tin Chi Tong	"		1 50
8/1		02	waste	李庚春	Li Kan Chun	"		1 00
8/3		03	Household (4)	李永禮	Li Wing Lai	"		1 00
8/4		02	House	李根亮	Li Kan Lung	"		1 00
8/5		01	House & waste	李乙福	Li Yit Fook	"		50
8/6		01	"	李丁發	Li Ting Fat	"		50
8/7		01	"	李根芳	Li Kan Fong	"		50

1905 年新界土地集體官契顯示了深涌天主堂的地段號碼及擁有人

日佔時期的深涌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東江縱隊活躍於新界及中國沿海客家村落，其中港九大隊於1942年2月3日在西貢半島黃毛應玫瑰小堂成立²⁴。深涌因其地理優勢發揮了重要作用，游擊隊在深涌停泊了護送抗日文化人及外國人經由水路離開香港的船隻，深涌因而被部分東江縱隊成員譽為「軍港」²⁵，大批物資亦經這條重要的海上運輸線轉送內地。香港大學醫學院王國棟教授（KING Gordon, OBE, 1900-1991）於日佔時期在同僚的幫助下，從深涌經大鵬灣逃出香港，最後抵達重慶²⁶。他在深涌時獲村民李國榮的幫助，在深涌匿藏了兩個晝夜²⁷。除此以外，港九大隊同時以深涌為情報交通總站，作為各方面的聯絡中心，深涌交通總站共六條交通線，可見其地位之重要²⁸。

二戰期間，意大利與德國及日本結盟為軸心國，其中日本在二戰期間侵略中國及英屬香港。在中國及香港傳教的意大利籍的神父和修女被英政府視為敵國公民，而日軍亦對他們加以規管，使傳教及牧民工作，甚至人生安全均受到影響。然而，天主教傳教士依然堅守崗位，盡量為教友主持彌撒，特別為生活在恐懼、饑荒與不安的人民提供物資救助。然而西貢一帶在日軍統治下民不聊生，歹徒猖獗，治安極差。在這場無情的戰火中，三名天主教神父的性命被帶走，他們分別是華籍的黃子謙神父、郭景芸神父和意籍的丁味略神父（Rev. TERUZZI, Emilio, 1887-1942）。

1942年8月，郭神父連同八位教徒被身份不明的武裝份子擄走，從此失去消息。曾在西貢地區服務的丁味略神父聞言後不顧恩理覺主教（Bp. VALTORTA, Enrico, 1883-1951）勸阻，堅持回到西貢接替郭神父的工作。恩主教在1942年11月16日正式任命丁神父為西貢堂區主任司鐸，丁神父隨即啟程前往西貢。1942年11月底，丁味略神父和一位傳道員和僕人在企嶺下海對岸大洞村傳教時迎接了殘酷的死亡。當時他們在大洞村一教友家中留宿，準備舉辦彌撒後前往鄰村，一班身份不明的武裝份子將他們擄走，失去了蹤影。大約一周後，丁神



丁神父的訃聞（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²⁹（左）及丁神父的靈龕（攝於跑馬地聖彌額爾墳場內）（右）

父的遺體在深涌對出的小灘被深涌的村婦發現。這些村婦中有部分是天主教徒，她們透過衣着和一隻金牙認出了丁神父，就立馬通知了深涌的其他天主教村民。丁神父的遺體在他們的安排下被安葬於附近山上。在丁神父失蹤後數天，黃子謙神父亦相繼失蹤遇害。戰後，鹽田梓的陳丹書神父在深涌村民的協助下找到丁神父的墓穴，其遺體經火化被帶回了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1946年11月15日，在教區的安排下，一場追思彌撒展開，丁神父被重新安葬在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內³⁰。

深涌戰後的公教生活

戰後，天主教於西貢地區的工作恢復正常。劉榮耀神父（Rev. LAU, Wing-Yiu Paul, 1908-1986）於1948年被派往大浪堂區³¹，負責戰後恢復傳教、學校教育和復修小堂的工作。當時三王來朝小堂仍屬大浪堂區管理。雖然深涌地理位置偏僻，未有常駐的神父，但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仍然定期每月到教堂主持彌撒。根據村民憶述，每逢彌撒前教堂的銅鐘會響起，整條村都可以聽見。即使禮拜日沒有神父到來，教友都必會聚集在小堂內聚會誦念經文及祈禱。

1950年代，隨着戰後人口增長，原來的小堂也殘舊破損，三王來朝小堂於原址重建。1956年5月23日，白英奇主教（Bp. BIANCHI, Lorenzo, 1899-1983）親臨深涌並主持新小堂和公民學校的祝聖開幕典禮。根據《公教報》當年的報道，有數百人前來觀禮，村民於下午舞麒麟慶祝³²。據統計，1959年深涌共有120位教友。據李俊輝村長所言，1950年代教堂圍的全部村民均為教友，除了灣肚，其餘三圍均有數戶教友。另外，有些教友會以聖名作名字，如保祿、約翰、若瑟等。1960年代初期，深涌三王來朝小堂改由大埔墟天主堂管理，並於1980年歸屬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³³。

另一方面，耶穌寶血女修會的修女從嘉諾撒第三會分離出來後，依然持續派遣修女到惠州、西貢、元朗、粉嶺、大浪等地工作。這些修女以兩至三人為一組，輪流到偏遠鄉村地區傳教，照顧當地教友。他們通常逗留一周到一個月左右，主要協助神父探訪教友、講解教理、教導教友領聖事、協助教友辦理喪事或婚事等³⁴。



《公教報》，1956年6月1日。

從 1960 年至 1962 年，有三位修女常駐於西貢；而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的資料顯示，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時，何玫瑰修女³⁵、郭玫瑰修女³⁶、區美玲修女³⁷等曾在大浪、赤徑服務，她們的足跡遍及偏遠的鄉村，包括深涌。

宗座外方傳教會的桑得嵐神父（Rev. SANTINON, Narciso, 1916-1995）於 1962 年被派往大埔堂區擔任主任司鐸，任期至 1987 年。村民回憶時也常提及到桑神父，多年來都會來到深涌服務。村民李桂蓮女士還記得，從前桑神父在大埔堂區會製作各種麵包，並以低價賣出。這些麵包往往新鮮出爐便被買清光。有深涌的村民會特地買這些麵包回來請村裏的小孩吃。在桑神父擔任大埔堂區主任司鐸時，他通常會有一位助理司鐸幫忙，這些助理司鐸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服務在大埔堂區範圍內的鄉村小堂³⁸。盧子榮神父在 1969-1971 擔任大埔堂區的助理主任司鐸。一位村民李鳳貞女士（貞姐）憶述，從前桑神父和盧神父來深涌時，身邊會有一位張伯跟在左右幫忙。張伯每到村裏時，都會用籬筐裝着一堆糖果派給小朋友吃，當時小朋友最期待的，便是在張伯前排隊抓一把糖果吃，吃過了又再排隊要糖果。



桑得嵐神父於 1960 年代，經常攜着一個行李箱翻山越嶺，到鄉郊小堂舉行彌撒。行李箱內裝有聖爵、聖盤、十字架、燭台等禮儀用品，也有神父的祭衣和領帶。以上圖片顯示了行李箱內的部分物件。行李箱由深涌西南面嶂上的一位教友許毅生先生收藏，後捐贈給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

1960 年代以後，由於經濟發展導致農業式微，加上交通不便利，為了謀生及讀書，村民陸續移居市區甚至海外，如英美加等地。公民學校也於 1960 年代開始停用，由深涌學校繼續為學童提供教育，然而天主教會在深涌的傳教工作並未結束。貞姐憶述，一直服務於教育界、積極推動學校牧民工作、並於 2002 年領受聖職的周豫康執事（Dn. CHOW, Yu-Hong Joseph, 1945-2020）於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曾在深涌學校擔任兼職英語老師。



村民李鳳貞女士提供舊照，最左是周豫康執事，最後排右邊的則是張伯。

1970 年代初期，耶穌會會士張光導神父（Rev. McASEY, Joseph, 1913-1992）擔任大埔堂區的助理主任司鐸，並且服務大浪堂區。他在周五至周日時會到大浪、赤徑、西灣、深涌和白沙澳傳教及舉行彌撒。根據《天主教手冊》，1970 年代深涌三王來朝小堂於每星期六正午 12 時舉行彌撒³⁹。

1977 年，溫以政神父被派往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出任助理主任司鐸，並在 1987 年桑神父退任後，升任為主任司鐸。當時深涌和其他鄉郊小堂所剩的教友已經不多，而且大多是老人。溫神父憶述，他每個月會前往深涌兩至三次，主持彌撒並留宿。當年深涌小堂右邊的村屋住了李伯和其妻子。每當李伯知道溫神父會來的時候，都會預先準備飯菜並邀請神父到家中享用晚餐。溫神父形容當時與教友的關係就像家人一樣親切。

八十年代初，由於鄉郊小堂的使用率偏低，政府有意收回土地，而為了維護聖堂的完整性，當時天主教香港教區胡振中主教鼓勵溫神父成立「營地小組」，將深涌三王來朝小堂和白沙澳、東平洲、荔枝莊、大浪、赤徑、蛋家灣這些偏遠地區小堂用作公教營地，供教友、公教童軍、修士，修女等作退省宿營之用。溫神父成立「營地小組」後首先就購買了 100 張棉被，運送到這些鄉郊小堂，包括深涌⁴⁰。這些鄉郊小堂或多或少都日久失修，因此溫神父每星期都會夥同懂得維修的教友前往修繕⁴¹。林先生（Dominic Lam）當時曾經跟溫神父到鄉郊小堂維修，他回憶道，九十年代初的深涌人煙稀少，十分寧靜。三王來朝小堂內收藏起了一些棉被供人留宿用。曾經有一些偷渡客破門進內留宿，為了安全只能給小堂的鐵門安裝新鎖。

隨着溫神父於 1997 年被調離大埔堂區，營地關閉，小堂也開始停用。直到 2018 年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成立，翌年受託管理深涌三王來朝小堂。



溫以政神父和三王來朝小堂合影，照片拍攝時間約為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圖片來源：溫以政神父）



公教童軍於小堂內舉辦感恩祭，照片拍攝時間約為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圖片來源：公教童軍）



三王來朝小堂現狀

戰後曾於深涌服務的聖職人員

劉榮耀神父	1948-1950	大浪堂區主任司鐸 ⁴²
霍藩神父 Rev. FRARE, Domenico Andrea	1950-1951	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先後服務於大浪堂區及赤徑小堂 ⁴³ 。
曾子光神父	1953-1959	赤徑聖家小堂司鐸 ⁴⁴ ，同時主管大浪堂區及擔任深涌公民學校的校監 ⁴⁵ 。
桑得嵐神父 Rev. SANTINON, Narciso	1962-1987	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主任司鐸 ⁴⁶ ，同時兼任深涌學校其中一名校董 ⁴⁷ 。
張光導神父 Rev. McASEY, Joseph	1969-1970	耶穌會會士，大埔堂區的助理主任司鐸，服務大浪堂區 ⁴⁸ 。
盧子榮神父	1969-1971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助理主任司鐸 ⁴⁹
溫以政神父	1977-1997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助理主任司鐸，及後為主任司鐸 ⁵⁰ 。

深涌傳教大事年表

1870 年代初	和神父從汀角前往深涌傳教
1872 年	深涌共 30 位教徒
1879 年	舊深涌天主堂建立
1930 年代	公民學校於小堂內設立
1942 年	丁味略神父遇害，其遺體於深涌附近被村民發現及安葬。
1956 年	三王來朝小堂重建，白英奇主教於 5 月 23 日主持新小堂及公民學校祝聖禮。
1959 年	深涌共 120 位教徒
1960 年代初	公民學校停用，但仍有神父、修女於三王來朝小堂服務。
1970 年代末 – 1990 年代末	深涌村民陸續遷出市區，小堂使用率偏低。溫以政神父將深涌小堂用作天主教營地供退省宿營之用。
1990 年代末	營地關閉，小堂正式停用。
2019 年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受託管理深涌三王來朝小堂
2020 年 11 月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深涌 Haven 項目開展

- ¹ 根據《天主教英漢袖珍辭典》，宗座監牧區（Apostolic prefecture）指某地區因特殊環境而未成立為教區，委託宗座監牧，以教宗名義牧養並治理該區的天主子民，該地區稱之為監牧區（法典 371）。開教之初，在教務尚未完全開發的地區，習慣先成立監牧區或代牧區，轉載自 <https://www.ccreadbible.org/Chinese%20Bible/59294e3b655982f16f22889673cd8fad5178/a>。（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4 日）
- ² TICOZZI, S.,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8, (Hong Kong: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pp.124.
- ³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傳道無間——大埔傳教 150 周年特刊》（香港：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2011），頁 67。
- ⁴ 同注 1。
- ⁵ 林麗華、鄧藻輝、鄧明輝、阮志偉：《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頁 36-37。
- ⁶ 本頁圖片 ©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64/2021，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准許複印。
- ⁷ 圖片及資料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和神父（安西滿主教）〉，<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S-Volontieri.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4 日）
- ⁸ 圖片及資料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柯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G-Origo.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4 日）
- ⁹ 圖片及資料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和主教〉，<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LM-Piazzoli.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4 日）
- ¹⁰ 《公教報》，2015 年 4 月 5 日。
- ¹¹ 圖片及資料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譚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A-Tam.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4 日）
- ¹²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旅途上的古人》（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組，2006），頁 3。
- ¹³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11。
- ¹⁴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碗窰，汀角，鹽田仔》（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組，2005），頁 16-17。
- ¹⁵ 圖片及資料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梁子馨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A-Leong.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4 日）
- ¹⁶ 「海星號」（Stella Maris）帆船是一艘傳教船，為早期傳教士由水路前往西貢和大陸的其他目的地傳教的重要船隻。
- ¹⁷ TICOZZI, S.,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8, (Hong Kong: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pp.130-131.
- ¹⁸ HKCDA 1/5/1, p.23.
- ¹⁹ 夏其龍：〈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載《香港客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171。
- ²⁰ 來自意大利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到港開始傳教工作後，在華籍修女譚瑪達肋納及亞納修女的加入下成立了第三會，供華籍女士申請加入並協助進行傳教工作。她們被派遣到西貢、惠陽、海豐等地工作。這批第三會修女後來脫離了修會，於 1922 年成立了本地女修會——耶穌寶血女修會。
- ²¹ HA, K. L.,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Hong Kong 1841-1894*, (Hong Kong: 1998), pp.139.
- ²² 寶血女修會資料庫：〈導言二：一個土生土長的國籍女修會鄉間傳教〉載《尋找舊日的足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uKQ2giUlc>。（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5 日）
- ²³ Crown Lands &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Schedule of Crown Leases - District No.190*. Hong Kong: 1905.
- ²⁴ 張兆和：〈戰火洗禮：二次世界大戰日治時期的大埔〉，載《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2008），頁 172。
- ²⁵ 同上，頁 177。
- ²⁶ CHAN, S. J.,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06.

- ²⁷ 同注 24，頁 186。
- ²⁸ 同注 24，頁 181。亦見徐月清：《一段令香港人驕傲的歷史——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秘密大營救》（香港：九龍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2015），頁 132。
- ²⁹ ©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64/2021，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准許複印。
- ³⁰ 田英傑著，阮志偉譯：〈丁味略神父在香港的傳教使命與貢獻〉，載《天主教研究學報第七期——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6），頁 57-60。
- ³¹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劉榮耀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P-Lau.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 ³² 《公教報》，1956 年 6 月 1 日。
- ³³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三王來朝小堂〉，<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Church%20Building/New%20Territories/NT-EOLC.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 ³⁴ 朱益宜著，寶血會修女譯：《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香港：原道出版有限公司，2019 年），頁 175。
- ³⁵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何玫瑰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R-Ho.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5 日）
- ³⁶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郭玫瑰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R-Kwok.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5 日）
- ³⁷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區美玲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L-Au.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5 日）
- ³⁸ 《大埔傳教 150 周年特刊》（香港：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2011），頁 207。
- ³⁹ 古道行歷史研究小組：〈歷史建築考察報告：深涌三王來朝小堂〉（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2020）。
- ⁴⁰ 韓佑祺：《溫以政神父傳略》（吉隆坡：石秀蘭基金會出版社，2018），頁 263。
- ⁴¹ 《公教報》：〈90 歲溫以政神父晉鐸鑽禧 傳福音拓展天國輾轉廣馬港〉，2020 年 11 月 27 日。
- ⁴²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劉榮耀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P-Lau.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 ⁴³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霍藩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DA-Frare.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 ⁴⁴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曾子光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P-Tsang.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 ⁴⁵ 同注 39。
- ⁴⁶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桑得嵐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N-Santinon.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 ⁴⁷ 同注 39。
- ⁴⁸ 同注 39。
- ⁴⁹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盧子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J-Lo.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 ⁵⁰ 同注 40，頁 260 及 280。

第二章 君自故鄉來—深涌的風土人情

日常篇

耕作

深涌的客家村民昔日以務農為生。深涌山環水抱的環境本是耕種的理想地，可是受潮水影響，土壤鹽份偏高。深涌的祖先築建海堤，分隔開鹹水以有利耕作。村民以前主要在低地種水稻，在河溪上游加設小壩控制水流灌溉，稱為「陂頭」（客家語，即粵語「水壩」的意思）¹。水稻一年兩造，每逢秋天，稻田變成一片金黃，麥穗隨風搖曳，好不漂亮。這是秋收的時候，以鐮刀割禾，搬到屋舍前禾坪打穀、曬穀、脫殼，盡是粒粒皆辛苦。幸得黃牛協助，拖着沉甸甸的泥耙把田犁好，準備下一造的播種。深涌的糯米、粘米品質好，村民都會依水路賣到大埔墟，再買粗糧回村吃。

深涌村民賴着環境資源而種植，村民開墾峯地（客家語，即粵語「梯田」）或旱地，種麻、蕃薯及花生等。村民也在林邊種果樹，有龍眼、荔枝、黃皮之類。五十年代，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成立，主要扶助新界農戶，保障糧食安全。深涌村民也獲輔助會派發豬隻雞隻，母雞產卵可賣雞蛋，小豬養大又可以賣個好價錢。輔助會也支援農民的建設，分派水泥讓村民鋪設鄉村道路，又修繕陂頭，對新界鄉村貢獻深遠。

可惜到了七十年代起，農業式微，大部分農田都被荒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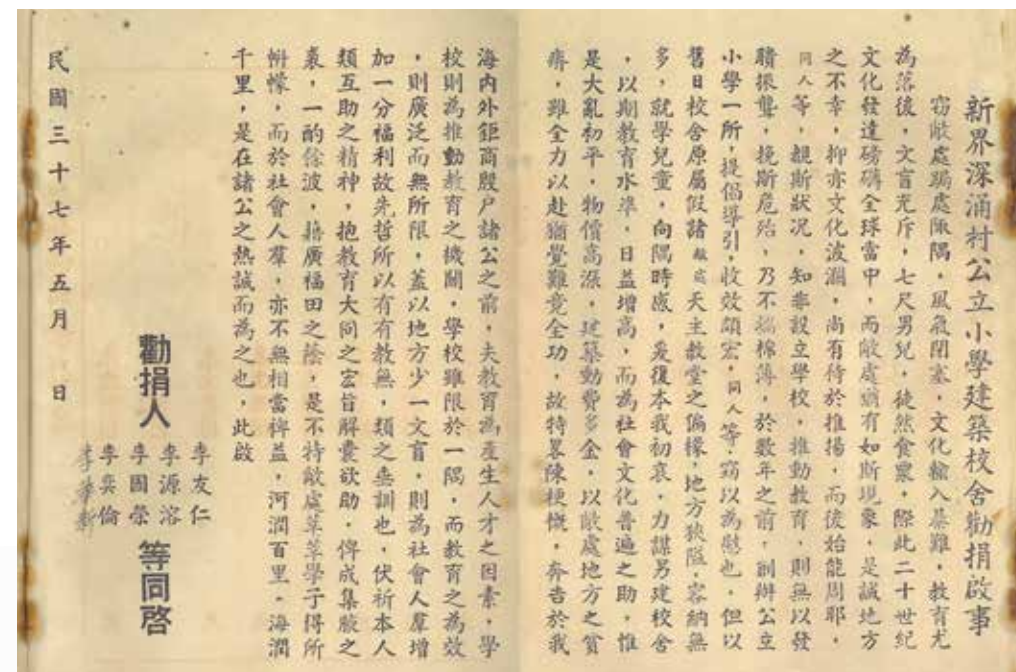


村民保留下來的泥耙

教育

客家人重視教育，希望藉此建立較安穩的生活。從前村民設立「卜卜齋」（即私塾），讓村童有機會接受教育。為傳揚教理和知識，神父也在小堂內開辦「公民學校」，聘請了一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每周才來幾天的英文老師。深涌兩位村長都曾就讀公民學校，據憶述從前有一位老師名為鄺啟濤，喜愛讓小孩子騎膊馬，很受學生們愛戴。學生在公民學校內上語文、數學、常識等課堂，體育堂便到戶外跑田基，秋收時更可以在田野間踢足球。

公民學校與小堂共用同一建築物，開學時還得靠學生家長把書桌坐椅搬好，讓學生按照年級分行坐，方便老師教授。因空間小，資源不足，學生有時要兩年才可升一級。



從深涌村民就籌建新村校的勸捐啟事可得知，「舊日校舍原屬假諸敝處天主教堂之偏椽，地方狹隘，容納無多，就學兒童，向隅時感」。（鳴謝：李俊輝先生提供勸捐啟事）

天主堂內的公民學校空間狹小，無法容納所有適齡就學的村童。有見於此，約1948年間，幾位村民向政府申請另建學校，又向村民集資借用村舍設立私校。但因政府資源分配，直至十年後的1959年才獲資助修建一間鄉村學校，名為深涌學校。新建的學校有兩間課室，更設有操場，擴大並完善了學校的設備，榕樹澳的學生也會走大半小時山路過來上課。

當年鄉村發展落後，村童也經常要幫忙下田，有機會接受教育也算是難能可貴。於公民學校或深涌學校畢業後，若經濟條件許可，才有機會到大埔念中學。



深涌學校，約攝於1970年代。（圖片來源：李俊輝先生）

為甚麼叫「公民學校」？

「公民學校」四字是由當時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陳本照校長所題。公民學校意思不詳，但我們猜想當時是指讓「公教」（即指羅馬天主教）的「子民」讀書的地方。鄉村學校的校舍多接近大自然，教與學的空間便不限於校舍。公民學校固然面積細小，深涌村偌大的空間便成了重要的教育資源。

今天我們對「公民」（Civil）的理解指個人以至羣體的權利與義務，當我們在深涌有享受美麗大自然的權利，當然也有愛護環境的義務。我們也期望從前的公民學校，未來能成為一個培養「生態公民」的地方，重修人和大自然的關係。

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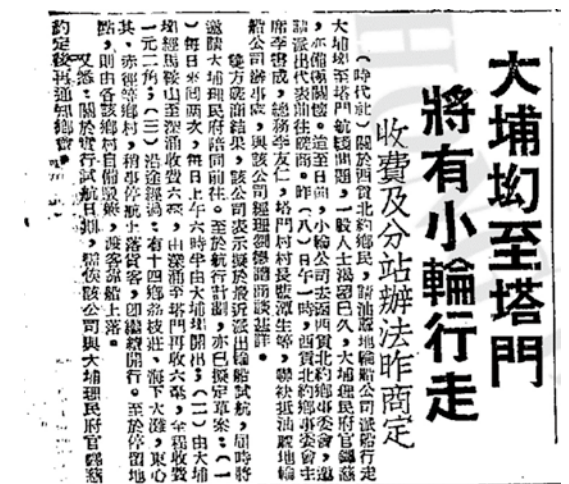
在深涌碼頭建成之前，村民只能夠靠帆船或山路進出。堤壩旁有個小渡頭，村民提着農作物，綁着養得肥白的豬隻，從跳板登上帆船。帆船要扯浬而行，無風時便要搖櫓，開船去大埔元洲仔要上一小時。在1950年代，有見西貢村落日趨繁榮，村民多了到市墟的需求，當時鄉事會跟渡輪公司接洽商討渡輪服務的安排。自1955年起，油蔴地小輪專營大埔滬來回塔門航線，途經深涌、荔枝莊等地。由大埔滬乘渡輪到深涌，收費六毫²。深涌公眾碼頭於1962年建成啟用，街渡便成為了村民進出大埔的主要交通工具，同時亦供漁船貨艇應用。在碼頭建成前，村民需自行安排駁艇上岸³。

碼頭近山腳有一所石造建築物，牌匾題有「深涌避雨亭」，在乙巳年建成，即是深涌碼頭啟用數年後的1965年。顧名思義，避雨亭在下雨天為等船的村民提供遮擋，也是暫時存放貨物的地方。

直至今天，深涌仍然是交通不太便利的鄉郊。到訪深涌可以從馬料水碼頭乘坐渡輪，或是由榕樹澳遠足約一小時到達。



深涌碼頭



《華僑日報》，1955年2月9日。

醫療

村民賴大自然為生，也靠山草藥醫治百病。村裏有「赤腳醫生」，雖然未曾受過正式醫療訓練，但熟悉山林間的野生藥材，懂得把脈，在村民患感冒、發燒時也能解決燃眉之急。但不幸患上大病，還是要到城裏投靠公營的醫療服務。

因鄉郊地區偏遠，政府醫療資源難以服務村民。村民也日漸老邁，乘船到市區也未免舟車勞頓。有見於此，香港賽馬會於五十年代捐出兩艘醫療船，其中「慈雲醫療船」一星期會到訪深涌兩次，泊在深涌碼頭看症。醫療船由海事處人員駕駛，船上醫療團隊有醫生、護士、配藥員，為村民提供基本健康護理，也教授基本衛生知識⁴。醫療團隊見證着小孩出生，也見證年長村民老去、過世，與村民猶如老朋友。即使今天已沒有村民使用該服務，昔日的「慈雲號」已被新船取代，醫療船的航期表仍包括每周星期二到訪深涌一次。

娛樂

鄉村生活簡樸，村童的娛樂節目也善用了鄉郊的環境優勢。按李國安村長憶述，從前岸邊有很多彈塗魚，在泥漿地跳來跳去，小孩子便即席來個捉彈塗魚比賽。河邊的黃鴨仔也是好玩伴，在溪澗捕獲小蝦毛鰕小鴨，看着牠們日漸長大，到那一天脫掉黃毛變大鴨，確是最興奮最賞心悅目的事。要數最刺激的，該是騎牛鬥快上山，把牛趕上山吃草，又悠然地騎回家。閒時在田基和長堤上跑步，秋收時便可在田野踢足球。海堤後方曾經填平了土地，便是孩子跑步做運動的遊樂場；水閘後方蓄水形成一個小湖泊，便是嬉水解熱的游泳池。即使是炎熱的仲夏，只要到溪邊浸着水吃飯，原來又清涼又驅蚊。鄉郊的生活就是如此的簡單，如此的快樂。

村裏間中也有些特別活動。公民學校的老師會與年輕人排練話劇，把堂前空地當作舞台，邀請村民來看才藝表演。當年政府還會間中派人帶來柴油發電機和放映機，到村裏放電影，在深涌學校操場或者大白牆上放映，讓村民一起觀賞。

宗教

深涌的天主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民間信仰共融並存。多年來深涌約有一半村民信奉天主教，在 1959 年村內仍有 120 位教徒。深涌是一條客家村落，民間信仰有拜祭伯公的習俗。「伯公」即是土地神，負責守護本村的平安吉利。深涌的村口兩旁都設有伯公壇，可惜伯公壇因日久失修而失去了蹤影。深涌沒有祠堂也沒有廟宇，村民間中也會參與位於十四鄉官坑七聖古廟的酬神搶花炮活動，去湊湊熱鬧。



深涌的伯公多已隱沒於叢林中，圖中教堂圍入口的伯公，若非村長告知，一般人很容易錯過或誤認為山石。

1870 年代初和神父來到深涌傳揚天主教信仰。深涌本身的傳統社會組織較為薄弱，沒有以廟宇作為地方組織的核心，間接造就了天主教的植根⁵。雖然多年來深涌沒有長駐的神父，但神父仍然定期每周或每月到教堂主持彌撒，由村裏年輕人當輔祭。每當有神父到來，教友村民都會煮好菜飯邀請神父到家用膳。即使沒有彌撒，教友每星期亦必定會聚會誦念經文及祈禱。每逢禮拜天，當教堂鐘聲響徹全村，教友便得悉是聚會的時間。後來有修女到深涌服務，為村民教授道理和聖詩。教會在深涌展開傳教時，亦注意到與當地傳統文化共存的重要性。小堂的天主教慶典會貼上對聯，也會燒爆竹、舞麒麟。即使沒有入教的村民，也會參與聖誕節、三王來朝瞻禮等天主教的慶典禮儀。

¹ 《文匯報》：〈大陂頭〉，2002 年 5 月 14 日。

² 《華僑日報》，1955 年 2 月 9 日。

³ 同上。

⁴ 香港電台：《大海的慈航（醫療船）》，香港故事（第九輯），2014 年 7 月 15 日。

⁵ 阮志偉：「揭示深涌與三王來朝小堂的歷史意義」講座簡報（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2021）。

節慶習俗篇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可謂華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深涌村民也會大肆慶祝。李國安村長說村民會聚在一起打麻將燒炮仗，年三十晚上會守歲迎接新一年的到來。如今我們購買新衣服十分容易，但在舊日卻未必如此，有時候一些舊衣物不能穿了就留下來給弟弟妹妹，甚至親朋好友家的孩子穿。然而正所謂「新年新衣服」，無論貧富，人們都會穿上新衣服過年，以表新年新氣象之意。李俊輝村長回憶道，深涌的天主教村民過年時會穿上西裝打好領呔一起賀歲。

說到客家人的新年就不得不提到客家菜和舞麒麟。客家人過年時會舞麒麟慶祝，祈求新一年可以帶來好運。此外還會烹煮各種特色美食，村民李桂蓮女士回憶中說道，新年時會製作一大餅茶粿，切開分食。據考究，蓮姐口中所說的一大餅茶粿正是「圓籠茶粿」。客家文化研究者徐月清女士指出「客家人的圓籠茶粿就相當於年糕」，之所以叫「圓籠茶粿」是因為「形狀像客家土樓和圍龍屋」。「圓籠茶粿」高約一呎，直徑約兩呎，製作過程繁複，需要蒸上 15 個小時，並且放涼約一周，於年初三時才可以切開分派¹。

婚嫁

傳統中式社會中，婚嫁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講求門當戶對，男女不得私定終身。為了避免近親通婚，通常會選擇與附近不同的村落進行聯姻。在深涌，與他們有姻親關係的有榕樹澳、鹽田梓等不同村落。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時，新娘會坐轎到新郎的村落成親。根據村民們憶述，從前不管誰家有婚嫁喜事，深涌村民都會互相協助賀喜。宴請幾十圍酒席，家裏的灶當然不夠用，村民會在現在草原一帶的位置搭建三個臨時大灶台，婦女們則負責煮菜，整條村都喜氣洋洋。縱使李國安村長結婚之年已搬離深涌，但他仍然回到鄉下設婚宴。筵席設於包籬仔的「珍廬」外，各家各戶都搬出「八仙檯」，每張坐八人，又搬來打功夫用的轎凳，在屋前禾坪坐滿了親朋好友。李村長補充道：新郎迎娶新娘進門後，會在男方家門壚前，放上燒紅的尖犁頭並淋上醋。這個習俗名叫「激犁」，諧音「吉利」。犁頭乃昔日重要的農業生產工具，燒紅的犁頭象徵以後日子紅火，勸籲新人勤奮工作方可家中五穀豐收，日子才能過得紅紅火火。

雖然婚嫁是一大喜事，但根據客家傳統文化，新娘在出嫁前夕到上轎時會高唱《哭嫁歌》。根據有關哭嫁文化的研究，客家婦女在出嫁前的至少四個晚上開始，直到出嫁當日都要哭嫁。出嫁當日如父母健在也會哭喊拜別父母，其姐妹團成員和年長的女長輩也會從旁哭喊²。

聖誕節、三王來朝瞻禮

三王來朝小堂的瞻禮是每年的一大盛事，像是每年一度的堂慶。聖經記載，耶穌在耶路撒冷出生時，有賢士從東方來探訪，送上黃金、乳香、沒藥。天主教定立每年的 1 月 6 日為三王來朝節，又稱主顯節，以慶祝天主子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後，首次顯露給身為外邦人的東方三王，寓意基督之光普照大地，光照世上每一個人——祂來不只是為了猶太人，更是為了猶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即全人類。

小堂每年都會於年末至年初慶祝聖誕節及三王來朝瞻禮，除了村民以外還會邀請來賓參加。公民學校的老師會帶領學生到後山收集乾草，用作鋪設馬槽模型，裝飾教堂及課室。馬槽每年的設計都不同，小孩們都十分期待這一年一度的大製作。村中的教友負責籌辦節慶活動，例如籌集資金、買炮金、買紙花等裝飾物。神父會寫對聯恭祝三王來朝，並貼在小堂裝飾。當彌撒完結後，村民會割豬設盛宴，並招待來賓和神父³。即使不是教徒的村民，也會穿戴漂亮來一起度佳節。



原掛於三王來朝小堂祭台上方的畫像，現存放於聖神修院文物室。

看！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纔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他們一見到那星，極其高興歡喜。他們走進屋內，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遂俯伏朝拜了他，打開自己的寶匣，給他奉獻了禮物，即黃金、乳香和沒藥。」（瑪 2:1-2, 10-11）



桑得嵐神父和周豫康執事與深涌的孩子一起慶祝三王來朝瞻禮。孩子拿着氣球慶祝，又戴上皇冠做角色扮演。（圖片來源：李鳳貞女士）



深涌恭祝三王來朝瞻禮盛況（《公教報》，1932年3月1日。）

祭祖與墓葬

祭拜祖先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人認為祭拜祖先講究慎終追遠，表達對祖先的感念之情外，也請祖先在天之靈繼續護祐後代。祠堂用於供奉和祭祀祖先，同時具有從事家族宣傳、執行族規家法、議事宴飲的功能。部分祠堂還會充當私塾使用。深涌李氏源於沙頭角烏蛟騰村，根據祖訓並未在深涌設立分支祠堂，故深涌李氏會回到烏蛟騰的李氏祠堂祭祖。

根據地政總署 1980 至 1990 年代的地形圖，包籬仔有一房屋被標示為「祠堂」。向兩位村長考證過後，原來該房屋並非一般供奉祖先牌位的祭祀場所，而是客家話稱為「廳下」的地方，或一般所說的永別亭，即舉辦喪事的臨時性靈堂之意思，供親戚朋友瞻仰。由於昔日新界的鄉村地區並無殯儀館的設立，從前先人去世，由族中或村中兄弟負責將遺體先安放在「廳下」或家中以待舉行法事，然後按傳統在村中的後山落葬。子孫亦會聘請風水師尋求風水好地以安葬先人，希望先人可身受其福，亦可蔭及子孫。1983 年政府實施「山邊殯葬政策」，將多幅政府土地劃為約 520 個「認可殯葬區」，供新界原居民身故後下葬⁴。自此新界原居民身故後統一安葬於認可殯葬區內。深涌目前有兩處認可殯葬區，一處位於深涌碼頭對上山坡，一處位於灣仔圍後方山坡上。另外，在避雨亭旁邊的山邊小徑可以通往從前天主教徒村民的墓葬區，即村民口中的「聖山」。如今通往聖山的小路已經被植被覆蓋，難以行走，「聖山」的廬山真面目有待發掘。

在殯葬區內可以看到，部分是採用土葬，而部分則是金塔。這裏體現了嶺南地區的殯葬傳統。由於嶺南地區氣候潮濕，不易於保存先人遺骨，因此會採取「二次葬」。首葬時採用土葬方式，在五至十年後遺體腐化後，便擇日（多於秋天）開棺，親人會撿拾先人遺骨，安放在俗稱「金塔」的甕盎內，或葬在馬蹄形山墳內。這個過程被稱為「拾（執）骨」，隨後再重新下葬。有些客家人或會興建陰屋安置金塔⁵。我們還可以在墓葬區內看到不少立有「李山后土」的小碑。后土乃中國民間神靈，被尊為地神或地母⁶。自宋代以來，人們便開始習慣在清明節前打掃墓地時拜后土神，直至今天，新界的氏族仍會在春秋二祭時拜完祖先後，再拜后土的習俗，故后土亦可被視為土地神或社神。於墓地右側豎立的「李山后土」小碑，按今天的意義來說，便是供奉守護李氏墓地的土地神⁷。

村民李鳳貞女士記得從前重陽節客家婦女會烹煮燜豬肉，李桂蓮女士則說清明會以艾草製作茶粿。李俊輝村長提及，傳統觀念上若村民在村外去世則不能在村中落葬。另外，雖然深涌村內有合法殯葬區，但如今基於各種原因，死後會在村內殯葬區落葬的村民越來越少，但不改變的是有村民在春秋二祭時回到深涌掃墓。



烏蛟騰李氏祠堂，對聯寫着「敏開駿業，芳振家聲」。「敏」指的是李氏在長樂縣的開基祖敏公。對聯的整體意思是在讚頌敏公開展的宏偉事業，使家族的名聲更顯赫。



墓葬特色

人們對墓葬往往有所避諱，但我們可以透過墓葬來看到傳統中國文化。除了在挑選墓地時會講求「風水好地」外，墓碑上的裝飾亦十分講究。墓碑上除了刻有身故者的故鄉、姓名、生卒年外，更會有對聯和傳統吉祥圖案作裝飾。對聯多數表達對子孫的祝福和護佑，深涌墓葬區中的其中一座墳墓上的對聯寫着「房房昌盛共繁榮、代代精英享太平」，希望子孫繁衍昌盛、才人輩出。而用作裝飾的吉祥圖案則多有祝賀長壽和吉祥之意，比如由靈芝、水仙、竹和桃或壽石組成的芝仙祝壽圖。竹的諧音是「祝」，自有祝福之意，靈芝和桃素有長壽之意，而水仙則是表達吉祥之意。

客家文化篇

客家花帶

從前客家人生活勤勞節儉，他們的衣服簡單樸素，以實用為主，少有裝飾。身上唯一的裝飾，可能就是花帶了。客家花帶是傳統的客家傳統的繩結工藝品，花帶的製作工具簡單，但由於是雙面織，要同時兼顧正反兩面的花紋，如果出錯就無法編織下去，因此難度比較大，而編織花帶時對於線的顏色組合排序也十分講究，不同的排列都會影響最終的成品模樣。

花帶圖案五花八門，多有吉祥、祝福之意，且圍繞大自然環境、愛情等主題，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和祝願，如象徵百子千孫的「麻子花」，還有魚、龜、山水等日常風景，以及形狀像父母圍抱孩子的「攬仔花」。每條花帶都是客家女子獨一無二的創作，根據客家文化研究者徐月清女士所言，客家花帶還可以從顏色上分辨婦女是已婚還是未婚，傳統上紅色是已婚女子所用，未婚女子則使用綠色或者藍色，而且不同地區村落都有各自的特色，因此花帶是一種另類的身份象徵¹。根據村民李桂蓮女士的回憶，深涌未婚婦女的花帶是以綠色為主，小時候她會看着家中女性長輩織花帶，從而慢慢學習織花帶這項工藝。

花帶主要是女性用以裝飾涼帽或頭巾和圍裙，為身上或黑或藍的衫褲添加一點色彩。此外，客家男丁出生時會進行點燈儀式，花帶亦會用作裝飾花燈之用。



山水圖案



麻子花

¹ 葉德平、邱逸：《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17），頁149-157。

² 葉賜光：《香港西貢及其鄰近地區歌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2012），頁135-144。

³ 古道行歷史研究小組：《歷史建築考察報告：深涌三王來朝小堂》（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2020）。

⁴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報告政府對「認可殯葬區」的管理》，2015年12月，頁2。

⁵ 饒玖才：《香港舊風物》（香港：天地圖書，2003），頁167-169。

⁶ 基於「陰陽說」視天為陽，地為陰，而男性為陽，女性為陰，故人們多以后土神為女神，后土便是相對於天神的地祇，統轄所有土地，即「皇天后土」的說法。

⁷ 阮志：《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麻坑村說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頁194-198；周子峰：《葬之以禮：香港殯葬文化初探》（香港：中華書局，2021），頁116-117。

薯莨染

薯莨染是天然植物染的一種。植物染是一種古老的工藝技術，是提取一些植物的根、莖、皮、葉中的汁液去進行染色。在中國，早於周朝時已有與植物染相關的職業。根據《周禮·地官》，司徒之屬中有一官職名「掌染草」，負責掌管紡織品染色。唐朝《唐六典》中進一步提出了草木染的概念²。

古代中國將青、赤、黃、白、黑稱為五色，也是原色。原色取自茜草、藍草、薑黃等植物。原色通過復染等方式混合得到多次色如綠、紫、粉等色，也稱間色。透過植物染色的技術眾多，比如直接榨取植物汁液進行染色的生葉染、透過煎煮方式染色的煎煮染等。

薯莨的外皮是灰黑色，切開呈棕紅色，含豐富單寧酸可用為染材。薯莨染使用的是煎煮染，將薯莨去皮，切粒，烹煮成蓉榨汁後，將棉布放入鍋中與汁液一同烹煮，可以使布料染上土褐色，若重複染曬可以加深顏色的深度和穩固顏色。

在李俊輝村長的帶領下，我們在深涌後山的一處廢棄梯田發現了薯莨。李村長說，從前深涌的婦女會利用薯莨進行染布並製作衣服，薯莨染的布比較硬，起初穿起來會有點不舒服，但穿久了就很柔順。村長贈送了一個薯莨予我們工作室，我們便嘗試使用薯莨進行染色實驗。實驗期間我們也發現，染製出來的布料確實偏硬挺，經過兩次以上複染的布更甚。



薯莨染在廣東順德地區演變成順德特產——香雲紗。香雲紗與普通薯莨染布不同之處，在於香雲紗特別使用了紗綢製品，而且多加了一項步驟：使用順德地區河牀中富有礦物質的泥土覆蓋在經薯莨染色的紗綢上，經過太陽暴曬呈黑色及加工後，方可稱為香雲紗。由於製作工藝複雜且有一定難度，香雲紗曾經沒落，但經過各方努力而重生，香雲紗染整技藝在 2008 年收編為第二批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舞麒麟

麒麟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相傳只在太平盛世或世有聖人時才會出現，所以被稱為瑞獸。另外，傳說麒麟十分馴良，從不傷害人畜，甚至連草木也不會折斷，被稱為「仁獸」。客家人視麒麟為吉祥物，可以驅除煞氣、帶來好運，故在節日慶典、宗教儀式、婚嫁活動上都會舞麒麟。

香港的舞麒麟分了本地、海陸豐和客家三種，當中客家麒麟是與別不同的。客家麒麟體型相對小，額頭會微微向上凸出，中間長有獨角與三粒玉角，眼眉上更配有「鰭鼓」等裝飾物。而在表演方面，客家麒麟表演方式相對簡單，需要的人員也比較少，更為重視麒麟套——麒麟舞的套路的演繹。不同客家村落的套路都略有不同，但都離不開演繹傳說中麒麟的各種動靜神態。

昔日的深涌每逢過年時，村民也會以舞麒麟的方式賀歲。除了節日，婚宴慶典活動上也少不了麒麟的出現。據報章記載，五、六十年代新建的深涌三王來朝小堂落成以及碼頭開幕之時，村民亦曾以舞麒麟慶祝。

根據李俊輝村長回憶從前的深涌舞麒麟，說從前灣仔和包籬仔各有一對麒麟隊，村內的小朋友從小就要學習舞麒麟。傳授舞麒麟的師傅是從外面請來的，經過村內長輩的考驗後才可正式教導。

茶粿

客家人主要以務農為生，以稻穀和番薯為主要糧食。茶粿材料主要是糯米粉，當中加入茶葉或草藥，或是一些食材如南瓜，使製作出不同顏色及味道的茶果。茶粿餡料有甜有鹹，甜餡料主要是豆沙、花生、芝麻等，而鹹餡料通常是豬肉、香菇、蝦米或鹹蛋等。

從茶粿一詞中可以看到客家人的遙遠歷史。「粿」字從最早見於東漢年間的《說文解字》。清代《康熙字典》中解釋道：「又米食也」，即米製食品。「粿」又叫「粿」，「粿」一字最早見於南朝。由此可見，「粿」這種米製食品歷史悠久，而歷經遷徙的客家人則保留了這種古老的說法。

客家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食用茶粿，在特定的節慶活動也會製作特別的茶粿。除了前文提到在新年時製作的「圓籠茶粿」，客家人還會在清明時候用艾草、雞屎藤等草藥製作茶粿³。這類茶粿因為是客家人在清明前後上山採集草藥而製作，故又名「清明仔」。根據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藥材數據庫及研究香港郊野學者的研究，雞屎藤原名雞矢藤，有「祛風除濕；消食化積；解毒消腫；活血止痛」等功效，屬茜草科，學名 *Paederia scandens*，習性為藤本，生於灌叢或荒地，花細而呈白色，花期為夏秋季，把葉子揉搓後會散發草藥氣味，故客家人相信有藥用價值⁴；而艾草也是民間祛濕和驅蚊良藥。以這類祛濕草藥作茶粿既可充飢，又可以祛濕，對於適應嶺南地區氣候有莫大幫助。

喜板

與村民李桂蓮女士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時，有幸一嘗喜板。喜板與其他客家茶粿的製作方法稍有不同，需要經過發酵做成，所以又稱為「起板」，也有人稱為「酵板」。

喜板有白、紅兩種顏色，蓮姐表示有喜事時會在粉團中加上可食用的紅色染料，製作紅色的喜板。喜板材料簡單，除了糯米粉，還有粘米粉、發粉、片糖和水。新鮮出爐的喜板外表光滑圓嘟，吃下去有點黏，又有點嚼勁，有股淡淡的米香味，十分可口。有些人喜歡加上不同的食材如南瓜、紫薯製作甜的餡料。



山歌

從前客家人在山野田間勞作，生活枯燥而且缺乏娛樂，山歌成為了辛苦勞作中表達情意、宣洩情緒的方法。由於歌唱山歌不是一種向人的表演，而是一種自我抒發，因此不需要在意他人或者是否有聽眾，對於生活在昔日禮教嚴格束縛的社會中人，是種精神解放的重要方法。

山歌的內容深刻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和風土人情，因此內容豐富廣泛，比如《攔路歌》、《偷情歌》、《耕田歌》、《牧牛歌》等。所謂《攔路歌》，是指昔日田間路不寬闊，若男村民看到年輕貌美的女子便會攔住並唱起《攔路歌》，一來開玩笑，二來「撩女仔」⁵。從前婚姻講求父母之命，但山歌卻有不少圍繞着愛情的內容，某程度上也反映出年輕男女對於自由戀愛的嚮往和對盲婚啞嫁的抗拒。李俊輝村長說，以前村中也有村民透過唱山歌去娶老婆，可惜如今會唱山歌的已經寥寥可數。

哭嫁

前文提到客家女子出嫁前會唱《哭嫁歌》，這是客家傳統的哭嫁文化。《哭嫁歌》對於客家女子有幾個含義，首先是女子對於封建社會中盲婚啞嫁、不得自由的控訴和為自己的命運絕望痛哭；此外，《哭嫁歌》還有哭辭長輩以表孝道之意⁶。與深涌的女村民進行訪問時，她們說如果《哭嫁歌》唱的不夠淒厲，還會被指責「恨嫁」。雖然昔日女子獲得學習的機會低微，但當女子被許婚配後，便要隨年長或有經驗婦女學唱哭嫁歌，甚至到私塾拿着《哭嫁歌》詞書學習。

《哭嫁歌》至少從出嫁前四個晚上開始，最長則一個月，每晚哭喊直至嫁當日。準新娘和陪嫁姐妹上閣後開始唱《開口歌》、《先人歌》（辭別去世親人）、《辭人歌》（辭別在世親人）、《辭嬌歌》（辭別姐妹）。出嫁當日準新娘會由配偶健在、兒女雙全的「好命婆」負責上頭，準新娘則唱《上頭歌》。上頭結束後則會被抬下閣樓準備上轎起行。此時，新娘子會唱出《出閣歌》。整個過程中最後一首則是《棄巾歌》，所謂「棄巾」，棄的巾是新娘抹眼淚的手帕，棄巾則是指不再流淚⁷。

隨着自由戀愛婚配逐漸流行，昔日的盲婚啞嫁已經不復存在。哭嫁習俗也從七十年代起逐漸沒落，如今的婚嫁更是喜慶之事，雖然偶爾會見到新娘落淚，但哭的卻不再是自己不自由不自主的命運，更多的是對家人的不捨和幸福的眼淚。



年輕時的村民李鳳貞女士（貞姐）與丈夫於小堂內的合照。貞姐的婚姻並不是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她的丈夫也是因着長輩的關係而認識的。貞姐與丈夫從相知到相愛，最終在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結婚。

西方宗教與客家傳統的共融

昔日傳教士來到西貢村落傳教，通常都會要求準備受洗入教的村民放棄供奉神龕、打醮等習俗⁸。但我們從與深涌村民的訪談中，可見村裏宗教與傳統的共融，亦展現中西合璧的文化。

舞麒麟和燒爆竹都是村落裏的傳統文化，為慶祝傳統中式的喜慶節日。但在深涌，這些習俗也會出現在教會的慶典上——村民會在小堂祝聖之日舞麒麟歡賀，又會在三王來朝瞻禮燒爆竹。

在婚嫁習俗上，即使是女天主教徒出嫁，也保留了客家人的哭嫁傳統。我們訪問了村民李鳳貞女士，她生長於深涌村裏的一個天主教家庭。雖然貞姐結婚的年代已不是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比她年長了好一些的姐姐當年也是拿着《哭嫁歌》歌詞書學着《哭嫁歌》出嫁。由此可見，在深涌，村民雖然有了別的信仰，但是未與其傳統文化有衝突，反而是兩樣並肩而行。

圍名歌

《圍名歌》，是一種圍村歌謠，歌唱出舊時香港地方和鄉村風貌，可以當作地理常識及認識圍村內外居住環境⁹。《圍名歌》也是竹枝詞一種。「竹枝詞」源自古代巴渝一帶的民歌，盛行於唐代，劉禹錫及白居易等詩人將其變為一種詠唱地區風土人情的詩歌體裁。

相傳《圍名歌》由兩位清代秀才許永慶和羅文祥所創作的。許永慶是在石古壘任教的客籍私塾老師，原居沙田瀝源；羅文祥則是廣府籍私塾老師，居住沙田火炭九肚村。二人課餘時喜歡遊山玩水，遊覽港九新界的名山勝水，並將其人情風貌寫成詞，如由十五首詞組成的《瀝源九約竹枝詞》。後來與羅文祥一起把新界南約（即西貢、荃灣、九龍和大埔）的風景寫成《竹枝詞》，四篇共稱為《新界竹枝詞》。

《圍名歌》亦有以客家語唱出的版本，由於只靠口耳相傳，因此同一首《圍名歌》在曲詞上可以出現不同版本，亦曾經於香港淪陷時期失傳。1987年西貢區議會曾出版了一本《西貢山歌選》，至2011年由西貢區鄉事委員會再版、西貢區議會贊助的《西貢山歌選（增訂本）》，將珍貴的1987年版及增訂本集合收藏，將文化遺產保育下去。目前普遍於本地流傳的聲音版本有由賴彬主唱及李帶女士主唱的版本¹⁰，而李帶女士亦曾提到《圍名歌》是她的《哭嫁歌》之一¹¹。現存「圍名歌」唯一的手抄本是晚清西貢儒生林瑞鴻抄錄的，近年由程中山博士重新整理內容。另外，資深客家文化研究者徐月清女士，即李帶女士的女兒，也根據母親及自身的研究對圍名歌進行研究及整理¹²。由於《圍名歌》並無一致文字記錄，因此不同版本的圍名歌歌詞內容都有出入，未能有一個確實的版本。

以下是節錄自《西貢山歌選（增訂本）》中的《圍名歌》，主唱為賴彬，方言為客家話¹³。當中包含了企嶺下、深涌、荔枝莊、榕樹澳等地方：

……樂業人居大洞邊，耕田討海¹⁴亦皆能，遨遊偶向岐嶺下¹⁵，浪徑深涌一帶連，閒遊不覺荔枝庄¹⁶，並至南山各小鄉，海面生涯榕樹凹¹⁷，白沙灣住打魚郎……



在深涌海堤眺望企嶺下海，可見到馬鞍山。



深涌通往荔枝莊一帶風光



榕樹澳的紅樹林和海岸



晚上在深涌瞭望企嶺下海

¹ 《大紀元時報》：〈客家花帶的傳承〉，2020年10月14日。

² 趙豐：〈草木染的起源〉，載《絲綢3》（浙江：浙江絲綢工學院，1984），頁54-57。

³ 劉佐泉：《「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29。

⁴ 見洪烈招、陳愛強：《香港野花2》（香港：香港郊野之友會，2008）：頁78-79。轉引自阮志：《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麻坑村說起》，頁222-223。

⁵ 葉賜光：《香港西貢及其鄰近地區歌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2012），頁86-90。

⁶ 明愛龍躍頭社區發展計劃編輯小組：《明瓦口：一瞥驚鴻·龍躍頭圍村婆婆的哭嫁拾遺》（香港：明愛龍躍頭社區發展計劃，2019），頁52-55、211。

⁷ 同注5，頁135-144。

⁸ 夏其龍：〈客家人與天主教的相遇〉，載《天主作客鹽田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頁25-35。

⁹ 同注5，頁110。

¹⁰ 賴彬主唱的有關西貢村落的《圍名歌》的聲音版及歌詞收錄在上述增訂本的小冊子及光碟內，由新界鄉議局贈送予公眾人士欣賞。

¹¹ 葉德平、邱逸：《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17），頁40。

¹² 同上，頁42。

¹³ 同一首有關西貢村落的「圍名歌」亦曾收錄在《六約西貢竹枝詞》，但由於西貢六約包括本地人村落如蠔涌及北港等村，而本地語唱出會跟客家語唱出詞語有少許出入，故此書特收錄以客家語唱出的《西貢山歌選》版本，以切合本書深涌客家村的主題。

¹⁴ 討海，原著作「導海」，「討」與「導」客家話同音，意思指「靠海討活」。

¹⁵ 岐嶺下，今作「企嶺下」。

¹⁶ 荔枝庄，即今「荔枝莊」。

¹⁷ 榕樹凹，即今「榕樹澳」。

口述歷史篇

李俊輝村長——「其實我心底裏最希望就是把村保留。」

街渡緩緩駛到深涌，雖然只是半個小時的航程，卻把我們由石屎森林帶到寧靜的鄉郊去。

李俊輝村長和兒子早在深涌碼頭等待我們。村長個子不高，架上太陽墨鏡，一頭白髮也許藏着多少歷練。難得帶着一團城市人遊走自己的故鄉，村長熱情地歡迎我們，沿途也指手劃腳地介紹村裏的一事一物：「這裏以前是球場，有位村民中了馬票，給我們小孩子起了個運動場，你們後生的知道馬票嗎？」

村長邊走邊介紹，很快便把我們帶到他的故居，就是那寫上「1936」的客家民居。「我全名叫李俊輝，英俊的『俊』，他們給我起了洋名 Philip，讀音近似『輝』」，除下了墨鏡的村長，雙眼總是笑咪咪的。六十年代起村民紛紛到海外打工，村長十五歲時也帶着對西方的憧憬，越洋謀生。「去了外國的親戚回鄉，總是西裝骨骨，袋口插着筆，好不威風！」村長離鄉後曾旅居倫敦、加拿大，最後定居紐約，與許多華僑一樣開餐館生意，在當地成家立室。

別看村長個子小，原來之前在美國帶過一隊籃球隊，也參與過足球隊，好動又外向。記得有一次，村長帶我們到村屋後山，爬上梯田去找一個叫薯莨的植物。梯田早已荒廢，長滿了雜草，斜坡又陡峭，要爬上去真的好不容易。村長卻非常靈活地兩三下子便爬了上去，更伸手扶我們年輕的一輩上去。村裏的孩子自小通山跑，樹林處處是遊樂場，村長即使已年邁七十，但爬山對他來說還是輕而易舉。

說到深涌未來的發展，村長也有所感歎：「我們這一代不做就沒有了。」像村長兒子那一代的原居民，其實許多已是移民後代，在外國長大，與眾疏堂表兄弟沒有聯絡，對鄉下的認識也不多，更惶論復村的情意結。縱使村長已定居紐約多年，每逢回港探親時他總要回鄉度假，「這裏空氣清新，晚上也睡得特別好！」生於深涌長於深涌，就是有一種對故鄉的情意結，驅使村長多年來也間中維修村屋。「把村屋裝修得乾淨一點，村民回來也有地方聚首一堂，遊人也有休息的地方。」村長最希望的，是讓更多人認識深涌，了解深涌的歷史，甚或是發展成一個旅遊休閒中心，不要讓美好的故鄉隨時間流逝而被淡忘。



雖然村長不是天主教徒，但自小在公民學校上課，聖經倫理都已耳濡目染，更能夠一字不漏背出「十誡」。「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總相信上面有個『阿公』。所以啊不要做壞事，天在看。」

李國安村長——「以前深涌好靚！現在都成了頹垣敗瓦……」

深涌村口立着一個告示牌，貼上村裏的大小事。縱使村民早已搬離深涌，告示牌卻證明村裏還有活動的氣息。有一張告示告知電訊公司在鋪設更完善的網絡，另一張則是李國安村長興建村屋的申請。

深涌的兩位李村長來自同一位太公，都是烏蛟騰分支後代。兩位村長同年出生，一起在村裏讀書長大，輩份卻差了兩輩，「我要稱李俊輝為叔公」，李國安村長笑說。原來雙原居民村長的情況在新界鄉郊不常見，村長說，那是當年理民府的規定，若村裏多於 500 人，就有多一位村長。

李國安村長沒有移居海外，長大後便搬到九龍學師當裁縫，一直在香港默默耕耘，養妻活兒。1974 年他成家立室，也特意回鄉設婚宴。「那時在『珍廬』外擺了十多圍，每家都搬來檯凳，好不熱鬧！」村長當父親後，經常帶女兒回深涌遊玩，到近年也帶了孫兒來。城市長大的女兒望着爸爸的故鄉，對鄉村生活也有一份憧憬，喜歡這裏悠閒寧靜，風光如畫，也特別喜愛深涌山水煮的餐蛋麵。

村長帶我們到他的祖屋參觀，任職裁縫的他一身牛仔布打扮也格外新潮。比起參觀，其實「探險」更為貼切，因為他在包籬仔的村屋早已倒塌，被草叢包圍，唯獨那比他還要老的石造門楣依然屹立不倒。「前面是客廳，一邊是廁所和灶，而這石牆上面的窗口是我以前睡覺的地方。啊，都倒塌了……」縱然感歎，村長仍能從一片頹垣認出年少時生活的空間。房子百多年前以石頭建成，建築師傅只是簡單地鋪上泥水批盪，現在基本上都爛得無法復修了。因此，他希望向地政署申請，在村裏另一個位置建屋，盼望間中可以與家人回鄉度假，一申請卻等了二十多年。「甚麼改動都不容許，沒有食水供應，就連疏理河道都不批准」，村民沒法子，逼於無奈便把田都賣了。村落基建和人口是「雞與雞蛋」的問題，政府認為人口少而不建設鄉村基建，村民卻認為基建不足才導致人口流失。

「我們對深涌感情深厚，因為我們在這裏長大出世。」村長看着故鄉今天的頹垣敗瓦，村長都只有無奈和婉惜。他希望深涌能夠發展，有經濟，村落才能維持下去，後代才有機會回來尋根。「不發展也只是死路一條，鄉村就會慢慢被淡忘了。」



一身牛仔布打扮的村長帶我們到他的祖屋探險。他最喜愛坐在家門前方的大石，在涓涓溪水旁，乘着涼風，聽着流水聲，心曠神怡。

李桂蓮女士——「我不願意看着家鄉祖屋凋零破落。」

初夏的一個周末，我們有緣在深涌結識了一位村民——李桂蓮女士。李桂蓮女士洋名 Linda，她熱情地讓我們稱她為蓮姐。

我們坐在灣仔圍的村屋外，一邊欣賞着深涌的風景，一邊聊天。蓮姐是一位健談的女士，在與她的聊天時得知，她目前居住在大埔，定期就會回到深涌收拾祖屋和進行維修。近來的周末，只要不是遇上壞天氣，她都會回來深涌打點一下。這天她打算處理樹根亂枝，避免影響祖屋結構。

在深涌通往荔枝莊的路上，有兩座遠離其他村屋、屹立在山坡上的大宅，靠前的一座大宅上刻有「珍廬」，靠後的一座大宅就是蓮姐與她叔叔的祖屋。在得到蓮姐的同意下，我們入內參觀了這座六十年代建成的客家民居。

大宅有三道門，像是分了左、中、右三戶，細問蓮姐才知道這座大宅是她祖輩的親戚建成，從前是一家人一起居住的。「後來我爸那一輩男丁成家立室，便將大宅分成了三戶人家，我爸是長子居於中間，兩旁則住了兩位叔叔的家庭」，蓮姐介紹道。

蓮姐的祖屋保留了不少昔日的農具和生活器具，如「激死蟻」和八仙檯凳。但要說這大宅最特別之處，莫過於當中的工藝和布局。蓮姐說，當年修建祖屋時，她的上海籍姑父特意辭工前來幫忙。大宅運用了「上海批盪」、紙皮石等建材，是香港六十年代常見的建築物料。這大宅的上海批盪，估計就是由這位上海籍的姑父完成的。屋舍的後方是廚房和浴室，從客廳通往廚房是一條貫穿整座大宅的通道，上面是天窗。而客廳的正中央也開了一道正方形的天窗。「這樣室內的空氣才能流通，把室外的空氣帶進來，也使室內空間更為涼快！」這座具有特色的大宅，闡明了鄉村人家的民間智慧，也就是蓮姐在默默守護着的祖屋。

日當正午，蓮姐拿出了她前一天製作的客家茶粿喜板與我們分享。第一次嘗到喜板，覺得味道甜甜的，帶點嚼勁，十分特別，但對於蓮姐而言卻是最日常不過的食品。「現在都買少見少了，懂得做的人也越來越少，這些客家傳統手藝都後繼無人」，蓮姐歎息道。

過去的深涌有過一段移民潮，然而蓮姐未曾移民，而是一直在香港居住。蓮姐目前定居在大埔，這個一直與深涌有着深刻聯繫的地方。「我很喜歡深涌，奈何這裏沒有車路、沒有自來水、沒有公廁，回來住根本上不設實際……」。然而她也不甘讓祖屋凋零破落，跟持有祖屋業權的三戶人家取得授權，負責這座祖屋的定期維護工作。

「我最希望能吸引多些遊人來深涌，那就可更加有力爭取政府投放資源，完善廁所等基本設施」，蓮姐更希望能透過保育深涌和小堂，增加深涌的知名度。看着蓮姐那屹立在山坡上的祖屋，可以想像到如果有一天在這裏居住，早上起牀看出窗外便是遼闊的深涌大草原，遠處眺望深涌碼頭、企嶺下海一帶，實屬良辰美景。



蓮姐祖屋大宅的三道門最近都經過翻新髹油

李鳳貞女士——「我是家中第四代的天主教徒。」

我們在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舉辦了一次介紹深涌的展覽。那一次的展覽，蓮姐帶同了幾位姐妹村民一起參觀，其中一位便是李鳳貞女士——貞姐。

貞姐是一位天主教村民，兒時在深涌的石頭嶼出生成長，十幾歲搬到大埔市區，目前與丈夫定居在屯門。她的家庭從太爺（曾祖父）一代開始受洗成天主教徒。「我的姐姐說，我的太婆（曾祖母）是赤徑的天主教徒，我的太爺娶了她以後便也成了教徒，到了我們這代已是第四代了。」貞姐回憶道。

「印象最深刻的神父就是桑神父，他在深涌很久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帶着張伯一起來。」貞姐回憶起幼年時的教友生活。張伯是桑神父的助手，貞姐說張伯每一次來的時候都會帶着一籮筐的糖果派給小孩吃。「以前很快樂！我們會在張伯面前排隊，拿點糖果吃，拿完了吃完了，就回頭繼續排隊。」貞姐笑着說。

從前深涌沒有神父長期駐留，因此彌撒並不是固定舉行。在沒有彌撒舉辦的時候，天主教村民依舊會在周日聚集在小堂祈禱聚會；而當神父來到深涌的時候，便會熱烈歡迎他，並一起參與彌撒。貞姐幼年時公民學校已經停辦，昔日上課的空間就變成了彌撒結束後，村民聚會聊天的地方。

「有一次中大有一班學生來到了大埔聖堂，問我們有沒有甚麼需要。我說我們想要歌詠團。」喜歡唱歌的貞姐這麼說。當時是七十年代左右，這班中大的學生（應該是天主教同學會成員）協助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成立了第一支歌詠團。貞姐為了表達感謝，便帶了這班學生到她的故鄉深涌遊玩。直到現在貞姐依然熱愛以歌聲讚美上主，目前服務於屯門聖瑪竇宗徒彌撒中心的歌詠團。

作為一位教友村民，深涌的天主堂可以說是帶給了貞姐很多珍貴的回憶。看着如今破落的小堂，貞姐也感到相當可惜。「希望最起碼將教堂維修好，不要像現在這樣屋頂穿了，裏面七零八落。」



貞姐與中大學生在深涌小堂外合影

溫以政神父 ——「我不想小堂荒廢被收回。」

溫以政神父於 1977 至 1997 年在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擔任助理主任司鐸，在大埔服務期間保育了幾間位於吐露港一帶的鄉郊小堂，並定期到鄉村服務及開彌撒，當中的地點包括深涌三王來朝小堂，亦涉足赤徑、大浪、蛋家灣和東平洲。

這天，我們透過當年協助維修小堂的義工與溫神父相約訪談。溫神父雖已年屆九十，仍然精神奕奕地與我們分享早年於鄉郊小堂服務的往事。

七十至八十年代期間，深涌的村民大多已遷到市區或移民謀生，只有教堂圍及灣仔尚餘幾戶教友居住。居於三王來朝小堂旁邊的李伯是其中之一，每逢溫神父到深涌小堂開彌撒及留宿時，李伯都會邀請溫神父一同吃晚飯。「深涌的村民們都很熱心，把我視為家人一樣。」溫神父說。

不單是深涌，其他鄉郊小堂也面對教友日漸減少的問題。溫神父憶述回歸前，英政府說如果小堂沒有教友，就要收回教區的土地。因此溫神父受當年的胡振中主教委託，每星期兩次到鄉郊小堂去服務，並把小堂逐步轉型為公教營地，讓教會團體和教友租用作祈禱、靈修、避靜、度假的場所，延續小堂的功能，深涌三王來朝小堂也是其中之一。溫神父還記得，九十年代時曾有隱修院看中了深涌寧靜的環境，曾計劃把修院遷往深涌。

溫神父當年帶領幾位義工一同到各鄉郊小堂維修及設立營地，由於小堂位置偏遠，由市區搬運物資入村十分不容易，溫神父印象最深刻的是曾與義工由北角搬運八張碌架牀到蛋家灣營地。現時深涌小堂裏昔日的課室空間仍可見到冰箱、桌椅和一些碗碟等，而房間和閣樓仍可見碌架牀，相信是當年營地和神父生活的痕跡。我們將 2021 年拍攝的深涌三王來朝小堂相片給溫神父看，小堂荒廢破落，瓦頂被樹枝壓毀，溫神父慨歎都不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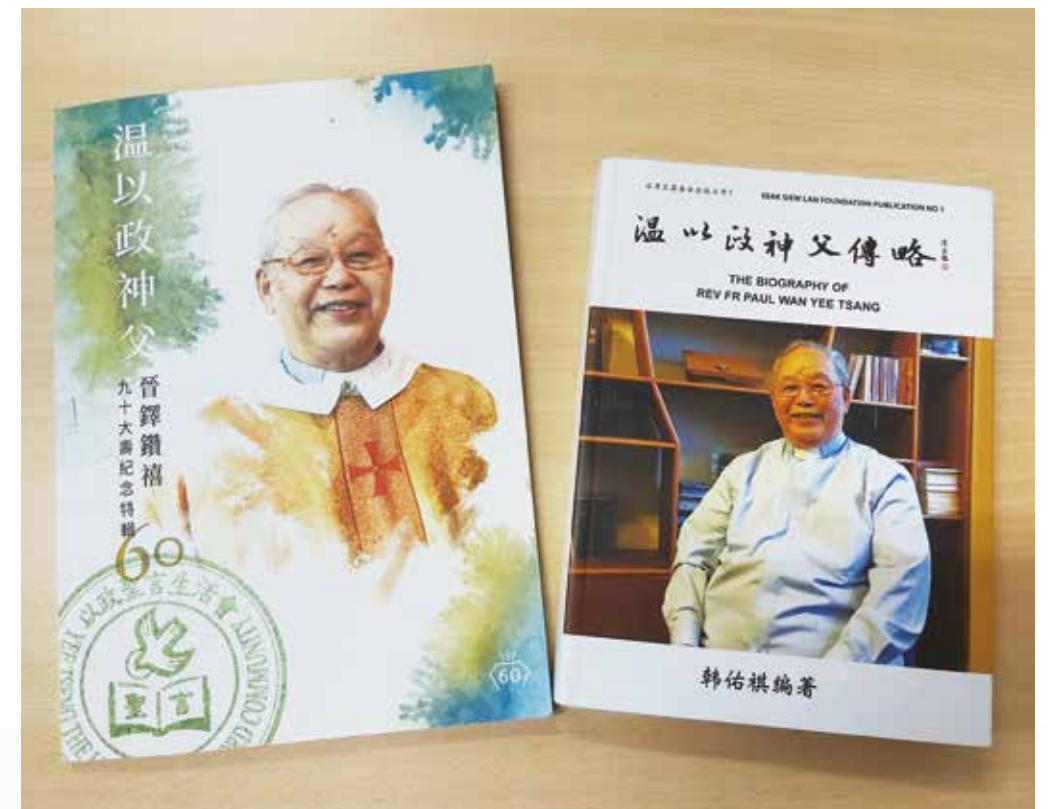
溫神父表示當年保育各鄉村小堂，電費、維修材料費等都是靠籌款而來的，並沒有動用大埔堂區的資金。1989 年，溫神父成立了聖言生活會，當中也有支援保育小堂的經費。溫神父於 1997 年調任後，將鄉郊小堂交回大埔堂區管理，他期望未來教區可繼續推動及支持這些小堂的保育工作，不要讓這些歷史悠久的小堂荒廢。



相信是營地遺留下來的物品



破落的小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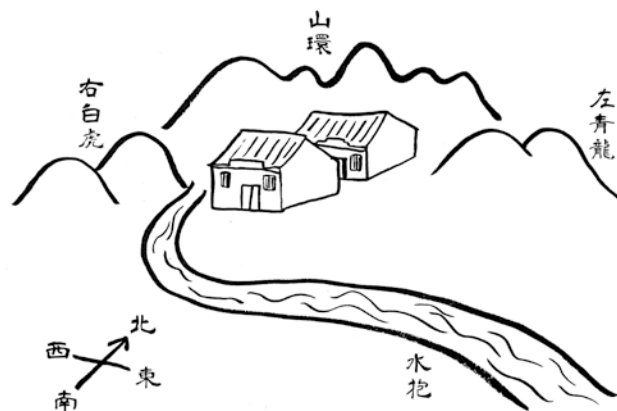
訪問期間，溫神父饋贈兩本書，當中也有提及他在深涌和鄉郊小堂服務的經歷。

第三章 好山好水好風光—豐足的大自然資源

乘坐小輪到深涌碼頭，甫下船便沿着石屎路前往村裏去。山徑綑着海邊而蜿蜒，一邊是山坡密林，一邊是長滿植物的海岸，深涌灣正躲在黃槿樹露兜葉後。沿路經過一條長海堤，原來已有百幾年歷史，一直保護村中土地免受風雨潮汐破壞。海堤後現為沼澤地，長有一撮撮紅樹林，也偶有一羣羣魚兒游過。再沿山徑走幾十步，到達村裏的大草原，無論是空間還是心境，都感到豁然開朗。幾座歷史悠久的村屋背靠連綿的山巒，眺望着綠草如茵的大草原，成了一幅怡神的農村風景畫，自然和諧。若不是看過了航空照片，也難以察覺深涌範圍之廣——原來海堤的另一端也隱藏着已被樹林遮蔽的村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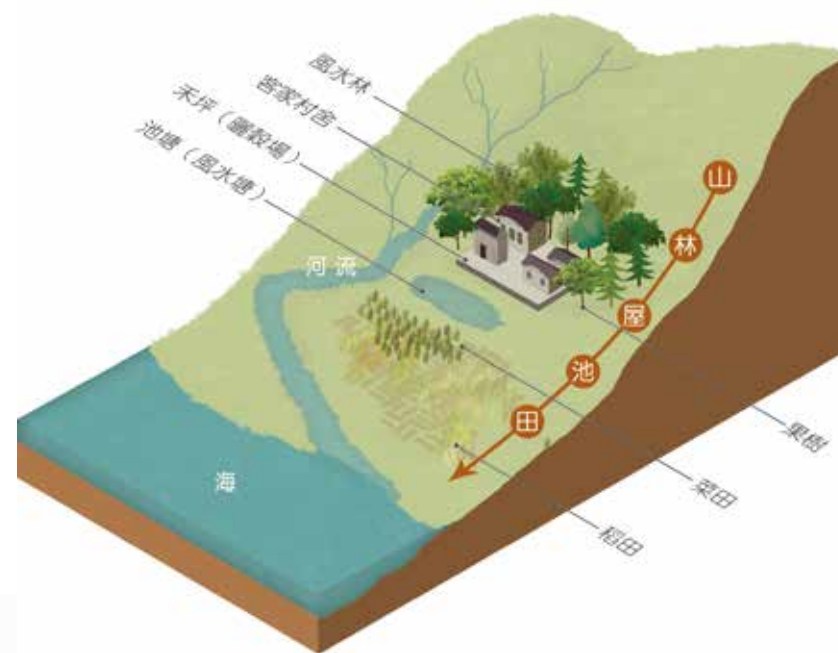
客家風水布局

客家人講求風水，在選址建村時總要找個符合「風水法則」的地點。風水認為「有左青龍，右白虎之勢，坐北向南，山環水抱」，也並非只是迷信之說。從環境科學角度來看，所謂的「風水法則」其實引證了農耕作業地的優勢條件，闡明了農業與環境的關係¹。「青龍」和「白虎」，其實是指農村兩旁的山嘴或山脈，像兩臂般環抱着村落，形成天然的屏障；「坐北向南」是指村後山嶺可擋冬季的北風，同時位於北半球的農地可得到較長的日照，確實是冬暖夏涼的理想設定；而「水抱」是指村前有河溪流過，為農村耕作提供生生不息的水資源。



風水格局示意圖

典型的客家農村設計都是以「山、林、屋、池、田」的順序鋪排²，盡量使用環境條件締造安全舒適亦有利耕作的布局。村舍多依山而建，常位於地勢較高處，能夠一覽農地之餘也免受洪水侵擾。村舍後山坡常見有半月形樹林，稱為「風水林」。風水林作為天然屏障，締造冬暖夏涼的居住環境，山泥傾瀉時樹林也可阻擋洪水和泥沙，保護村舍；經濟效益上，風水林中的木材、山草藥、和林邊的果樹都成了村中重要的經濟作物；而在生態效益上，風水林有多種原生植物，為各種動物提供食物和棲息地，也為環境調節微氣候³。傳統客家屋前通常也設有禾坪，即是曬穀的場地，也是各家各戶聚集活動的地方。理想的村落布局還有池塘和河流，讓山水匯聚，也讓水資源滋養農地，期望菜田和稻田每年都有個好豐收。



典型新界客家農村的布局模式 (圖片參考《深涌：人與環境考察》，頁9。)

深涌人文地景

深涌作為烏蛟騰李氏的落腳地，村民百多年來與大自然環境的互動，成為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深涌地景。深涌的地景也反映了傳統的風水理念和客家村落布局。

深涌的民居分布在農地周圍的五個聚落。雖然不是每一條圍都是「坐北向南」，但可見村舍都是背靠山嶺，有風水林等天然屏障保護。五條聚落當中，只有教堂圍和包籬仔符合坐北向南的座向，背靠小山丘石芽頭遮擋冬天的北風。「山、林、屋、池、田」的排序，在現今保存得最好的灣仔仍清晰可見。客家村屋後長有一片半月形密林，種有樟樹、假蘋婆等原生物種，林邊則有楊桃、龍眼等果樹，都是村民日常生活會利用或進食的植物。村屋前有水泥鋪好的禾坪，從前當然是用作曬穀的空地，現在就成了遊人聚腳休憩和享用膳食的空間。至於屋舍前的深涌大草原，加一點幻想，想像從前的一片稻田，秋天時一條條金黃色的麥穗隨風搖曳。一條河流穿過農地稻田，緩緩流入大海，構成早前所形容的典型客家村落布局。



基圖取自 Google Earth Image © 2021 Terra Metrics

水文地景

深涌原本是深入內陸的一個內灣，三面環山，也是溪流匯聚入海之處，闡明了「山環水抱」之勢。雖有着天然淡水資源，低窪之地卻因受潮水入侵難以耕種。當深涌人口日益增加，耕地不足做成了糧食問題。當時，和神父便鼓勵村民築一條堤壩以分隔海水，使低窪之地也可耕作。

高主教 (Bp. RAIMONDI, Giovanni Timoleone) 在 1875 年探訪西貢半島後，在日誌寫道：「我們乘坐『海星號』到達深涌。在深涌我可以欣賞到和神父前衛的創意！深涌地勢低窪，潮水令一大片土地不宜耕種。和神父鼓勵村民築一條大海堤分隔海水，在這片拯救回來的農地上耕種，足以餵養半條村的人口呢！」⁴

海堤的建成，也改變了天然地貌，河涌入海處的沖積平原現已不復見。鹹淡水交界的紅樹林幾經消失，現在卻因水閘失修海水倒灌而頑強地在海堤後重生。這條由李氏祖先共同興建的海堤，多年來一直保護村裏的農地，擔當着養活村民的重要角色。1874 的一次颱風，破壞了長堤的一大部分，和神父立刻聯同深涌的所有教友，一起重建長堤⁵。至 1948 年，海堤又不幸遭受颱風吹襲而破壞，村民幸獲英政府撥出基金重修。前往深涌村時，一不留神便會錯過村口的「橋閘碑誌」，就是為感謝政府撥款而立的。海堤和水閘記載了農村社區善用環境資源的傳統智慧，體現了人與環境的和諧共存。今天我們觀看這猶存的人文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可想像一下百多年前海堤內的農地，從前村民依賴並善用大自然資源的簡樸生活。

深涌的水資源主要都是依靠山水河溪，為引水灌溉，村民在河流上游興建了一條攔截流水的小壩，客家話稱為「陂頭」。陂頭把河水蓄起，既可以灌溉農作物，也供下游的鄉村飲用⁶。此外，村裏也建有水井，住得遠離河流的村民便依靠水井供水。



深涌海堤



這天海堤後方水位較高，河水推開水閘流出大海。



豎立在村口的「橋閘碑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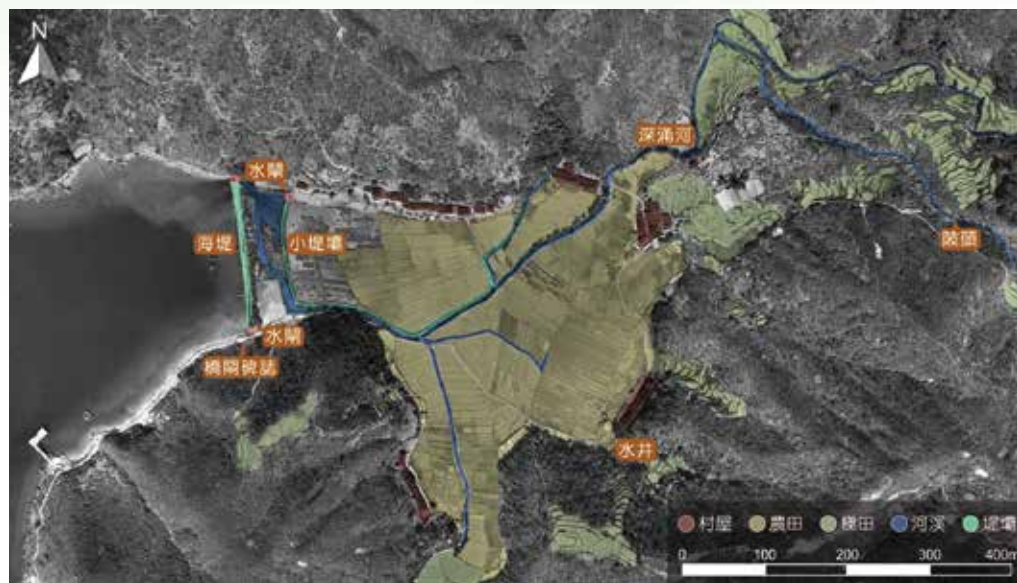
深涌村落的用水全靠河溪供應。可是灣仔的屋舍離主要河溪較遠，故設有一口古井，昔日供村民打水使用。

水閘運作原理



海堤的兩端設有水閘，相信是後期修繕時加置。水閘設計簡單，在海堤的排水口上掛上木閘的圓軸，令木閘隨潮水可開可掩。當遇上潮漲，木閘會緊閉，不讓鹹水輕易流進農地；遇上山洪暴雨河水泛濫之時，木閘則被河水推開，緩緩流入大海。

兩條堤壘間形成了一個小水塘，成為孩子們消暑暢泳的空間。水閘開啟時也將魚蝦帶進這小水塘，讓村民間中捉來烹煮海鮮佳餚。



深涌昔日的水文和農業地景。從 1963 年的航空照片可清楚看見，海堤後方有一條小堤壩，為保護農地設下第二道防線。

（參考資料：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基圖取自：數碼航空照片 no.1963_9301（節錄），香港地政總署測繪處。）

農業地景

海堤後方形成一大片低窪耕地，一道河溪在中央流過滋養稻田，引證了風水學說中的「水抱」。從航空照片可見，農地劃分成一格一格的小塊，有田壩區分着。田地的劃分傳聞是按照家族的輩份，大房分得較多地，晚房就得最少。每戶的農地分散，東一塊西一塊，只能靠記憶牢牢記着耕地位置，也少不免出現爭地情況。



從前用作綁牛的石柱，牛會吃柱旁的桔樹葉。

客家人遷入香港時，最肥沃的農地已被本地農民佔有，因此只能散居於各貧瘠的地帶，在山坡開闢田地務農。深涌村民也開墾輦地（客家語，即粵語「梯田」），形成一級一級的梯田。梯田就地取材而建，在深涌我們還能隱約看見台階以石壘砌成，可能都是利用山坡打來的石頭。梯田亦是農民傳統智慧設計之一，既能擴大耕地範圍，解決糧食問題，也是提高資源使用率的技術。水和養份從高處向下流，經過一層的吸收再滲落下一層，讓水資源被充分利用。夷為台階的山坡也能減少水土流失和侵蝕，避免了山泥傾瀉的風險⁷。



灣仔圍後方的梯田

歷史照片記錄了深涌梯田之廣，向南延伸到黃地峒，東面則一直延伸到蛇石坳。可惜村民棄耕離鄉後，樹林的生長演替早已把梯田遮蔽。唯獨灣仔村屋旁的果樹園仍可清晰看見梯田遺址，爬上後山也能若隱若現看見石壘遺跡。

農民多年來積累的耕作經驗，看透天文地理，農作物的分布也隨地勢而定。低窪農地偶有海水倒灌，土壤鹽份高，不適合種蔬菜，也種不了果樹。於是村民在低地都種禾，能適應海水淡水，也能為內陸農作物作緩衝。在地勢較高的農地，村民便可耕種蔬果，也可牧養家禽牲畜。至於開拓梯田的輦地，土壤較乾旱，適合種上蕃薯、薯莢等。每一種農作物都各按其類，按着環境因素有特定的耕種位置，反映了農民與環境互動的傳統智慧。



農作物分布示意圖

深涌的生境多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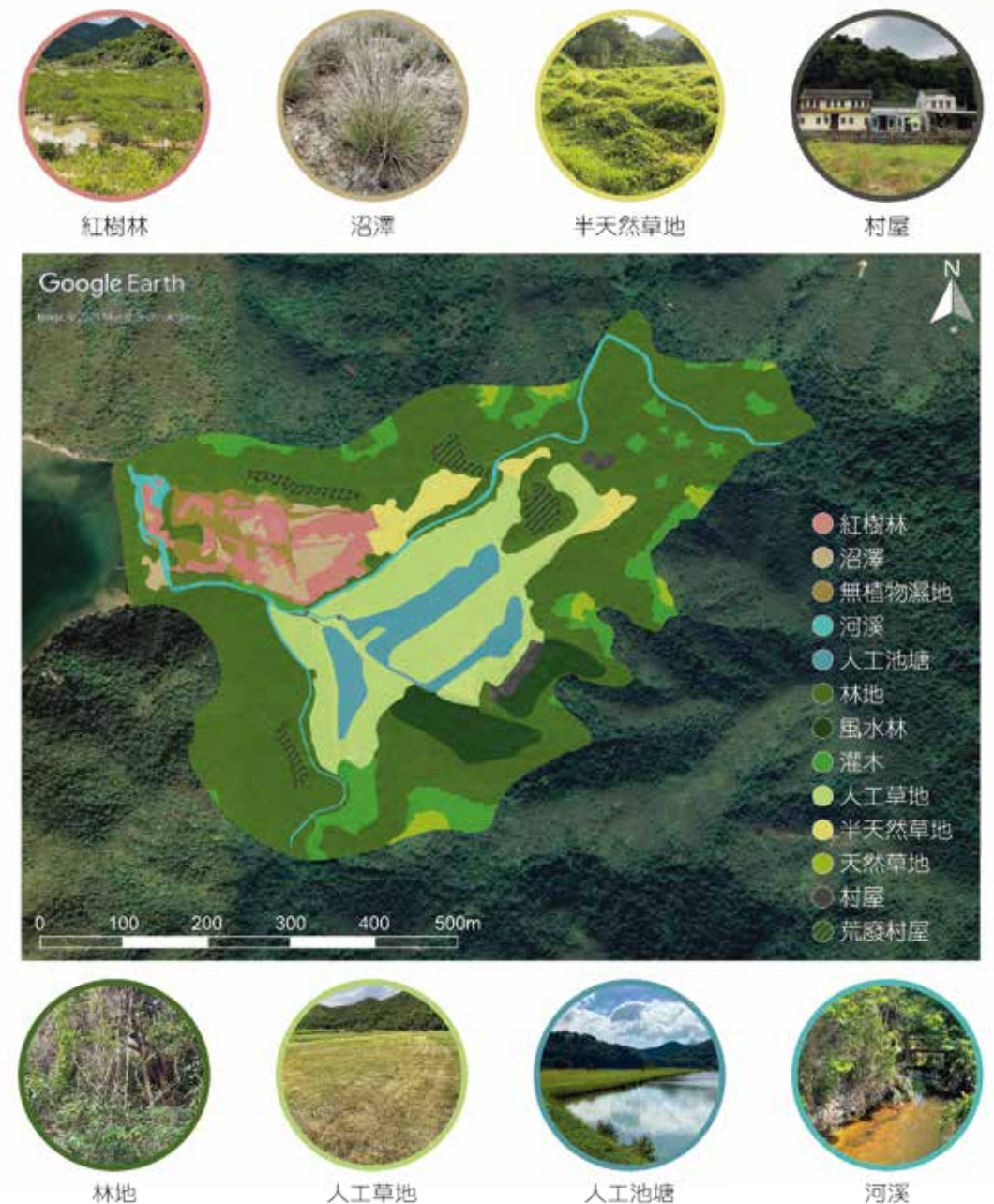
生境是指動植物賴以生存繁衍的空間環境。每個生境是由生物和非生物因子，包括地質、植被等組成，形成特定的生態環境。深涌生境多樣性豐富，主要生境包括：溪流、沼澤、紅樹林、草地、林地和風水林，孕育出豐富的物種，亦是不少南遷香港渡寒鳥類及蝴蝶的落腳處。深涌亦隱藏着一些罕見或者香港特有品種。漁農自然護理署於 2004 年將深涌納入新自然保育政策下 12 個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之一⁸，當中更包含了一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深涌的**河溪**由環繞的山脈匯聚而成。河溪下游坡度平坦，水流緩慢，水質清澈，孕育了不少魚蟹。細心留意河流，可見一羣羣的小魚在暢泳，小蟹也從蟹洞探出來打招呼。南面的一條河溪被漁農自然護理署界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

深涌沿岸的**潮間帶**受潮汐漲退而形成不一樣的景色。大潮退時，水底的流紋岩石探出頭來，形成一條沿岸的沙石步道。生長在潮間帶的多是頑強的紅樹植物，耐旱又耐鹽，也可幫忙防風、定沙、防潮。黃槿樹和露兜樹都是郊野常見的海岸植物，生性強健，生長速度快。一旦遇上潮漲，大浪拍來浸過水泥步道，也浸過了海岸植物的莖部，稍微孱弱的植物也真的不易生存。

昔日的稻田棄耕後，農田變得雜草叢生。地勢低窪而地下水位高，形成**沼澤**地。沼澤地長有草本植物，也有明顯生物活動的痕跡：例如穴棲動物活動造成的地洞和甲殼類動物等出沒。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基圖取自 Google Earth Image © 2021 Terra Metrics。

林地植物

蒲桃



屬桃金娘科的外來植物，常見於香港的村邊，也喜歡生在河邊濕地。花期為3-4月，果期5-6月，果實可食用。

香港大沙葉



香港原生植物，生於林地，於1850年被一位美國人發現，並於1934年命名。受法例保護，不可隨意採摘及管有。

薯蕷



多年生藤本植物。卵形塊莖一般生長在表土層，外皮黑褐色，凹凸不平。薯蕷既是天然染料，也有活血等藥用價值。

青果榕



香港原生植物，屬桑科。葉大，花果期為3-12月，結果時樹幹上長滿薄花苞果，也可食用。

紅樹林植物

桐花樹



常綠原生品種，是香港常見的紅樹林，以胎生苗形式繁殖。葉有鹽腺，排出多餘鹽份，在岸邊也有防風防浪的作用。

木槿



本地原生品種，以胎生苗形式繁殖，果實像綠色雪茄。含有很高的丹寧酸，因此顏色偏紅，也可提取成染料。

秋茄



同樣是以胎生苗形式繁殖，果實掉下掉進泥土繁殖，或是隨水漂流到別處落地生根。因果實形狀似筆，又名水筆仔。

國欖



是香港唯一不是樹狀的真紅樹，為動物提供食物及棲息地。亦可減少土壤鹽分、防止土壤流失，為海岸防風定沙。

風水林植物

紫玉盤



香港原生植物，花期為3-8月，花大而呈紫紅色，明顯易見。紫玉盤有藥用價值，也是鳳蝶的寄主植物。

九節



香港原生常綠灌木，亦常見於風水林，又名山大力。枝條有許多明顯的節，秋冬季結出紅色漿果，其枝葉可以入藥。

假蘋婆



常綠喬木，花期4-6月，但花細小不顯眼；果初成為黃色，成熟時成鮮紅色，裂開露出黑色種子，十分顯眼。

錫葉藤



葉質粗糙程度媲美砂紙，可用來磨錫器、煲珠、膠子等，因而命名。昔日農民會把它當作「百潔布」使用。

沼澤植物

飄拂草屬



分布於溫帶地區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屬蕨草科。

南方酸蓬



香港原生植物，屬蕨科。生於海灘沙地、紅樹林邊緣等地，常成片叢生。

露兜樹



因果實形狀相似，又名假菠蘿。常長於海岸邊，氣根能抓緊泥土，防風定沙。以前小孩以露兜葉搗成小籠飼養蜘蛛。

黃槿



常綠類紅樹植物，是華南地區原生樹木。常見於郊外的海邊，生性強健、耐鹽、耐旱，也可作防風定沙之用。

藥用植物

金毛狗脊



生長於陰暗潮濕的地方，是多年生樹蕨。把其根莖上的絨毛擠壓在傷口上，可用來止血。另外也可治風濕、關節痛。

毛果算盤子



又名「漆大姑」。秋季可收集樹葉，曬乾備用，用來治療皮膚敏感；樹根則全年可採集，用作醫治腸炎、痢疾。

鴨腳木



香港原生植物，廿四味成份之一。花期在冬天。藥用價值高，可幫助清熱、解毒、治感冒發熱等徵狀。

排錢草



香港原生植物，因長相像一排排的錢幣而命名。排錢草全株也可以入藥，可內服外用舒緩感冒發熱、風濕疼痛等徵狀。

入侵性植物

鬼針草



鬼針草許多別名，如咸豐草、黏人草等，客家稱之為蜈蚣草。果實具有倒刺，易依附在人畜身上，而傳播至遠處。

馬纓丹



花朵色彩豐富，差不多全年開花，吸引蝴蝶等昆蟲。但有濃烈氣味，所以又名臭草。馬纓丹常入侵郊區的荒廢農地。

薇甘菊



屬外來的攀緣藤本植物，生長迅速，覆蓋其他植物，阻礙它們生長。還會產生生物化學物質，抑制其他植物生長。

五爪金龍



是多年生纏繞草本植物，攀附在其他植物或建築物上，生命力極強，可大量繁殖。它的攀援掌狀五指，宛如金龍抓爪。

果樹

桔



芸香科植物，是熱帶和亞熱帶的常綠果樹。花期為4-5月，果期10-12月。桔樹也是許多蝴蝶的寄主植物。

番石榴



由熱帶地區引入的品種，而外觀跟石榴相似，因而叫「番」石榴。成熟的果實味道香甜，也是很好的保健食品。

黃皮



郊野公園常見的芸香科植物，是常綠亞熱帶果樹之一，屬外來品種。黃皮4-5月開花，7-8月結果。

龍眼



客家村落常見的果樹之一。花期為5-6月，可被採製成花圈；果期為7-8月，是秋季常吃的水果之一。

鳥類

牛背鷺



嘴黃色、頸長而彎曲、腳黑色。以昆蟲為主食，與牛為互利共生的關係，經常出現在水牛的背上，因而得名。

池鷺



體型較小，羽毛一般呈褐色，在繁殖期會換成顏色鮮豔的繁殖羽。池鷺主要捕食小魚蝦，也會捕食小昆蟲。

鵲鴝



兩性毛色相異，雄鳥背部黑色，腹部是前黑後白。雌鳥則是灰白或褐色夾雜。牠們會食蠅蛆、蠅蟲、白蟻等害蟲。

黑領棕鳥



頸白色、有黃色眼圈、深褐色翼。常見於草地、田野等寬闊低地。牠們會以穀物、漿果、昆蟲、蚯蚓等作為食物。

蝴蝶

咖灰蝶



屬於非常罕見和受保育關注的物種。體型細小，雌蝶翅為灰白色，帶有藍色光澤。

蛇眼蛺蝶



翅褐色，有褐色斑點和黑色大眼斑，眼斑外圍有褐色粗眼線。常在荒地、濕地和草原出現，全年可見。

袖弄蝶



翅黑褐色，表面有小白點，體型細小但身軀短胖。它出沒於多種生境，如林地、草地和農耕地等。

藍點紫斑蝶



翅黑褐色帶白色斑點。在陽光照射下會反射金屬藍色的光澤，十分迷人。飛行速度極慢，常在花叢和原野出沒。



海堤內的低地出現了一片**紅樹林**。因水閘失修，海水從閘旁湧入海堤後，形成一鹹淡水交界的區域。受水文地理影響，深涌的紅樹林範圍不大，物種的傳播繁殖受海堤和水流所限，但也可以發現到最少四種的真紅樹品種：木欖、鹵蕨、秋茄和桐花樹。真紅樹在變幻莫測的環境長大，時潮時乾，時鹹時淡，時有氧氣時沒有，紅樹都需要獨特的生理特徵去適應嚴峻環境，例如樹葉有排出鹽份的鹽腺，也有氣根促進氣體交換。紅樹林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態系統，為無脊椎動物等提供食物，也為魚蟹提供棲息地。

深涌中央的位置是一片大草原。草原從前是稻田耕地，耕地凋荒後成了本港一處重要的淡水濕地。九十年代被發展商收購後，經改造成為高爾夫球場**人工草地**，也建有**人工池塘**和沙池。草地定期有村民剪草打理，可是始終經人工改造，草短及品種單一，生物多樣性低。人工草地周邊有些**半天然草地**，沒有人恆常打理，草生得較高也較密。

環繞着深涌三邊的是**林地**和**風水林**。深涌的林地結構成熟複雜，由喬木灌木組成。近三十年來村落人跡罕見，林地自然地演替，生物多樣性高。昔日村民依靠天然資源生活，在深涌林地可見多種具藥用價值的植物，還有薯莨、錫葉藤等都與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林地外圍也種有各種果樹，如桔樹、黃皮、番石榴等。而風水林則是百多年來保留下來的靠山屏障，村民因篤信傳統風水智慧而不會隨便砍伐風水林內的樹木⁹。深涌的風水林保存原好，樹木高而密，更孕育了許多本地原生品種，亦為鳥類和動物提供棲息地，具重要生態價值。

轉變中的深涌景觀



六十年代以前，深涌村民仍然以務農維生，農地以水稻田為主。六十年代起農業逐漸式微，深涌村民陸續移居市區或到海外謀生，留下大片荒廢農地。自此深涌的景觀起了很大的變化：人煙稀少的鄉郊反而滋養了大自然，昔日的農田都變成了沼澤濕地。根據生態學家 1996 年進行的濕地調查，深涌的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當中亦包含十分罕見的濕地魚類及無脊椎動物物種。根據物種的罕有度和多樣性，深涌被評為五大最優良的濕地之一，魚類豐富程度更在眾濕地中奪冠¹⁰。

直至九十年代，深涌的農地陸續被發展商收購，一大片淡水沼澤被移除，變為乾地。一大片農地更被鋪上草皮，發展商有意改為高爾夫球場。後來因城規會不容許農業地帶作高爾夫球場用途，草地便一直維持至今，成為今天我們看見的大草原景觀。雖然大草地備受遊人喜愛，觀賞價值高，但在生態角度上價值卻較低。土地的改動也犧牲了原來的動植物棲息地，有些罕有物種已失去蹤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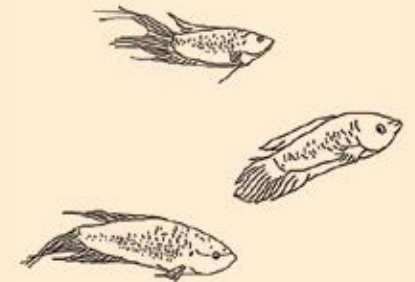
生物多樣性越高的地方，抵抗外來干擾及自我復修的能力越高，生態價值也越高。可是荒廢的生境在自然演替下，入侵性植物大量繁殖，對其他物種構成威脅。例如：攀緣藤本植物薇甘菊 (*Mikania micrantha*)，是外來的入侵物種，生命力及繁殖力極強，能夠迅速纏繞在建築物或者其他植物上。深涌的山坡、風水林和廢棄村舍都可見薇甘菊的入侵，破壞了建築物結構，清理也是非常棘手。在新界常見的入侵性植物，除了薇甘菊外，還有五爪金龍、無根藤及菟絲子等¹¹。因此要好好保育大自然環境，很多時候不是任其荒廢，物競天擇，而是需要一定的生境管理，以確保生態平衡和多樣性。



香港鬥魚

香港鬥魚 (*Macropodus hongkongensis*)，是唯一以「香港」命名的淡水魚，於2002年由德國魚類學者鑑定為新品種而正式命名¹²。深涌曾是全球最大的香港鬥魚棲息地，在發展商有意將部分土地擬建為高爾夫球場時，嘉道理農場和漁護署把香港鬥魚種羣遷移到保護區，以確保牠們安全。

香港鬥魚通常棲息在淡水濕地和水流緩慢的河溪，喜歡水生植物豐富的生境。有着「鬥魚」這名字，牠們果然鬥志過人，也非常好鬥。牠們擁有輔助呼吸器官，因此能夠在水面上呼吸，在低氧量的淺水區也能生存。遇上入侵者，特別是要保護初生魚卵時，牠們便築起戰鬥格，張開全身魚鰭嚇唬對方¹³。



現時香港鬥魚種羣分布廣泛，出沒於新界北面、大埔及西貢等地，在中國南部亦可找到，野生種羣並未受到重大的威脅。

¹ 楊錦泉、鍾智遠：《深涌：人與環境考察》（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2021），頁11。

² 同上，頁9。

³ 葉國樑、魏遠娥、葉彥、廖家業、黎存志：《風水林》（香港：郊野公園之友會、漁農自然護理署、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0），頁15。

⁴ TICOZZI, S.,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8, (Hong Kong: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pp.130-131.

⁵ 同上。

⁶ 《文匯報》：〈大陂頭〉，2002年5月14日。

⁷ FAO, *Watershed management field manual Slope treatment measures and practices*, FAO CONSERVATION GUIDE 13/3,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88), pp. 37.

⁸ 漁農自然護理署：〈新自然保育政策〉，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nncp/con_nncp.html。（瀏覽日期：2021年8月12日）

⁹ 葉國樑、魏遠娥、葉彥、廖家業、黎存志：《風水林》（香港：郊野公園之友會、漁農自然護理署、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0），頁8。

¹⁰ DUDGEON, D. and CHAN, E. W. C., *Ecological Study of Freshwater Wetland Habita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1996).

¹¹ 同注1，頁24。

¹² 延陵科學綜合室：〈香港鬥魚 (*Macropodus hongkongensis* Freyhof & Herder, 2002) 與深涌濕地〉，<http://www.ngensis.com/HKPF/hkpf.htm>。（瀏覽日期：2021年8月27日）

¹³ 《明報》：〈香港鬥魚比武招親嘔泡護孩〉，2019年9月17日。

第四章 尺椽片瓦—融入大自然的建築

客家人是遷徙的族羣，擇居的地方都是比較偏遠的鄉郊地區。因此，客家人會聚族而居，團結宗族成員的社會關係，各成員互相幫助，讓宗族得以自給自足地生存和發展¹。而民居的建造依據當地的氣候、地形、本地的建築材料等，配合生活的需要，透過族羣的經驗傳承和實踐而建成，可謂民間智慧的結晶²。

李氏於深涌建立了五個聚居點，現屆村長稱之為「一條村，五條圍」，此五條圍的選址位於近山腳的平坦地方，背有靠山之好風水，前方是河流和農田，房屋建於地勢較高的位置，以免暴風雨時受洪水侵擾。雖然稱為「圍」，但深涌未有如其他新界圍村般，設有圍牆、圍樓保護，各圍的房屋只是按地形一間間相鄰建成，但於建築設計上仍可看到客家民居的傳統格局，而建築物料上也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現時深涌的村屋大多是五十至六十年代重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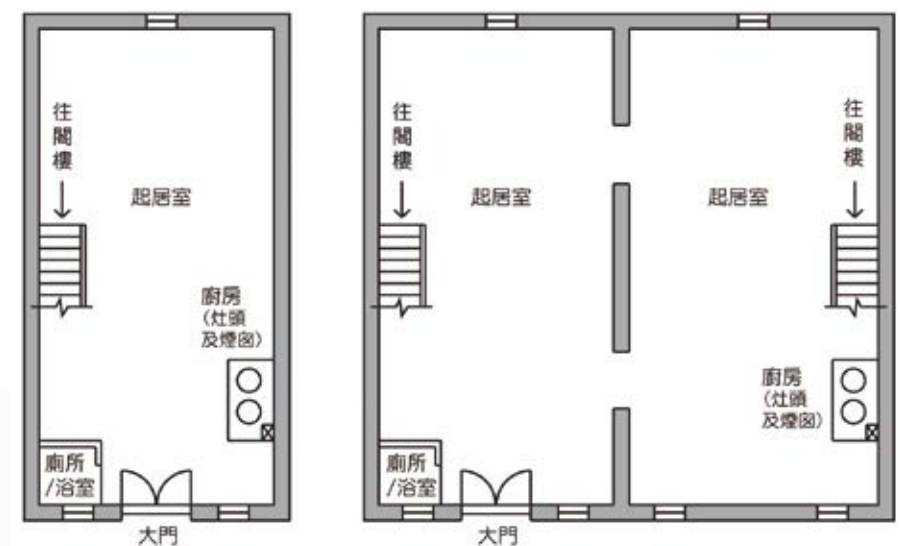
灣仔的村屋位處高台上，背有靠山；設計簡單實用，地下的窗戶通常較二樓的少，以作防禦。部分屋舍正面頂部刻着建屋的年份。

建築特色

客家民居以簡單實用的方式配合環境而興建，因應南方較炎熱、潮濕的氣候，民居的遮陽、隔熱、通風功能尤為重要³。深涌的村屋常見是窄長形，採用小開間、大進深的設計，牆身亦較厚，可隔熱令室內較為涼快。

客家屋舍的屋頂是「硬山式」，設計簡單、樸素，屋頂只有前後兩面坡，以木樑作支撐，並以「仰合瓦」鋪砌。客家瓦頂安裝時不需要使用黏合劑，只是靠密集鋪砌瓦片的重量去固定。瓦片簡單而經濟實用，防雨又透氣，一仰一合讓每家每戶有個瓦頂遮頭。屋舍普遍沒有奢華的裝飾，只運用簡單的顏色和線條圖案作點綴，有些屋舍正面頂部刻有建屋的年份。

從大門進入屋舍，通常右邊是廚房，建有灶頭及煙囪，左邊是以矮牆圍成的廁所及浴室空間，中間是起居室，並常見以木材搭建的樓梯及閣樓，作為寢室或儲物用途。大門口下角有個讓貓狗進出的小洞口，是客家村屋的特色。屋前的平地昔日是曬穀場，也是村民過節時一起聚會、慶祝的地方；屋後有時可見到一些小型的房舍，有些村民會用作儲物，有些則是昔日飼養牲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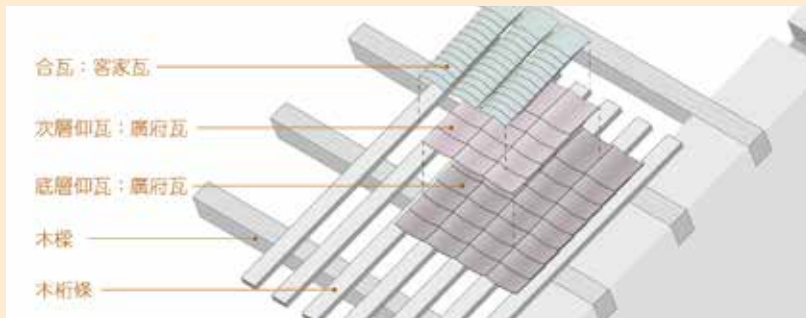
傳統客家民居室內布局

昔日鄉郊地方常有盜賊出沒，因此客家屋舍的建築上，特別注重防禦。屋舍正門常以粗重木板造成，有金屬門環，門後有木門。地下的窗戶通常較二樓的少，以防盜賊從地下門窗爬入。有些屋舍的防禦設計更為森嚴，很可能是家裏經濟環境較佳，窗前會裝上堅固的鐵枝，更預留窗孔以抵抗盜賊⁴。



教堂圍的村屋窗前裝有鐵枝，更預留窗孔以抵抗盜賊。

仰合瓦



- 傳統客家鋪瓦方式，是利用板瓦鋪設，稱為仰合瓦。
 - 弧度向上為仰，向下為合，另外因像微笑和哭泣時的嘴角，又被稱為哭笑瓦。
 - 疊仰瓦的時候一般將瓦片七成重疊，留下三成在外，俗稱「疊七留三」。
- 仰瓦一般會鋪疊上下兩層，然後於兩行仰瓦之上密集地鋪上合瓦，防水又透氣。

建築物料

深涌村民善用大自然的資源，以就地取材的理念來建房子，而礙於交通不便，運輸建材在今天或是以前都涉及昂貴開支，就地取材亦可以節省成本。

深涌的五條圍當中，有一條命為「石頭峴」。「峴」在客家話中解作小山峻嶺，而這座小山丘的而且確出產很多石材。從前村民會從長樂縣（即現今五華）聘請石工來打石，以取石材建屋。在包籬仔的村屋，我們可從剝落的牆身窺探物料構造，房子以石塊疊砌，再在外面鋪上高黏性的土壤作批盪。

從前村民還會利用生土建築，把泥土、黏土、細砂、礫石等材料放進以木製成的模具內壓成土磚，疊砌土磚後再於牆面加上批盪，這種建築方法較為經濟便宜、施工簡易，但穩固度較低，也較易風化⁵。

有些村屋以青磚或麻石建造門框，這些都是比較昂貴和質量高的物料，需要經船運輸至深涌，估計是經濟環境較好的村民才能負擔，並只於建築上局部使用，而個別的村屋可看到紙皮石、上海批盪等於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建材，也有用上鋼筋水泥，由這些建築物料我們可了解到建屋的年代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

隨着村民遷離，好些村屋被樹枝壓毀屋頂，又或被入侵性植物纏繞，然而運輸不便，即使村民想維修祖屋也需花費大量的心力和財政成本。現時只有灣仔和石頭峴的村屋保存得相對完好。



深涌村民就地取材，以石材、黏土建屋。



從剝落的牆身窺探到，此房屋的門框以青磚建造，牆身以土磚築砌。



村屋被入侵性植物纏繞，內部被樹枝壓毀屋頂，復修工程並不簡單。

村落裏的標誌性建築

深涌村落由五條圍組成，共有民居超過 80 間。村落中在不同年代各有一些標誌性建築，擔當着提供教育、宗教、服務社區的場所。



村落標誌性建築的位置

廳下

地政總署八十年代測繪深涌的地圖上⁶，有一處所標示了「祠堂」。由於李氏分支仍保留回烏蛟騰祠堂參拜的習俗，亦不能在外地另建祠堂；地圖所標示的所謂「祠堂」，從村長訪問得知，原來是一所類似永別亭的場所，是先人離世後暫存遺體的停屍間，客家人稱之為「廳下」。村民會在廳下進行打齋等儀式，待屍官來接收遺體。

深涌灣「舖仔」

以前深涌的經濟重心位於深涌灣海堤末端的「舖仔」一帶。村裏最旺盛的時候，人口達五、六百人，還有幾百戶艇家停靠在深涌灣避風雨，好不熱鬧。舖仔設立在海堤末端，起初就是為方便與艇戶做交易。舖仔提供日常用品，也售賣村民的農作物。過年過節時，舖仔也成為了村民的聚腳地，一起打麻將迎接新一年。其中一間舖仔由李俊輝村長的伯父經營，另一間則屬於叔公的。五十年代末在深涌學校落成前，舖仔改營為村民自辦的私立學校，為非教友子弟提供另外的教育選擇。



舖仔的遺址可見石造地台，現已長滿樹及雜草。

三王來朝小堂 / 公民學校

十九世紀末傳教士來到深涌，設立了天主教小堂，讓信眾有參與彌撒的特定空間，非教友也會在教會節日時到聖堂一同慶祝。後來神父在小堂裏開辦學校，讓教友或是非教友的孩子都有讀書機會。小堂前的空地也是村民的表演舞台，年青人閒時排練才藝表演，綵排好便邀請村民來看一齣話劇。隨着村民離鄉別井，公民學校在六十年代已停用，小堂後來曾活用為青年營地，及在九十年代也荒廢了。或許未來經過復修後，三王來朝小堂可以重現一番姿采。

深涌學校

深涌學校於 1959 年獲政府資助興建，使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大門中間的拱形金屬牌匾上鑄有深涌學校四字。深涌學校的面積比公民學校大，有兩個教室，一個教員室，所能容納的學生也更多，甚至附近村落的學童也會到深涌學校上課，如榕樹澳每天也有十幾人浩浩蕩蕩走山路來上課。校舍外附設一個操場供學生使用，從前設有籃球架。政府也定期會聘人帶來柴油發電機和放映機，在操場放映電影，讓村民一起觀看。



深涌學校內課室一隅

深涌碼頭和避雨亭

深涌碼頭建於 1962 年，位於企嶺下海一個較為開揚且水淺的位置，是一個以鋼筋混凝土建成的曲尺形開放式碼頭⁷。隨着深涌碼頭的落成，岸邊興建了一所石造建築物，牌匾題有「深涌避雨亭」，還隱約可見刻上了建築年份「乙巳年仲夏」，即 1965 年。由於碼頭距離村落有一段路程，村民可在此存放貨物和避雨。如今，避雨亭已經空置，擺放了一些雜物，牆上滿是塗鴉。



避雨亭

深涌碼頭服務鄰近村民和旅客超過半世紀，從前有渡輪來回大埔滘，如今則改為馬料水碼頭。碼頭見證了每天的潮起潮落，船來船往，結構出現老化問題。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開展了碼頭改善工程研究，預計在 2022 至 2024 年間興建全新的深涌碼頭。



深涌碼頭現況

深涌農莊

深涌農莊位於灣仔圍李俊輝村長的祖屋，多年來幾經修葺，牌匾卻由 1936 年保存至今。房屋兩層高，正面有三開間，規模相對較大，屋頂以傳統客家瓦頂方式鋪砌。深涌九十年代已人去樓空，反而成了旅客的郊遊地。村民先在祖屋經營茶水檔，後來更開始炮製傳統客家小菜，讓遊人大快朵頤。深涌其餘四圍的民居大多日久失修，有的被藤蔓纏繞，有的已成頹垣敗瓦。村長把深涌農莊修葺得整潔，提供村民一個回到深涌敘舊懷緬故鄉的聚腳地，與兒時玩伴在這裏坐上半天，談笑風生。



深涌農莊是遊人和村民的聚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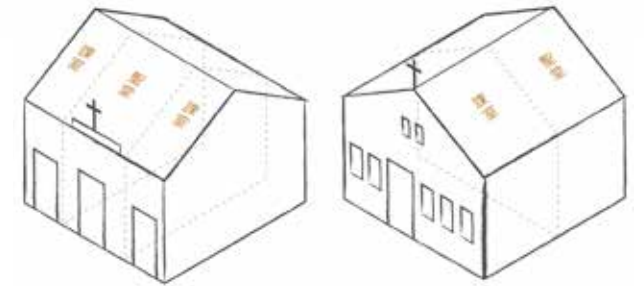
三王來朝小堂

深涌三王來朝小堂是昔日村民祈禱聚會、舉行感恩祭的地方，也是天主教傳教士向村民福傳的中心點。小堂初建於 1879 年⁸，隨着戰後人口增長，加上原來的小堂殘舊破損，天主堂和公民學校於 1956 年原址重建。兩代的小堂皆與其他村屋一樣，背靠山面向農田，與大自然和諧協調。

現時小堂的房頂方向跟昔日小堂不同。按重建前後的航空照片⁹以及兩位村長的回憶，初建小堂的金字瓦頂是前後兩面坡，像客家屋舍的模樣，三間一欄屋，

中間是設有祭台的聖堂，兩旁是公民學校的課室。神父辦學是為了讓適齡兒童得以接受教育。學生放學就在屋外空地排隊、點名。

在 1956 年 5 月 23 日，時任主教白英奇親臨深涌，為重建的小堂舉行祝聖典禮及公民學校的開幕典禮¹⁰。重建後的小堂以在地石材及鋼筋混凝土搭建，金字瓦頂是左右兩面坡，正門開在尖頂下方，模樣較像西式小屋形。小堂屋頂採用木樑結構，並用廣府瓦、客家瓦片以「仰合瓦」的方式鋪設而成，配合周邊的鄉村建築。小堂設計以簡約和實用為主，未有太多裝飾。屋頂正中矗立着混凝土鋼筋製十字架，可如今只剩下斷柱。



三王來朝小堂初建成的模樣 1956 年重建後的三王來朝小堂

小堂建築正面刻有「天主堂」和「公民學校」，其中「公民學校」校名由當時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校長陳本照所題。「天主堂」下方有一個從前放置銅鐘的洞，當鐘聲一響，村民便紛紛準備前往小堂參與彌撒。銅鐘現在安置在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內。



深涌三王來朝小堂於 1956 年重建（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¹¹



三王來朝小堂的室內布局

重建後的小堂建築內部主要分為前後兩大空間。進入正門首先是公民學校的課室，與通往後室小堂的通道有一幅牆壁分隔，課室一邊裝上黑板。通道另一邊有兩個小房間，分別是教務室和通往閣樓的樓梯間。閣樓是從前神父休息的地方。位處後室是聖堂，設有祭台，是神父主持彌撒的地方。

在小堂的主建築後方，有一棟單層小型建築物，用作廚房。廚房內有兩個鐵欄窗戶，窗下設有爐灶。

現存的三王來朝小堂重建於 1956 年，保留了 1960 年代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前的特色。「梵二」以前，祭台是靠着牆建成，神父和教友均一起面向教堂末端靠牆的祭台，舉行彌撒聖祭。祭台比小堂中殿高一級，兩旁有聖體欄作分隔，信友領聖體時會跪在聖體欄前「跪領」，以示恭敬。根據歷史照片，左邊的聖體欄曾裝上中間設有紗網窗口的屏風，是教友向神父辦告解的地方。

小堂內的祭台立面刻有深紅色圓形外圈，圈內有金黃色的花蕾形十字架（Budded Cross），作為疊置其上的深紅色拉丁十字架（Latin Cross）的鑲邊。祭台上有兩層台階，擺放花瓶和燭台，中間放置着木製的聖體櫃，可惜早已遺失。祭台兩側各有一個內陷的空格，右邊的空格較細，用來放置禮儀用的酒水，而左邊的是洞開通往地面的「聖井」，昔日神父把使用過的聖水倒入聖井。

祭台上方牆壁掛上了十字架苦像。十字架上掛有三幅畫，中間為三王來朝聖像畫，左方為聖母聖心畫像，右方為耶穌聖心畫像¹²。另外，聖堂內兩側的牆壁上亦掛了苦路十四處的畫像。

小堂的客家瓦頂破損，承托瓦片的木樑和木桁條鬆脫，屋頂隨時有物料墮落的危險。牆身的批盪也剝落，長期暴露在郊外的日曬雨淋中，多處也需要修補。小堂的木門、鐵窗，大多都已被蛀蝕、生鏽，也需要更換。因此，復修小堂的工序繁多，所需的資金亦不少，特別在這個只能靠渡輪運輸物料器材的偏僻位置。



昔日課室空間



祭台



通往閣樓的樓梯



深涌三王來朝小堂的銅鐘，目前保存於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內。



三王來朝小堂內的祭台（攝於九十年代，圖片來源：公教童軍。）

¹ 楊耀林、黃崇岳：《南粵客家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12-13。

² 王其鈞：《圖解中國民居》（新北市：楓樹坊文化，2015），前言。

³ 同上，頁 16。

⁴ 楊錦泉、鍾智遠：《深涌：人與環境考察》（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2021），頁 19。

⁵ 穆鈞、周鐵鋼、王帥、王夢禕：《新型夯土綠色民居：建造技術指導圖冊》（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4），頁 17、20-21。

⁶ 參考香港地政總署的測繪地圖，地圖編號 8-NW-7D，Series-HP1C，1980 Grid。

⁷ 莫特麥克唐納：《合約編號 CE33/2017(CE) 糧船灣、潛西村、荔枝莊、深涌及三門仔碼頭改善工程研究 - 勘查研究一行政摘要》（香港：莫特麥克唐納，2017）。

⁸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三王來朝小堂〉，<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Church%20Building/New%20Territories/NT-EOLC.htm>。（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⁹ 參考航空相片編號：681_4-4202（1945 年）及 F22_560-0169（1956 年），圖片來源：National Collection of Aerial Photography, Ministry of Defence (MOD), United Kingdom。可於香港地政總署 - 香港地圖服務 2.0 網頁申請查看，<https://www.hkmapservice.gov.hk>。

¹⁰ 《公教報》，1956 年 6 月 1 日。

¹¹ ©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64/2021，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准許複印。

¹² 古道行歷史研究小組：〈歷史建築考察報告：深涌三王來朝小堂〉（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2020）。

第五章 讓深涌觸動您一人與大自然的皈依

深涌的大自然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陶淵明

假日到深涌的遊人很多，只有遇上極端天氣或炎炎夏日才變得冷清。草地上的遊人悠閒地休憩或是歡悅地活動着，享受這裏的自然環境。村路上穿梭着全副裝備的行山客、輕裝上陣的越野跑手，甚至是騎單車的健兒，在途經深涌時稍為停留歇腳，補充體力。



假日在深涌草地休憩的遊人



途經深涌上岸的划艇人士



平日的深涌只見天地少見人煙



草地成了雀鳥活躍的樂園

比對下，平日的深涌卻是非常寧靜，可以安坐一隅欣賞四周景色，觀察天空變幻的雲彩，感受身旁的鳥語花香，也可以漫步穿村。雖然現時許多民居已經荒廢，但曲徑通幽，找個合適的地點坐下或隨意漫步來進行正念、森林浴、情意自然等等活動，說不定能收到健體怡神的功效，心靈上還可以踏上一條忘憂路。

深涌有多樣的生態環境，雖然隨着村民外遷，昔日的農地亦遭到大規模改造，但現今仍存在着適合不同種羣生活的生境，例如：河溪、林地、濕地、紅樹林等等。這不單可以讓人觀賞大自然的多種生態，還能配合各式各樣修煉身心靈的活動，反思和促進自身與大自然的關係，轉化心態心境。

就在體驗自然之中，讓深涌觸動您吧！

修煉正念

心無罣礙，活在當下

正念（Mindfulness）最初源於佛教禪修，是從坐禪、冥想、參悟等發展而來。正念的正，是指正在發生的意思，正念是指專注覺察當下發生甚麼事情，對於瞬間的身心經驗保持開放、不馬上評價、並予以接納和包容，給自己一個空間，覺察自己，也覺察他人他物。

走路時覺知¹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這是正念走路；呼吸時覺知自己起伏的呼吸，這是正念呼吸；飲茶時覺知每一口的香氣，這是正念飲茶……。因此正念的能量幫助我們在一天中深刻地接觸生活，不論站立、行走、坐下、吃飯、飲茶、說話、聆聽、工作和玩耍，都可以是修煉正念的時刻，正所謂行住坐卧都是禪。

從碼頭上岸，沿小路步往深涌，又或者離開深涌沿山徑步往白沙澳，途上都可以練習正念走路；悠閒地走着，享受每一步，把自己從思考中解放出來，忘記過

去的遺憾，放下未來的焦慮和恐懼，拋開當下的成見與執着，覺知自己的腳作出一連串舉、提、踩、踏的動作。無論天氣是晴是雨，不管腳下的路是碎石或是泥土，每次正念行走都是獨特的經驗，都能讓人覺察身體和周遭所有的事物。

走到深涌中央的草地，可以盤腿坐下，保持腰背挺直，又或者到深涌農莊找一張椅子正身端坐，雙肩放鬆下垂，兩手自然擺放，身體維持不動，練習正念靜坐。首先靜心，並且由頭至腳掃描全身，當注意力放在身體哪個部位，就把那個部位放鬆，直至全身感到鬆弛、安詳與喜悅。

繼續是練習正念呼吸；吸氣時，覺知自己在吸氣；呼氣時，覺知自己在呼氣。深深地吸進一口氣時，覺知自己正在深深地吸進一口氣，清涼的空氣沿着鼻腔、進入氣管、擴張肺部、氣聚丹田。呼氣，緩緩地呼氣，把不安和煩惱隨着呼氣慢慢排出體外，感到放鬆，感到舒服，感到逍遙自在。再次輕輕地吸氣，讓幸福和快樂隨着空氣灌入體內，灌入心裏，灌入神髓，灌入每一個細胞。此時覺察着呼吸的長與短，吸入和呼出的空氣的涼和暖，還可以嗅到微風吹來的花香，品嘗那沒有汽油味的清新空氣，享受大自然的恩賜。

吸氣，我享受我的吸氣。

呼氣，我享受我的呼氣。

吸氣，我的全身因吸氣而和諧。

呼氣，我的全身因呼氣而平靜。

吸氣，我的全身享受着我吸氣的寧靜。

呼氣，我的全身享受着我呼氣的放鬆。

吸氣，我享受着我吸氣的和諧。

呼氣，我享受着我呼氣的和諧。

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

為維持生命，食物和水跟空氣同樣重要，所以不要遺漏正念飲食。多數城市人吃飯的時候，不是邊吃邊和朋友傾談，便是緊盯着電視機，食物一直往嘴裏塞，這是很不健康的。個人與食物之間的關係和整個飲食的動態過程，因着心不在焉或趕時間而被忽略。

練習正念飲食可以讓吃飯的速度放慢，有助於觀察食物和有關的人與物跟自身的關係：從飲食中看到天上的陽光雨露，地下的土壤水源，看到人世間不同人士的辛勤勞作，所有因素配合起來才能讓我們有福氣品嘗食物，滋養身體，補充能量和活力，為此感恩之心油然而起。正如一行禪師所說：「我們咬的每一口都包含了陽光與大地的生命。食物的本來面目能顯露多少靠我們來決定；我們甚至可以在一片麪包裏看見並且品嘗整個宇宙！進餐前花幾秒鐘觀想自己的食物，然後正念分明地用餐，這能為我們帶來無窮的樂趣。」²

森林浴

走入綠森林，享受芬多精

在白天的光合作用下，森林成了巨大的製氧工廠；芬多精是來自大自然的空氣維他命，含量比室內多得多，有效促進人體新陳代謝，調理良好心境，令人精神煥發。著名小說《金銀島》的作者羅伯特·史蒂文森曾指出：「古樹釋出的清新空氣，讓人心曠神怡，疲憊一掃而空。」

It is not so much for its beauty that the forest makes a claim upon men's hearts, as for that subtle something, that quality of air that emanation from old trees, that so wonderfully changes and renews a weary spirit.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古時的寺院多建在高山，僧侶在森林間瀑布旁或坐禪或練功，調息吐納，強身健體。而德國人在百年前就開始推廣「森林環境自然健康調養法」³，可見森林與環境，森林與人們身心靈健康的重要性。大約四十年前，日本林野廳始創森林浴（Shinrin-Yoku），目的是讓人放下日常緊張生活，透過參觀森林而體驗身心靈的放鬆，並藉推廣這項活動來增加森林的價值⁴。

顧名思義，森林浴是讓自己沉浸在森林的氛圍之中，它不是體力的挑戰，目的不在於考察學習，而是利用觀察周圍的自然環境來刺激我們的感官：聆聽蟬鳴鳥語、涓涓流水和風吹葉搖的聲音、觸摸樹木紋理、觀察光影變化、嗅一嗅被露水濕潤的林木和地衣的味道……再配合簡單活動，例如：散步、呼吸練習、伸展運動、瑜伽、太極、甚至靜坐冥想，讓片刻寧靜觸動心靈，忘卻世俗塵囂，以達到洗滌身心的功效。

雖然深涌並非遍地古木參天，但是包籬仔和教堂圍那邊還是可以找到林蔭小道，況且偌大的草地也能令人打開心扉，產生寬敞灑脫的感覺。正如致力於森林浴的科學研究的宮崎良文教授指出，就算只有輕微的自然元素都具有令人生理上放鬆的功效，只要找到適合自己的自然景觀來享受，就是沉浸在森林浴最有效的方法⁵。深吸一口氣，再緩緩的吐出，讓淡淡的青草味和野花香，滲入腦海深處，喚醒最微細的神經，讓身心靈得到釋放。

初夏，我們在深涌試行了一次森林浴體驗。平日到深涌考察、做訪談，總是匆匆的來，又匆匆離去。於是，這一次就決定要讓自己放慢、靜下，沐浴於深涌的美麗環境當中。

森林浴體驗由受過訓練的嚮導帶領，我們一行十幾位都市人，坐上開往深涌的渡輪。渡輪劃過吐露港，留下一波一波白頭浪，而我們也把煩躁雜念留在市區。僅半小時，渡輪領我們到寧靜鄉郊。坐在大草原一隅，眼前是綠油油的草被，皮膚上是熾熱的陽光。視覺和觸覺以外，也不要忘記我們的耳朵、鼻子和舌頭，你有嘗過深涌的空氣嗎？原來只要伸出舌尖……那是甜甜的，是濕潤，還是清涼？想像自己成為大自然裏的一顆小生物，慢慢地靜靜地爬行，你有看見旁邊也在移動的朋友嗎？慢下來觀察，原來深涌的山坡長有許多怕羞草，你一碰，她一縮。記得小時候總喜歡把怕羞草玩弄一番，彷彿長大了也就忘掉了那童真的好奇心。大自然裏的一草一木、雀鳥昆蟲、聲音和溫度，都是上天賜予的禮物。芬芳馥郁顏色鮮豔的花、孜孜不倦地汲取花蜜的蜜蜂、黃牛吃草的咀嚼聲……挑選一份珍貴的大自然禮物，送給

身旁的朋友吧！然後找個舒適的位置靜下來，或坐或卧，用最放鬆的狀態，也不需要想甚麼，就讓大自然好好擁抱你的身軀。最後再給大地奉上一盞清茶謝恩，茶的色香味映入眼內、飄進鼻腔、沾潤唇舌，緩緩的把茶吞下，象徵人與大地結合為一。

森林浴對人的身心健康有着正面的作用，亦具有提升靈性的能力⁶。在日本更成了養生之道，是醫療保健方法，這不單是由於其中有療愈作用，更有預防疾病的功能。都市人離開大自然生活，容易陷入精神緊張的壓力狀態，免疫力減低，引發各種疾病，諸如焦慮、憂鬱、失眠等等。研究指出森林浴能讓人減輕壓力，增加免疫細胞，提升抗病能力，減少上述症狀的發生。通過這種自然療法也可以讓高血壓得到舒緩，改善睡眠素質，調理心境，並提升專注力。這是森林與大自然賜予人類的禮物，而森林浴是人追求與森林，以至與整個大自然達致和諧的活動⁷。



情意自然

與大自然為友，以大自然為師

情意自然是甚麼？關於「情」，學者吳森先生說：「西方人對自然物一開始就以 wonder 為主，再進一步便是征服自然。中國人自始即感謝天覆地載之恩而對天地有無限感謝和崇敬之情」。至於「意」則帶有「意思」和「意志」之義；情感的觸發，固能接通無限意思，並能堅定人生歸向而成意志。大自然是有機生命體，厚德載物，供人滋養與孕育智慧，人感其情，遂有回報分享之志⁸。

想要了解並欣賞我們周遭的世界，我們必得觀察入微。自然世界的美麗與活力從未如此地彰顯，但是現代人的生活步調與易於分神阻絕了我們的感受力……當人東想西想的時候，怎可能感到他與他人或與自然之間有深深的融洽相處之感覺。

約瑟·柯內爾 Joseph Cornell

情意自然着重在大自然中體驗，向大自然學習，實踐保育大自然，促進復修人與大自然、人與他人、及人與自我的多層和諧關係。情意自然教育是由美國自然教育學家約瑟·柯內爾所倡導，他歸納多年在戶外教學的經驗，創立了「流水學習法」（Flow Learning），內含四個步驟：（一）喚醒熱忱，（二）集中注意力，（三）直接體驗，（四）分享啟示，這不單成為學校教育兒童的方法，也用於為其他人士舉辦的短期戶外體驗活動^{9,10}。

曾有一回辦了一個兩日一夜的情意自然體驗營，在榕樹澳的民宿過夜，日間則在深涌與榕樹澳之間遊走。過程大致按流水學習法的四個步驟但不著痕跡，有時更反覆進行，加強體驗。

由榕樹澳出發前往深涌，如果不走慣常走的水泥路，可以考慮穿過大片荒田，途中經過一塊昔日打野戰的場地，棄置的貨櫃、油桶、輪胎、木板，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遍地俗稱 BB 彈的膠珠彈，無需多言便能喚醒人對自然環境的關注。

不論在深涌，在榕樹澳，或在連接兩地的小路上，都不缺乏運用感官的機會：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從而體會自身與大自然的相連。舉個例子：路旁的油甘子成熟了，金黃的顏色很吸引人，初入口有點苦澀，咀嚼一會卻會透出陣陣的甘甜，生津止渴，非常可口；換上辣木籽，咀嚼的感覺卻因人而異，據說從味道是腥、酸、澀、苦，或令人作嘔都可以反映出身體哪個部份失調，只有身體正常才嘗到甘甜味。

這些地方也是觀察昆蟲活動的場地，只要不慌不忙的靜靜靠近牠們，便會發現草堆內的蚱蜢、樹葉上的甲蟲、花叢中的蝴蝶……像時間被凝固了一樣，停在原地不動，任人觀察拍照。在靜默中欣賞大自然，人對眼中所見——不論是植物、動物、岩石、土壤或天空——都會產生彼此息息相關的感覺，印第安人更認為萬物皆源自一個生命，而人類亦是這生命的兒女¹¹。



黃昏在深涌草地野餐是多麼悠閒瀟灑，看着夕陽西下，歸鳥劃破長空，夜幕漸漸低垂，此時堅持不亮起照明，只靠着微弱的星光，小心翼翼地不發一言地緩步返回榕樹澳，覺知每一步都是如此踏實，確是一份獨特的經驗。途中遇上青蛙、螢火蟲等等小動物，還會帶來一份驚喜。

獨自反思情意自然活動的經歷可以讓體驗沉澱，寫一張明信片給自己作為印記吧，這是一篇心靈札記，日後可以重溫回憶，也可以拿來與朋友分享，互相啟發，提醒眾人皆有責任促進人與大自然、人與他人、及人與自我的和諧關係。

生態皈依

生態危機是一個號召，叫人有內心的深度悔改 教宗方濟各

參加過提升身心靈活動的朋友，對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必定有所體會，所以看見野戰場遍地膠珠彈，或在灣肚叢林中找到遭棄置的推土機，內心自然是百般滋味。就以倡導大眾保護大自然為題，以下的簡短札記已經足以發人深省，與政府推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的郊遊文化¹²相輔相成：

在自然裏，
不留下甚麼，
只留下足跡，
不帶走甚麼，
只帶走回憶。¹³

為維護鄉郊清潔，習慣上的改變還是小事，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現今世代，情況實在嚴峻。人類恣意妄為地摧毀林地、污染空氣和水源、破壞地球生境……換句話說，是在損害我們共同的家園——地球。因此我們必須鼓勵並且支持「生態皈依」，不單致力於維護生態與生境，還要保障萬物存在的利益與尊嚴。¹⁴

深涌 Haven 項目的命名用上「皈依」一詞實在帶有深邃的意義，這是復修大自然、生態與人的關係的基礎。

地球孕育我們生命，賦予我們氣息，是扶持我們成長的母親。在生命的長河中，我們只是過客，根本沒有權利去破壞她的美麗。倘若我們有心保護和改善世界，

就必須在生活方式、生產與消費模式上作出重大改變¹⁵，並且所有人實行生態皈依，心態和行為上改弦易轍以承擔關愛我們共同家園這項任務所要求的美德和責任¹⁶。

教宗的呼籲與眾多人士的省思互相呼應。「我們已經讓大地傷痕累累，現在該是我們好好照顧她的時候了。我們讓自己的平靜與安詳出現在大地的表面上，共享愛的一課。」¹⁷為了個人與所有人類的生存，我們需要一個意識上的革命，這個革命可以從我們的集體覺悟開始。用念和定深入觀察，可以看到我們就是地球，以此智慧，愛和理解油然而生：

我皈依地球，
我愛地球，
我跟地球母親相愛。¹⁸

設日若沒有養成與自然相處的習慣，感覺不到自然與我們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即使有保護與拯救這個已經病入膏肓的自然世界的教育課程、法律條文、生態學知識、尖端科技，及不可勝數的民間環保組織，環境與生態依然會遏止不住地崩壞下去。

金恆鑣¹⁹

啟發生態覺悟與皈依是從環境教育着手。環境教育起初傳遞的主軸是科學資訊、提升意識和預防環境風險，現時更趨向於批判功利心態的迷思（包括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等等），致力恢復各層面的生態平衡，建立個人與自身、與他人他物、與大自然及造物主的和諧²⁰。《公教報》的一篇社論指出推廣生態教育，可從三個基本方向着手：首先是親近並認識大自然，其次是結合信仰知識，了解天地人的關係，第三是身體力行保護環境²¹。

生態皈依是需要心靈徹底的轉化，在態度和內心作出改變，培養柔和溫婉，慷慨關懷的精神：

- 懂得感恩和施予
- 慷慨作出自我犧牲和善行
- 懷着愛意，覺察與萬物之間普遍存在着融合
- 在解決世界的問題，發揮更大的創意與熱忱
- 基於信仰，承擔責任²²

天人合一

天、地、人，只一道也 程頤

生態皈依的指向是天人合一，強調天地人的和諧一致。這不單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主要基調，也是東方文化的主導思想，主張人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

「能與萬物和諧相處之道在於認定萬物皆有同樣的『本質』」²³，「我們的身體由大地上的各種元素形成，我們呼吸她的空氣，並從她的水獲得生命和滋潤。」²⁴水、空氣、和大地都是組成萬物和大自然的主要成分，所以彼此同源，萬物與我為友，我以萬物為師，教會這種看法跟瑜伽大師辛格的雋語不謀而合。

兒童文學作家傅林統寫了一首名為《故鄉》的詩，開頭的一段是這樣：

小時候住過的地方
樹葉會細聲說話
青草會輕輕搖手
花兒會紅着臉微笑……

當中流露萬物與我為友的真情，與聖方濟在《造物讚》²⁵之中稱太陽為兄弟、月亮為姊妹、大地為母親……有如異曲同工，可見人和天地萬物之間的親密情誼是超越時空的。

中國傳統學說認為要達至天人合一，必須經過一定的修煉才可以達成。以「明德格物」這句勉語為例，參考先賢朱熹總結而成的八條目和三綱領²⁶，可以把勉語

解說成：為達至天下至善境界，基本上要從觀察萬物和修煉德性入手。這說明除了以萬物為師之外，人還要努力修行，以達致「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

老子倡導「道法自然」²⁷，在深涌看到海灣溪流，便想起老子以水的德性作為個人修煉的楷模：「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²⁸，「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²⁹事實上許多詩詞歌賦都可以成為勵志、靈修與省思的題材，例如以下對聯所表達的情懷便足讓人細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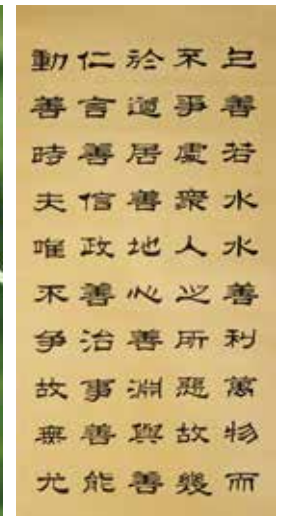
持松柏節操，不怕風雪猖狂，拳枝蒼勁；
具天人懷抱，喜看魚蟲活躍，春日照和。



魚蟲活躍



春日照和



上善若水

如果採用現代人的詞彙，大概上述提出的煉德修行便是屬於生態靈修或者大自然靈修的範疇，按鹽寮淨土創立人區紀復先生的說法，生態靈修是指「在天地萬物、自然環境中的靈性修煉。大自然是天主造的，其中有天主的神或神聖性，在其中修煉是天人合一的好方法。它是一種具有生態意識的生活靈修、生活禪、淨土觀。」³⁰

莊子說：「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³¹，又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³²。道家認為天是大自然，而人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天人相應，天人合一，因此人可以從萬物的豐盈與秀麗之中分享喜樂，當然也該由大自然生態所遭遇的破壞和劫掠而感到切膚之痛。

自然資源是人類生存之本，而這些自然資源並非無限，只有形成和諧、統一的天人關係，即大自然與人的關係，才是人類賴以持續生存和發展的理想境界。人類與大自然的交往發生在地球上，她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好比一位與我們分享生活的姊妹，就好比一位張開雙臂擁抱我們美麗的母親」³³。「只有我們愛上地球，才可能帶來真正的轉變。只有愛，才可以展示人與大自然及其他人類的和諧共處之道，以及從氣候環境劇變的負面效應中得救。當我們知道地球的美德，就能感受到跟她的聯繫，愛由心生。我們渴望彼此連繫，共為一體，這就是愛的真正意義。」³⁴

我不把「天」理解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為「人生」；
我認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們人類。天人關係是人與自然的關係。

李義林

與大自然相處

土地為一生命共同體，每一生命皆是密不可分

李奧波

暫且放下上述東方文化思想和觀念，你可曾反思過大自然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是都市的對反地（antiplace）？是郊遊散心的地方？我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嗎？因着不同的成長和經歷，這份關係在各人心目中可能有不同的解讀。於深涌的村民來說，大自然是個資源寶庫，他們的居所、水源、糧食、娛樂都源於大自然；在都市裏，大自然彷彿與我們的生活日常疏遠，在以人為本的規劃上大自然保育就像是為平衡城市的過度發展，或是閒時才會到訪的後花園。特別在城市化、現代化的科技年代，我們還需要大自然嗎？深涌 Haven 的目標之一就是希望復修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好使人由衷地愛惜我們的共同家園。

我們歸納出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分別是：統治模式、管家模式和平等模式。

統治模式

有基督信仰的人，相信人類是天主所創造。天主同時也創造了這個地球和世界萬物，藉此我們可以在這地球上平安生活，生育繁殖，充滿大地。聖經首本經書《創世紀》中的第一章，敘述了天主依照自己的模樣造人，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但如直接引用來解釋人類有掌管大地及萬物的權柄，則有點兒斷章取義。

另一方面，有些人則以人類「是萬物之靈」，或「是認知和理性的動物」自居，認為人類比起世界萬物更具有靈性。人類有智慧、創意、權力，為了改善人類在大地的生活，可以任意攝取大自然資源。

管家模式

參考教宗方濟各的通諭《願祢受讚頌》及《創世紀》第二、三章，人類在天主的創造中仍然佔據中心地位。不同的是，大地和世界萬物並不是為人類的需要和使用而創造。人類居住在天主的家園內，天主把這個家園託付給人，協助照顧我們共同的家園（Common Home）。這個管家模式的思想，是指人類有使命和責任照顧地球上的土地和其他生物，並必須積極參與及投身於關心和滋養大地，甚至世界萬物。

另一方面，也有國家政府和環保人士提倡所謂「環保管家」的概念，例如中國政府環境保護部於 2016 年發布了一份環境保護改革意見，當中明確提出「鼓勵工業園區聘請第三方專業環保服務公司作為『環保管家』，向園區監測、監理、環保設施建設運營、污染治理等提供一體化環保服務和解決方案。」³⁵。雖然這種地區性的概念與基督信仰的管家模式不大相同，但把人類的角色抽離當作第三者的做法有點接近。

平等模式

從現代環境倫理的角度出發，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LEOPOLD, Aldo, 1887-1948）曾提出土地倫理學，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諧性³⁶。大地萬物均有關聯性與依賴性，人類應該引發「生態良知」，將人類的關懷，從人與人，延伸至人與大地萬物，建立萬物平等的世界觀³⁷。

佛教中有「眾生平等」的概念，強調對大自然的尊重及和諧的生活方式，與以上環境倫理的觀點不謀而合。而天主教亞西西聖方濟於《造物讚》³⁸ 中更指出太陽、月亮、水、火、風或地球，有如他的兄弟姐妹或母親，強調人類和世界萬物相互依存和聯繫，與萬物成為家庭親屬關係，相互關聯和關心、互愛互助。

我們的共同家園病倒了，我們應該如何照顧「她」？

所謂人類統治及管理大地的模式需要有巨大的徹底改進，我們期望復修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平等、親愛的關係，若人能覺醒及認知到與大自然相互共生的親密關係，就能由衷的作出相應的愛心和關顧行動。正如我們的父母親和兄弟姊妹們病倒了，我們會痛心、憂心、傷心、關心，會竭力所能找尋方法，來照顧和醫治他們，使他們復原，回復昔日健康身體，讓我們也以同樣的心與大自然相處。

¹ 「知道」：在很多認知體系裏面將其稱為覺知，意指覺察並知曉。「覺知」是修行界很重要的概念，是覺醒的方法和路徑。心理學對覺知的定義是，把個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此時此刻對個體內部和外部刺激的體驗上，是一種特殊的集中注意力的方法，即有意識地、不加評價地觀察在身體內部和外部環境中所出現的刺激時產生的全部心理體驗。<https://looknews.cc/qinggan/207803.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9 日）

² 一行禪師著、方怡蓉譯：《橘子禪：正念生活，當下快樂》（台北：橡實文化，2013 二版），頁 60。

³ MOOK:《Let's OFF 森林浴》（台北：墨刻出版，2007 二刷），頁 14。

⁴ Nippon.com, Miyazaki Yoshifumi Explores the Healing Power of the Forest, (Japan, 20/04/2018)<https://www.nippon.com/en/people/e00140>。（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5 日）

⁵ 同上。

⁶ Summersdale, *The Little Book of Forest Bathing*, (UK: Summersdale Publishers, 2018).

⁷ 同注 4。

⁸ 清水：《遊·學·自然——情意自然體驗活動》（香港：藍藍的天，2005），頁 18。

⁹ 同上，頁 24-25。

¹⁰ CORNELL, J. B., *Sharing Nature with Children*, (UK: Exley Publications Ltd., 1989), pp.11-14.

¹¹ 同上，pp.123。

¹² 環境局：〈山海不留痕：自己垃圾自己帶走〉，<https://www.enb.gov.hk/en/sens-blog/blog20210421.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22 日）。

¹³ 同注 8，頁 111。

¹⁴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公開接見集會的教導》，2001 年 1 月 17 日，頁 3-4。

¹⁵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第 5、23 節。

¹⁶ 《公教報》：《願祢受讚頌通諭簡易本及問與答》（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公教報，2015），頁 3。

¹⁷ 同注 2，頁 66。

¹⁸ 一行禪師、林苑瑜譯：《給地球的情書》（台北：立緒文化，2014），頁 108、71。

¹⁹ CORNELL, J. B. 著、金恆鏢譯：《傾聽自然：如何深化你的自然意識》（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2019 三版），頁 6。

²⁰ 同注 15，第 210 節。

²¹ 《公教報》：〈信仰當重視環保幅度〉，2018 年 9 月 9 日。

²² 同注 15，第 220 節。

²³ 出自印度瑜伽大師基帕爾·辛格，參閱 CORNELL, J. B. 著、金恆鏢譯：《傾聽自然：如何深化你的自然意識》（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2019 三版），頁 80。

²⁴ 同注 15，第 2 節。

²⁵ 聖方濟·亞西西：《造物讚》，又稱《太陽歌》，<http://ofm.org.hk/100-Francis-Clare/120-Writings/franciscanticle.html>。（瀏覽日期 2021 年 8 月 20 日）

²⁶ 明德格物出自《禮記·大學篇》，八條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²⁷ 老子《道德經》，第 25 章。

²⁸ 同注 27，第 8 章。

²⁹ 同注 27，第 66 章。

³⁰ 區紀復：〈生態靈修〉，載《神學論集》，104 期（台北：光啟文化事業，1995），頁 302-308。

³¹ 莊子：《山木篇》之七：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³² 莊子：《齊物論》。

³³ 同注 15，第 1 節。

³⁴ 同注 18，頁 44。

³⁵ 境業：〈人人都在說的「環保管家」，到底該怎麼落地？〉，<https://kknews.cc/news/zb6vbxp.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9 月 6 日）

³⁶ 何昕家、張子超：〈環境倫理再現與超克〉，<http://in.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54/09.pdf>。（瀏覽日期：2021 年 9 月 6 日）

³⁷ 釋恒清：〈草木有性與深層生態學〉，http://buddhism.lib.ntu.edu.tw/FULLTEXT/JR-AN/an018_02.htm（瀏覽日期：2021 年 9 月 6 日）

³⁸ 同注 25。

第六章 願景想像—構想深涌的未來

偏遠鄉郊裏的村落

香港的鄉郊地區隱藏了不少的村落，遠足時駐足觀察，不難發現一些磚石構建物的痕跡。有車路到達的村落跟隨城市現代化的步伐，陸續有新建築物落成，亦吸引了外來的居民遷入。但在香港的偏遠鄉郊地區，仍然有許多昔日村落隱藏在野草叢裏，逐漸被大自然湮沒。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經濟開始向工商業轉型，漁農等第一產業日漸式微，造成城鄉生活差距越來越大。在不同因素的影響下，村民逐漸向外尋出路，要不到城市求學打工，要不越洋謀生，棄屋棄田。然而偏遠的鄉村也承載着源遠流長的歷史，現在有些卻凋零得連村名也早已被忘掉，有些村落慶幸仍然有人留守着。可惜在城鄉遷移下，政府衡量開支成本效益，因此鄉郊資源配套甚少，原居民即使有心也未必有力維持鄉村家園。除了交通和公共配套的限制之外，幾經風霜的歷史村舍也需要恆常維修的資金。

深涌村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起逐漸遷離，目前只有一戶外來人家居住，還有一所招待遊客的小店和數戶經常回來探望的村民。村落沒有政府提供的自來水供應，沒有公共廁所，渡輪也只有每天兩至三班，但卻擁有珍貴的自然風貌，消逝中的客家特色，以及標誌性的宗教建築。深涌要是被凋荒，或是被過度發展，這些獨特的資源只會消失而隨即被忘卻。鄉郊地區保育和發展應怎樣取得平衡，以致村落得以永續呢？

就鄉郊保育的問題，香港行政長官在 2017 年的施政報告中，公布將在環境保護署下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從而保護鄉郊自然生態，活化其村落建築環境，以及保育人文資源，並以可持續及整全的方式保育本地偏遠鄉郊¹。這闡明了鄉郊保育的三大面向：自然生態、村落建築和文化資源。深涌 Haven 的項目，也就着以上的面向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記錄於本書前文章節，希望為深涌留下一個印記。

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的保育機制

深涌雖然位於西貢西郊野公園邊陲，卻不在郊野公園範圍內，屬於「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不受郊野公園條例所規範。郊野公園在 1970 年代成立初期，為保障鄉郊村民的私人土地權益，以及耕作務農和採摘天然資源的傳統活動，因而把村地和農地剔出。香港有 77 幅「不包括土地」，深涌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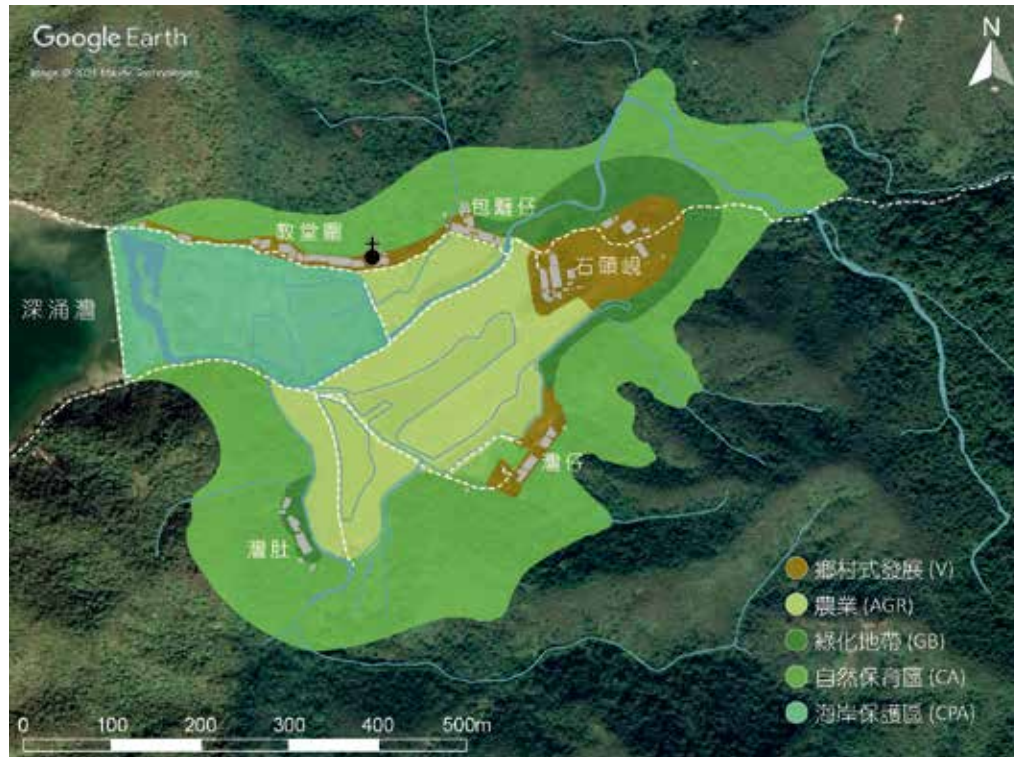
香港這彈丸之地卻有着大片的山嶺茂林，當中更有四成的土地被劃入郊野公園範圍。郊野公園條例限制了人類對郊野的干預，為保護大自然生態設下一道防線。因此，環保團體視「不包括土地」為自然保育的一大漏洞，而事實上也發生過不少大量伐林、移除植被等事件，當中也包括了深涌在 1997 至 1999 年間的土地改變。

為彌補這些自然環境保育的漏洞，政府在 2004 年發表了「新自然保育政策」，把深涌和另外 11 幅部分涉及私人土地的地方列為「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也提出推行管理協議和公私營界別合作等的保育政策，為集中資源在值得保護的地點。在 12 個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中，鳳園和米埔等地正透過管理協議的方式，由非牟利組織向土地擁有人租借土地作保育及生境管理用途²；而公私營界別合作的保育計劃目的是鼓勵發展商承諾長期保育和管理生態價值高的地點，同時可在「較不易受破壞」的土地作有限度發展，可是至今仍未有成功的例子³。須優先加強保育之一的沙羅洞，過往曾試行申請公私營界別合作的保育計劃，但環境影響評估認為該地生態敏感，不適合作發展，故政府最終破例以非原址換地的方式收回沙羅洞作保育⁴。

除了推行新自然保育政策之外，城市規劃委員會亦陸續為「不包括土地」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土地規劃意向規範土地用途，將生態價值高的區域定下保育區。

深涌分區計劃大綱圖於 2010 年獲核准，規劃意向主要是保育生態價值、保存鄉郊獨特景觀和文化遺產⁵。昔日的農地和村舍依照從前的用途主要被劃為「農業」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帶，而海岸紅樹林和風水林地則以「海岸保護區」、「自然保育區」、和「綠化地帶」來保護。各類土地用途地帶均設定了相應的「經常准許的用途」，及須要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取得許可或提出修訂的用途和發展。深涌的土地持有人曾有意把農地發展成高爾夫球場，及後申請改為休憩水療中心，但礙於以上用途不列於「經常准許的用途」，而修訂申請亦未能符合平衡保育和發展的原則，

計劃也終告擱置。因此，土地規劃意向為土地發展定下一定的規範，也為保護深涌鄉郊氣息設立一道保障。



深涌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圖則編號 S/NE-SC/3，核准日期為 2010 年 11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城市規劃委員會；基圖取自 Google Earth Image © 2021 Terra Metrics。）

發展和保育的拉鋸

在規劃深涌未來的保育和發展，當中必須要衡量各持份者的意見。在 2000 年代擬備深涌發展審批地區圖的時候，引起了不少關注深涌的團體提出意見，當中包括村民、鄉事委員會、地主、環保團體、學者、還有其他香港市民。各持份者對深涌的價值有不同的定義。於村民來說，深涌是他們滿載回憶的鄉下，縱使當年生活艱難，但仍充滿簡樸快樂的回憶。他們都不希望鄉下荒廢，甚至盼望將來交通及配套設施改善後，可以搬回來享受退休生活，但他們的盼望卻因政府資源分配而無期實現。對於發展商，深涌的偏僻寧靜構成了私隱度高的條件，同時座落於美麗的大自然環境之中，或許有潛力發展為自然度假中心，為近來興起的本地遊提供另類選

擇。於市民大眾來說，深涌的環境和大草地確實是放鬆身心的好去處，閒來與好友野餐享受日光浴，彷彿是一個逃避現實煩瑣的桃花源。環保團體則更加着眼於深涌的自然生態保育，數說深涌的罕有物種和生態價值，也不樂見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干預及破壞。持份者據理力爭，各方對於深涌的未來意見分歧，村落至今依然凋零。政府近年提出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嘗試以透過非牟利組織的角色，在各持份者中發揮協調作用。

若果村落繼續凋荒，村落的屋舍和所承載的文化會慢慢的失傳，慢慢的淡忘，這其實是各方都不希望看見的局面。村長由衷地說過：「不想深涌村落荒廢」，或許值得考慮在這基礎上求同存異，與各持份者洽談並發揮創意，在保育村舍和文化的同時，可持續地發展具本地特色的經濟產業。例如是與村民合作，積極發揮深涌宗教和客家文化上的傳統瑰寶，或透過租借客家民房，以恢復鄉村社區和經濟活動。事實上，發展和保育並不是二元對立，兩者都是以積極的方式去活化村落，不讓村落就此荒廢。



各持份者對於深涌土地的拉鋸

（參考資料：王福義：〈從深涌看自然保育的規劃與挑戰〉講座簡報，2021。）

研究社會文化的許寶強教授曾在文章中整合了發展和保育的定義，指出「發展」本來是指改進、演化、甚至是釋放潛能；而「保育」除了是保存，更有孕育之意，有培育新品質、改良的意味，也即是包含了發展的意思⁶。在鄉郊保育的層面，一方面須保存深涌的文化、生態和建築，但同時也需要回應時代的改變，並加以改良。例如現今的深涌已不是昔日的農村，教友村規模亦今非昔比，客家和宗教文化也需要以新的方式傳承，保存下來的建築屋舍也需要賦予新的用途和意義。這些新方式和新意義都是一個演化、發展的過程，為發揮深涌的潛在特性。因此，保育並不是固步自封，而更着重於發展並孕育出更多的可能性，讓珍貴的價值得以永續。

我們在過去的活動收集了公眾對深涌的構想，又與深涌有密切淵源的持份者進行了一次焦點小組會議⁷，嘗試在眾多聲音中尋求發展方向的共識。我們回顧了深涌的今昔，從各位參加者的分享中可見，大家都特別珍重深涌的寧靜環境、自然生態、以及客家和宗教文化。會議中我們也參看了其他鄉郊保育的例子，如鹽田梓現發展為一個集宗教、歷史文化、藝術於一身的郊遊好去處；又或是荔枝窩進行復耕計劃和籌備中的客家民宿體驗，都為深涌的想像取得靈感。此外，不少意見也希望可在深涌增設故事館、教育資源中心、甚至是靜修的住宿體驗，讓遊人不但從認知上更了解深涌，也可以慢下來、靜下來，讓大自然洗滌心靈。

要讓深涌村落得以活化，並保存其鄉郊氣息及人文生態瑰寶，村民、政府、地主、環保團體等各持份者必須尋求共識並緊密合作。每個鄉郊地點都有着其獨特性，套用其他鄉郊的保育例子在深涌或許也未必合適。任何發展都應該要尊重所在地的地景、生態與文化，並加以利用固有的人文環境資源，以達致人和環境的協調。深涌的人文地理資源瑰寶是無法複製的，若因村落繼續被凋荒或是格格不入的發展而消失，將是非常可惜的結局。

我們的願景

深涌最為人所認識的，就是那人工的大草原。遊人要不匆匆路過，要不被遼闊的草原吸引，留下來野餐、拍照。如不深入探進深涌，也難以察覺村落之大，歷史之豐厚，還有隱藏在樹林裏的村舍和三王來朝小堂。回到「古道行」的初心，就是盼望透過復修在西貢鄉郊的小堂，連結並重現當年先賢傳教服務之路。因此，我們也進行了復修深涌三王來朝小堂的研究，為下一步復修工程作預算。

三王來朝小堂從前除了是教友接觸信仰的地方，而且是為村民提供服務、教育、甚至是村民消閒的地方。今天我們盼望賦予復修後的小堂一個新定位，呈現深涌歷史、文化、靈性和自然資源，讓小堂再次成為當地不同持份者互動的平台。

過往一年，我們透過舉辦各類型的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和關注深涌。我們也積極與村民聯繫，為改善深涌的設施和環境作出探討，也鼓勵他們參與恢復深涌鄉村社區和經濟活動。最後我們也冀望，透過復修小堂，在活化深涌的漫漫長路上踏出一步，為深涌賦予一個新的角色，發揮她潛在的特性，成為香港一個洗滌心靈的花園。但願深涌作為一個美麗的港灣（Haven），能讓都市人從中了解深涌的歷史和文化，從簡樸生活體驗之中感受人與大自然的連結，也從沐浴在大自然當中得到身心靈的療癒。讓人 and 大自然、人 and 人、人和自己在這裏也得到皈依。

¹ 環境保護署：〈鄉郊保育〉，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conservation/cc/cc_main.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9 月 2 日）

² 漁農自然護理署：〈管理協議及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nncp/con_nncp_new/con_nncp_new.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³ 政府新聞公報：〈立法會二題：新自然保育政策〉，2016 年 5 月 18 日。

⁴ 政府新聞公報：〈以非原址換地方式長遠保育沙羅洞〉，2017 年 6 月 15 日。

⁵ 政府新聞公報：〈深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獲核准〉，2010 年 12 月 10 日。

⁶ 許寶強：〈保育是發展，文化是經濟〉，載馬傑偉、吳俊雄（編）：《普普香港（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2），頁 248-252。

⁷ 【想像·深涌】願景焦點小組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主辦，於 2021 年 8 月 28 日舉行。

鳴謝

本書的撰寫工作由深涌 Haven 項目工作室的成員負責。在籌備過程中，本工作室得到來自各方的大力協助，謹此致謝。

感謝環境保護署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的資助，讓深涌 Haven 項目得以展開，並且感謝鄉郊保育辦公室同事對本工作室進行的研究和舉辦的活動予以支持和肯定。

在過去一年，我們有幸接觸到不少深涌的村民以及與深涌有淵源的人士，感謝他們樂意接受訪問，分享他們的故事，使本書內容更加豐富。他們分別是：李俊輝先生、李國安先生、李桂蓮女士、李鳳貞女士、李勝祥先生、曾贊安博士、溫以政神父，和 Mr. Dominic Lam 等等，名單未能一一盡錄，但無礙我們對他們的謝意。

我們同時感謝編輯委員會成員：蔡惠民副主教、林社鈴執事、梁憬慧先生、楊錦泉先生、阮志偉博士、李慧瑩博士及黎育科教授，他們在編寫本書期間為工作室提供了補充資料和編輯建議，使本書內容更為完備。此外，也要感謝《公教報》、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和公教童軍，他們提供了不少珍貴的歷史資料和圖片。

深涌 Haven 項目進行了一年時間，感謝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和香港中文大學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的參與，他們分別就三王來朝小堂的復修和深涌的資源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為本書增添寶貴資料。此外，我們舉辦了不少相關的活動，並把背後的理念和所得的經驗融入書中，這些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實在有賴我們的合作夥伴：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香港地理學會、香港森林浴、松虫姑娘自然教室、伍維烈修士及周煦卓女士，我們在此向他們表達衷心的謝意。

我們期望有一天能夠復修深涌三王來朝小堂，並且活化成為一個呈現深涌歷史、文化、靈性和自然資源的中心，願大家為此祈禱！

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
深涌 Haven 項目工作室全人 致意





1) 深涌灣 / 2) 深涌碼頭

深涌灣是面向吐露港的一個內灣，是從前漁民的避風港。這裏也從前是深涌河入海的鹹淡水交界之處，海邊的土質鹽份高，不易耕作。深涌碼頭始建於1962年，以便利村民登岸，在2006年曾進行加固工程，政府亦計劃於2022年起重建碼頭。



4) 海堤與水閘

和神父於1870年代在深涌服務時，見深涌農地位於低窪地區，潮漲時常被海水淹浸，故鼓勵村民修築海堤，以便耕種。遇上山洪暴雨河水泛濫時，水閘會開啟排水。



6) 風水林

風水林位於深涌的東南面山腳，環抱著村落，成為村民的「靠山」。風水林連接西貢郊野公園，居住了不少珍貴的物種，保育價值高。



8) 三王來朝小堂 暨公民學校

小堂最初建於1879年。神父為村民辦學，在小堂內設立公民學校。隨着戰後人口增長，原來的小堂殘舊破損，小堂和學校在1956年於原址重建。小堂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曾用作青年營地，至九十年代終告停用，荒廢至今。



10) 水生生態系統

深涌的沼澤來自荒廢農地，與深涌的溪澗河流孕育出豐富物種，過去曾是香港門角在本港大規模的棲息地，本港瀕危植物鱗葉羊耳蒜亦曾出現在此地。



12) 深涌蝴蝶

深涌是不少蝴蝶的棲息地，其中不乏罕見物種，如咖灰蝶、寬翅弄蝶、稗蛱蝶。深涌亦是不少南渡香港過冬的斑蝶選擇逗留的地方。據綠色力量2019/20的統計，深涌的蝴蝶種類高達129種。



3) 深涌避雨亭

由於深涌村距離碼頭有一段路程，為方便村民候船，故在碼頭旁修建了一座避雨亭，供村民存放貨物及避雨。



5) 橋欄碑誌

海堤經歷多年風吹雨打遭受破壞，村民受政府資助於1948年重修這條保護農地的海堤，立此碑紀念。



7) 客家建築

深涌的房屋以客家建築方式建造，結構上講究和諧對稱。屋頂可見傳統的客家瓦頂及山牆。這些房子大多相連而建，形成一排房子。部分屋頂更標示了建造年份。村民搬出後，不少房屋因日久失修而荒廢破落。



9) 深涌學校

村民獲得教育司署津貼，在1959年修建了一所鄉村學校。深涌學校面積比公民學校大，有兩個教室，還有個室外操場。深涌學校校舍建成後，公民學校停用。



11) 深涌植物

深涌的生境各有多樣性的植物。紅樹林中有本港常見的紅樹植物種：秋茄、鹼蕨、木薑等。九節、假蒺藜等原生植物亦可見於深涌的樹林中。



13) 深涌鳥類

深涌豐富的生境同樣吸引了不同鳥類前來棲息，在紅樹林、沼澤、林地和海岸都可以看到不同鳥類。根據香港觀鳥會2016-2019年冬季鳥類分布地圖，在深涌一共記錄了29種鳥類。

我們可以為深涌做些甚麼？



1. 結伴同遊深涌，並分享深涌的故事；

2. 拿起照相機，以鏡頭記下深涌的回憶；



3. 除了眼睛以外，試用耳、鼻、味覺、觸覺和心感受深涌；

4. 找個舒適的位置靜下來，來個靜觀呼吸練習；



5. 光顧當地的士多，一嘗客家小菜；

6. 尊重當地的鄉郊氣息，不要過於喧鬧；



7. 愛惜自然環境，山野不留痕跡；

8. 愛護村屋文物，不擅闖民居帶走任何村裏的東西；



9. 在不同季節時間重遊深涌，欣賞四季的變化；

10. 繼續關注深涌的鄉郊發展和保育。



【深涌地圖】

「深涌」的名字代表了海岸線向內彎，灣篤深處的一條河涌注入海中。深涌共建有五個聚落，村長稱之為「一條村，五條圍」。距今約200年前李氏定居於此，以務農為生。十九世紀末天主教傳教士在此處傳教，並建立了三王來朝小堂和公民學校。然而，隨着二戰結束後的社會發展、農業式微、交通不便等原因，村民陸續遷出，村落亦逐漸荒廢。



如何去深涌？



前往深涌方法：

- 1 馬料水碼頭乘坐渡輪到深涌碼頭。🚢
- 2 從西貢、沙田或馬鞍山乘坐99/299X號巴士到水浪窩，然後步行大概2小時到深涌。🚶
- 3 乘坐的士到榕樹澳(此為禁區路段)，然後步行大概45分鐘到深涌。🚗+🚶

渡輪航班：

來往 馬料水碼頭 至塔門 (經深涌) 渡輪時間表	每日開出 馬料水 <-> 深涌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加開 馬料水 <-> 深涌
	8:30am -> 9:00am	
	12:25pm <- 11:55am	12:30pm -> 1:00pm
	3:00pm -> 3:30pm	3:00pm <- 2:30 pm
	6:45pm <- 6:15pm	

詳情請查閱翠華街渡馬料水碼頭至塔門(經深涌)航班

本刊物內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一定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觀點。

倘若本書有錯漏之處，唯望各界不吝賜教，作者在此深表謝意！

細說深涌

大自然、生態與人的皈依

資助機構：環境保護署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作者：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
深涌 Haven 項目工作室

編輯委員會：蔡惠民副主教
林社鈴執事
梁憬慧先生
楊錦泉先生
阮志偉博士
李慧瑩博士
黎育科教授
(排名不分先後)

出版：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香港堅道 16 號天主教教區中心 11 樓
電話：(852) 3589-2423 傳真：(852) 2521-8700
電郵：cts@catholic.org.hk 網址：cts.catholic.org.hk

承印：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 35-37 號
泗興工業大廈 8 樓
電話：(852) 2558-6441 傳真：(852) 2897-5070

出版日期：2021 年 11 月初版

©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64/2021，
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准許複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